

# 拾穗

第一七六期五十二年十二月號

古代玻璃工業的奇蹟



一年一度·勿失良機

拾穗 新年特價優待訂閱

訂最暢銷的雜誌 享最優惠的訂價 得最精美的贈品

(特價訂閱截止日期：54年1月25日)

價目表及訂閱辦法：

訂期	價格	優待特價	平時訂閱	零售	節省比例
半年(六期)	26元	30元	36元	38.5%	
全年(十二期)	49元	58元	72元	50%	
二年(廿四期)	90元	108元	144元	60%	
三年(卅六期)	130元	160元	216元	66%	

是贈送親友最合宜的禮品



國外訂戶附加平寄郵費半年廿四元，全年四十八元

①請利用背面的劃撥儲金存款單(或向郵局索取)填寫訂閱期數、訂閱份數、姓名、地址及款數(如為寄贈親友者，請填寫親友的姓名地址及您自己的姓名住址)。

②將存款單連同訂費一併交郵局存入2537號劃撥賬戶，不要匯費。

③凡未到期之拾穗老訂戶亦可利用新年優待價繼續訂閱。

請用

#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電報：CALTEX

### 拾穗本月特價書

- 白衣女郎 定價25元特價15元
- 交響樂的故事 定價20元特價12元
- 第一批到達月球的人 定價6元特價3.5元

(以上三種一次全購者五折特價25元)

包羅萬象的拾穗譯叢自出版以來已近五十種，不僅內容充實且譯筆流暢，向為讀者所愛好，茲應讀者來函要求為減輕讀者負擔起見，決自本期起每月選出三種特價優待，如蒙惠顧請利用本刊二五八七劃撥帳號，希望您不要錯過這個好機會！

請你在上列書名前的方框中劃一個√的記號，然後填寫背面的劃撥通知單送到附近的郵局寄匯，可以免去匯費。

### 拾穗本月特價書介紹

**白衣女郎** 長篇文藝小說 柯林斯著 艾丹譯  
 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威廉·柯林斯與狄更斯為當時文壇雙傑，柯林斯小說極富於戲劇性，在佈局結

局長

經辦員

No.

單款存款	戶名	拾穗月刊社	收帳號	臺灣劃儲第二五八七號
	地址	截日局	辦理	經
儲蓄存款	姓名		地址	
	住址		訂戶姓名	
				元
				次
				角
				分

注意：本單金額數字須正指大寫並於數尾加一「整」字。

局長

經辦員

No.

單知通款存款	戶名	拾穗月刊社	收帳號	臺灣劃儲第二五八七號
	地址	截日局	辦理	經
儲蓄存款	姓名		地址	
	住址		訂戶姓名	
				元
				次
				角
				分

注意：填寫姓名住址切勿潦草以免錯誤如有更改請蓋章為證。

本聯由管埋存查

本聯由管埋登後寄交戶

構上波譎雲詭，情節曲折迷離使讀者無從捉摸，且他的作品有一特點，一開始即能抓緊讀者心弦，毫不放鬆，非使讀者閱讀至最後一字，才能讓你有喘息的機會，白衣女郎一書為柯林斯代表作，更值得向讀者推荐。(原書 343頁)

交響樂的故事 音樂譯叢 體編譯

向我國音樂愛好者介紹西洋交響樂最成功而最著名的一本好書，是音樂愛好者的寵兒，原書分交響樂發展史及其時代背景，交響樂的常識，著名交響作曲家簡介等三大章及包括漫談音樂欣賞，樂式名詞淺釋，樂語譯釋，唱片介紹，索引等附錄。(原書 390頁)

第一批到達月球的人 科學故事 馮·白朗原著 陳雪譯

本書描述兩位年青人如何首次飛向月球，在荒涼寒冷的月球表面降落，再安全回至地面的故事，由於原作者就是一位世界第一流的火箭專家，所以這一本科學故事，並不只是嚮壁虛構的幻想小說。(原書84頁)

單款撥劃	收	台灣劃儲第二五八七號	經	日	局	辦	經
	戶帳款	拾總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新台幣							
單款撥劃	寄		經	日	局	理	管
	址住名姓人款						
手續費							

臺存局理管由經購本

單款撥劃	寄	台灣劃儲第二五八七號	經	日	局	辦	經
	戶帳款	拾總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新台幣							
單款撥劃	寄		經	日	局	理	管
	址地號訂名姓戶訂						
手續費							

戶帳交寄後帳登局理管經聯本

經辦員 局長

## 文 粹

- ✓ 古代玻璃工業的奇蹟.....1  
 ✓ 冰河——地球秘密過往的鑰匙.....13  
 醫學的新境界——人體重建.....22  
 ✓ 味覺專家.....30  
 ✓ 揭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謎.....34  
 ✓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38  
 ✓ 真正能治療疲勞的藥品.....47  
 ✓ 太空奔月記(二).....51  
 ✓ 著名的科學探險故事(下).....70  
 漫談原子塵與白血病.....96  
 ✓ 開發的計劃.....100

## 音 樂

- 二十世紀西洋音樂新貌(六).....108  
 樂器的故事(十).....121

## 聖誕故事

- ✓ 一位水手的聖誕禮物.....129

## 小 說

- ✓ 九輛等待的馬車(五).....132  
 ✓ 祖母的教訓.....157  
 ✓ 馴獅記.....165  
 ✓ 頭腦.....169

## 拾穗專欄

- 環球企業.....182  
 體壇拾零.....186



如查詢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各種產品(包括各級潤滑油)之性能,規格或其他資料等請逕洽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處  
 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  
 二段一一三號  
 電話:  
 四八六一一至  
 四八六一九



# 致讀者

一年匆匆已過，五十三年日曆又已撕廢薄的幾張了，而在你書架上排列得很整齊的拾穗月刊，連同你剛到手的這一本月號，正好又湊齊了十二本。它們在這一裡收羅了各方面最精采最有益的精神食糧，貢獻給愛好拾穗的讀者，我們相信在這一年裡你一定從這十二本月刊裡獲得了不少你希望知道的知識。

我想來年你一定希望再和這一位沉默的益友訂交，那麼請你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次徵求年終優待訂戶的好機會，在扉頁上你可以看到特價優待的辦法，如果你訂閱全年，可以較零售節省百分之五十，訂閱二年，可以節省百分之六十，三年可以節省百分之六十六，如果你想在聖誕或新年送給親友們一份最有意義的禮物，那麼拾穗月刊該是一種最合宜的選擇。我們這一群為拾穗盡力了十五年的業餘文化工作者，將向讀者們保證五十四年度的拾穗將使你獲得最大的滿足。

今年度拾穗訂戶的贈品是彩色月曆，我們選擇的幾幅名畫，將會使你的案頭獲得一種最精雅的裝飾品。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三十元 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台幣六元 美金三角六分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二〇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譯叢，本社接獲通知後約十天內可以寄達等語，但務請用正楷書寫標名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 古代玻璃工藝的奇蹟



太和詳

在過去十年間每當我速行時，行裝中總少不了半途出家的行業的工具——小鏡，小型測厚儀器，一具小離心機，一個放大鏡——這些工具會隨我搭機走遍了歐洲與中東。

「這次要去那裡了。」內人替我把衣服裝入箱子裡時問。「突尼斯，亞歷山大利亞，巴格達，德里蘭。」這是我可能的答覆，但也可能去羅馬，雅典，科隆，伊斯坦堡，大馬士革，貝魯特。我也到過倫敦，阿富汗，北非與萊茵河流域。

雖然我帶着這些古怪的器具，我並沒有什麼不正確的目的，我並非間諜，也不是國際珠寶大盜。這些東西是我研究古代

知識所不可少的器具。

由博物館，私人收藏，大教堂的珍藏與考古發掘的場所，我搜集了古代玻璃的碎片與樣片。我的目的是從事科學研究。同時我也收集了一些完整的物件——經常是罕見的美麗的器具。雖然我私人也收藏玻璃器皿，但主要的目的還是在科學研究。

利用最進步的科學方法——包括原子分析——來研究古代的玻璃，展開了古代工業的許多令人驚訝的秘密，顯示了無數令科學家與一般人所難以相信的事實，打開了許多年前生活方式的窗戶。

由研究古代的玻璃我們發現了古代貿易的路線。古代中東交易物品的圖案原已失傳，因這項研究而漸漸顯

示出一派完整的圖案。  
其中之一是由我們的研究發現了約二千年前來住於地中海與亞洲之間商船與商隊路線的新證據。我們發現在那時候相距數千哩的商人到同一地點去買同一種玻璃，或相隔數千哩的藝術家到同一個工廠去買毛胚玻璃並不是一件罕見的事。

我們的研究也發現了古代的玻璃工業是一種技術極高而且非常複雜的技藝。我們曾經分析一塊有許多層，多種顏色的刻花玻璃。現代最新式的玻璃工廠即使能做出差不多的東西，也絕對無法完全複製。

最重要的成就可能是由我們的研究成立了一套新的古代玻璃分類的辦法。這套分類方法可以協助追查新發現古代玻璃的來源地點與日期。

這套研究的起點通常在世界上遙遠的一個角落——那就是我用手鑽下有歷史價值的玻璃的碎片。這具小型電動鑽機是用來自玻璃或器皿上取樣品之用。如果研究的對象是一件價值連城的寶物時，那就要非常小心地自仔細選擇的地方取下樣品，使這件寶物不致於留下能損害外表的痕跡。

在取得樣品之後，下一步是將樣品送到紐約長島的布魯克海汶國家研究所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布魯克海汶研究所是美國首屈一指的基本核子科學研究的地方。我用信封或包裹將微小的樣品寄到布魯克海汶研究所的化學家薩里博士 Dr. Edward V. Sayre 處。



圖片說明

一、存於英國博物館中的「波特蘭」花瓶，是古代凸雕玻璃中最珍貴的一件。大約在公元前一百年與公元一百年之間製成。最初屬於意大利貴族巴勃里尼家族。後來轉手至波特蘭公爵手中。

一八四五年二月七日一名莫名其妙的遊客在英國博物館中將這瓶子摔得粉碎。碎片被仔細地拾起，並拼了起來。

二、十六世紀的玻璃罇。匠人們用手工製瓶。在罇背後一名匠人正在吹製。另一名匠人正在鐵板上塑一塊溶化玻璃。左邊一名正將瓶子在空中擲動以期拉長瓶頸。這是一塊一五五六年代人刻成的木刻。

自一九五五年開始，布魯克海汶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已開始研究古代的金屬與陶磁。我在過去的三十五年間會不斷研究並收集古代的玻璃，因而對他們這項工作極感興趣。由於我過去的經驗，使我認識了薩里博士並展開了古代玻璃研究的計劃。薩里博士的工作是在布魯克海汶指導分析與研究。我則負起供給樣品的責任。

到目前為止，我們分析了約四百五十件不同的樣品。我們研究的時代共約二十七個世紀之譜，始自紀元前一千五百年時埃及的玻璃器皿，直到公元十二世紀為止。因公元十二世紀時威尼斯的吹製玻璃開始出現，玻璃工業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至於我們的研究到底得到了什麼收穫呢？最大收穫之一是我們發現了具有歷史價值與被人尊為神聖物件真正的歷史背景。

在意大利熱內亞聖勞倫斯天主堂的博物館中有一座古老的雕花玻璃器皿，一向被人認為是十字軍帶回最神聖物件之一。數百年來人們都將這件東西稱為 *Sacro Catino*——也就是聖杯 *Holy Grail* 的意思。據說耶穌在最後的晚餐時曾使用過這隻杯子。

熱內亞的海員們說，聖杯是於公元一〇一一年 *Creagra* 戰役之後在戰場的廢墟中發現。這件舉世

無匹的珍物被帶到熱內亞。數百年來人們都認為這隻透明綠色的杯子是由一整塊翡翠中雕出來的。在拿破崙時代這物件到了巴黎，並被打碎了——至今尚無人知道怎會打碎的——到一八一六年，這些碎片又回到了熱內亞。

聖杯一向是我最敬仰的古物之一，並一再反覆加以研究。在當地教堂熱心的協助之一，我終於獲得了由聖杯上取下的一個小碎片，並帶到布洛克海汶加以分析。

薩里博士原來就已發現，在耶穌的時代，羅馬帝國製成的玻璃物品中含有約百分之三的錳的氧化物與百分之零點五左右的鉀的氧化物。但聖杯的碎片在分析之後顯示錳的氧化物比一般羅馬玻璃多了五倍，鉀的氧化物多了四倍。

在耶穌的時代，含有這些成份的玻璃製品在遠至東方的巴勒斯坦甚至於富庶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都能製造。在西方的羅馬帝國，經過我們分析的製成於這一時代的二百五十多件玻璃製品中，有一件的化學成份與這件傳說中的聖杯相似。另一方面，聖杯的成份顯示這是一件在伊士蘭時代於巴勒斯坦製成的玻璃，約在耶穌出生一百年之後。

因此，這一件出色的玻璃製品顯示了與伊士蘭玻

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在耶穌時代的羅馬帝國中却未聽說過有這一類的物品。

我的意見可能聖杯製成之時耶穌已沒有機會再親手去撫摸它。在此可以看到一個已被人深信不疑的神聖傳說被科學工具所推翻。但我們却也因此可對具有歷史性的物件能增加一層認識。

即使最精確的化學分析也無法得到百分之百精確的結果。無可避免的，大部份我們目前所得到的結論還是不十分可靠。

我們的化學分析證實了雖然古代行旅十分艱苦，然由歐洲至中亞及亞洲商旅的數目却十分之多。由一件珍貴的古物，*Bogvand iatretun* 居然發現於阿富汗博物館的事實證實了當時東西文化交流的程度。有一類為數不多的瓶子與杯子是古代玻璃器物中最珍貴的一批，稱之為 *Diatrea*，意為「酒杯」

*Cage Cups*，目前還不知道這些東西正確出產的地點。但由在阿富汗博物館中「比蘭姆」*Begram* 杯上雕刻的圖案設記中可以推測到大概此類古物的歷史背景。

一位生於一千七百年前的巧匠在一隻獻給埃及阿歷山大城中法老王的瓶子上刻了一座當地大燈塔。這座燈塔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跡之一，巨大的導引船隻的

燈光自一座四百呎高的神像頂上射出。由雕刻的圖案中可以看到這隻杯子一定是埃及亞歷山大城附近的產物。並且以皇家禮物的身份到達了東方二千四百哩處的比蘭姆。

在比蘭姆——阿富汗一個終年積雪的大山峯附近。法國考古學家於一九三七年發掘肯尼希卡王 *King Kanishka* 的夏宮廢墟。當掘開一個密閉的儲藏室之後，發現了大批象牙，銅與玻璃的古物。僅僅玻璃的器皿就有數千件之多。

在阿富汗的喀布爾博物館中目前正陳列着這些寶物。我在那裡獲得了「比蘭姆」杯上取下的一個小碎片並帶回到布洛克海汶。薩里博士分析的結果發現這是一種含錳成份甚多的玻璃，在羅馬帝國中這種玻璃很多。但在阿富汗却沒有見過這種玻璃。

有一很小的可能這隻比蘭姆杯是中東地區的產物。雖然我們無法證實當時的玻璃工業可以製成這樣精細的物件。因此多半這只瓶子是被人由西方帶到阿富汗去的。在另一方面，這隻杯子也有一點像波利亞的產物。

雖然上面有阿歷山大城的景像，我推測這瓶子也可能來自幼發拉底河谷地區，因那裡也曾出產含錳的玻璃。古代的玻璃工匠是一群經常移動的人。很可能

一群原來居住在亞歷山大城中的玻璃工人在移居到幼發拉底河谷之後製成了這件物品。

雖然比蘭姆姆杯的底細至今仍是一個謎，但却證明了在公元初年商旅旅程之遠。帖提亞王國是羅馬帝國的敵人，雖然他們阻止了陸上的行旅，但無遠勿弔的羅馬商船却仍在阿拉伯半島附近航行無阻，並且一直可以到達印度附近。

自這種寶物上取下供作分析的樣品的體積非常之小，數十公絲 Milligram 的粉末，還蓋不住半個手指甲，已足夠作為分析的樣品。當然，在取樣時必須取自隱蔽的地方——如瓶子的底部，柄的內部或瓶口的內部。

最近，我使用一種裝有鎢合金轉速極高的電鑽。這種工具可以磨下玻璃粉而用不到對玻璃表面施以壓力。

除了這種電鑽之外，我還轉用一隻能吸附粉末的離心器，可將磨下的粉末幾乎百分之百地收集入一個袋子中。

在最初，在布洛克海汶使用的分析方式是分光儀。幾公絲的樣品在儀器中火焰上燃燒。由燃燒所發出的蒸汽的光線被投在一個「光柵」Grating上，再被

投上攝影底片上，因光柵可投在上面的光線按不同的波長予以分開，而不同的元素在燃燒時會產生不同波長的光線。

若整件古物可被帶到研究室分析的話，利用 X 光線輻射設備可以得到更佳的结果。在 X 光線照射之下，樣品可以生特殊的放射線。利用計算放射線程度的儀器，薩里博士可由不同的放射線的強度算出不同元素在玻璃中的含量。

利用 X 光線輻射的方法可以不必破壞樣品，因此同一件樣品可以再三反覆分析，並且用不到自器物上取下樣品。

爲了要得到更精確的結果並更深一層了解古代玻璃。薩里博士更使用原子反應器。他將研究的對象放在反應器中幾分鐘，並用反應器中產生的中子予以轟擊，中子轟擊對古物的外表沒有絲毫影響。

然而中子的轟擊却可使組成玻璃的許多元素的原子的內部組織發生變化。新生成的放射性同位素一種有一個不同的半衰期——並且也放出各不相同的放射線。利用新式的計算儀器，每種不同放射線的特性與強度均可予以精確地測定。不同放射線的強弱可以決定這種元素在玻璃中所佔成份的多寡。

這種稱爲「中子活化」的可準確的量得數百億份

之一的量——在一位數字之後添上十一個零。「中子活化」是目前唯一能精確測定玻璃中稀土金屬——如鈾，鉍，釷，鈾，鈾等元素的方法。

古代居住在地中海沿海與東方的人是知識程度非常之高的，這些人中不乏手藝高超的巧匠。但若談到如鈾，鉍，釷的化學元素或蘇打，石灰等化學成份時，這些人所了解的與今日我們所了解的截然不同。

能夠分別並鑑定這些元素是數百年甚至千餘年之前的事。當時的化學工業全靠一再嚐試反覆試驗。那時玻璃工業只知道用某一種形式的自然產物作爲原料，如某一種岩石，砂土，泥土或灰等能產生某一種特殊的化學效果。

一位玻璃工匠可能會對一艘才到達港口的商船船長這樣說：「上次你自腓尼基裝來的黃石頭正是我要的東西。」他甚至會舉起了一隻才自窖中取出的瓶子：「瞧，用貝爾尼裝來的砂土烤成的瓶子多麼漂亮！」

有些人可能會武斷的說那時的人缺乏化學知識對工業的發展是一個極大的阻礙。事實却不然。他們經過不斷的試驗之後，雖然不知其所以然，但却能經常收到他們所預期的效果。

我們的研究計劃是設法尋取一大批古代玻璃的樣品，研究並深切了解古代在這項工業上的成就，因此必須分析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各種樣品，以便了解各不同年代中這項工業的變化。

在布洛克海汶分析的樣品，每一件樣品必須要有——一個清晰的考古背景——這件物品必須是由經過訓練的考古學家所掘到或是著名的博物館所收藏的東西，並且也必須要有可查考的背景。

最初，我們喜歡分析無色清晰的玻璃，因爲我們以爲彩色的玻璃中會有非常複雜的化學成份而致於分析較爲困難，但事實證明正好相反。有一些彩色的玻璃反而能供給我們更完整更有利的資料。

理想的研究對象最好來自整件的器皿或來自可以清晰辨明圖案的較大的碎片。可是在偶然的機會之下極少的碎片也會得到極爲難得的結果。

「瞧這三片附有金色的玻璃。」薩里博士在最近在布洛克海汶告訴我：「一塊來自龐貝，另一塊你自羅馬帶來背景還不清楚。還有一塊却來自蘇薩——聖經中伊絲特的古城。」

這些玻璃都是公元一世紀的古老玻璃。都是由花瓶，爵，瓶的碎片。每一片都顯示出製造人高超的手藝，彩色絢麗，有的鑲有金色小片。而得到如萬花筒

一般的效果。

「我們發現在玻璃裡面不同份量與不同種類的雜質可使玻璃產生不同的色彩、每一個碎片都有相同的特質。」薩里博士表示。

淡藍的色彩是由銅的化合物所造成的，可能是溶解在裡面的黃銅。三塊碎片經分析的結果都顯示出有相似的銅、錫、鉛等雜質的百分比。由這一點我們可以想像到當時的玻璃工人將一塊破爛的銅塊溶解入玻璃以期獲得需要的色彩效果。

由薩里博士分析的結果顯示。很可能這三塊碎片不但出在同一個地方而且可能產自同一個工廠。事實上其中有二塊是在相距二千哩的地方找到的。由這一點可證明在羅馬帝國時代在國際交易中精細的玻璃製品是主要商品之一。

我會因搜羅各種古代玻璃製品而到各處旅行。漸漸了解古代著名玻璃工匠的手藝。我曾看到過在基督降生這二世紀內出產於埃及和羅馬。我曾得到了自「波特蘭瓶」Portland Vase 取下的一個小碎片——這是所有珍異古代玻璃製品中最珍貴的一個。我在某一種特殊的機遇之下購得了漂亮的「戴芬」瓶 Daphne Vase。

不論我走到什麼地方，由於相同的愛好使我結識

在最近一次訪問羅馬時，一位聖彼德德大教堂的管埋人維契尼克生帶我進入一個在教堂下陰冷的地下室——這是二世紀時羅馬著名家族之一維勒禮家族的墓地。這塊地方原來在地面上，排了一系列的墳墓。

「就在這裡。」維契尼先生說：「我們找到了這二個香水瓶。」

為了建造維勒禮家族的墓地，當時工人可能挖到了比這更早的墳墓。這二個瓶子很可能就來自聖彼德的墓中，並被棄置在維勒禮家族墳墓的附近。

薩里博士分析了由這二個瓶子上取下的樣品。這些樣品顯示出錫與錳的成份，而這種組成的玻璃正是公元一世紀下半期的產物。

這二個小瓶子證實了在這地方會有一個第一世紀後半期的墳墓。這二瓶子的手柄彎曲的形狀與當時羅馬玻璃製品的形狀也完全一樣。在那不爾斯博物館中至少有十件左右類似的古物。這些東西都是由龐貝城廢墟中掘得，而龐貝城是在公元七十九年時被爆發的維蘇威火山的岩漿所埋沒。

我們的研究替天主教證實了一件事實——為千萬天主教徒所敬仰的聖彼德大教堂正建造在使徒彼德埋葬的地方。

教宗若望對這項研究上幫了不少忙，因此在他於

了許多人物，也遇到了許多特殊的人物。

當已去世的教宗若望二十三時還是威尼斯教區大主教朗開禮樞機時，曾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大教堂接見我。這位和藹的老人走出了房間，熱誠的招呼，好像我們已是認識已久的老朋友。

他深切了解布洛克海汶研究所對古代玻璃研究的計劃，並立即允許我自聖馬可大教堂珍藏的十八件玻璃製品上取下樣品供分析之用。這十八件古玻璃器皿是目前世界上最珍貴的一批。在這一批珍品中有一二零四年威尼斯人自若士坦丁堡帶回的珍品。其中不少玻璃器皿上鑲有金銀及珠寶。

一隻綠色的大口瓶上刻有祭酒神巴卡斯之宴 Bacchantean Feast 的圖案。可能這件寶物曾是若士坦丁堡宮殿中皇帝賜宴時用的用具。上面刻有騎着馬的人，栩栩如生。

並不是每一件珍貴的古玻璃器皿却是大而漂亮的製品。在羅馬梵帝崗宮中有二件寶物——二個瓶子。這二隻瓶子證實了天主教所傳誦但迄未證實的聖彼德埋葬的地方——在十四世紀的教堂中，就在今日聖彼德大教堂的下面。

聖彼德死於公元六十四年左右。很可能跟隨他的人將他埋葬在當時羅馬郊外一處沒沒無聞的墓地中。

一九六三年六月去世之前，我會飛往羅馬並將研究的報告向他報告。那時他健康已不好，我是在他去世之前所接見的少數人之一。

在多年來的研究工作與布魯克海汶研究室對古玻璃的分析中。我們的目標之一是將古玻璃予以有系統的分類。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薩里博士告訴我對古玻璃分類已找到了強而有力的線索。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分析結果終於漸漸表示出分析過的古玻璃可歸納成少數幾大類。由各種不同古玻璃分析結果所製成的圖表中可以看到錳，鉀，鈣，鎂，鋁，鉛的氧化物所畫成的曲線。

經過二年的時間，這些不同的成份漸顯出規律化的變化。雖然外形可作輔助的證據，光憑化學成份我們可將古玻璃分成三大類。而其中二大類還中可以分成許多小類。

最有趣而最有價值兩類都是屬於石灰質的玻璃。第一類中含有較高的鎂與鉀的成份，這類玻璃產於地中海東部，大約在公元前二千年起至公元初年為止。接着在很久之後，大約在八世紀至十一世紀之間製成的伊士蘭玻璃，產於伊士蘭時代。

在泰格里斯 Tigris 與幼發拉底斯 Euphrates 河

谷與更向東的地區——遠至印度——中，製造玻璃的進展甚慢。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這種「老式」的鎂成份甚高的玻璃在我們所研究的二千七百年的時域中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持續了很久。

另外一種石灰質的玻璃中鎂與鉀的成份很低。這種玻璃在希臘，羅馬帝國及波斯持續生產了約一千五百年之久，由公元前六百年開始直到公元十世紀為止。這一類玻璃我們又按照鎂與鉀的成份將之分類。鎂與鉀的氧化物在那時主要用為去色劑之用。

在含鎂成份較高的二種玻璃中，按照我們研究的年代我們將之分為公元前二千年 Second Millennium B. C. 與伊士蘭早期 Early Islamic 二類。在含鎂成份較高的玻璃中。我們將之分為高鎂 Antimony Rich 與羅馬 Roman 二種。

第三類主要的玻璃我們稱之為伊士蘭含鉛玻璃 Islamic Lead。這一類含有氧化鉛的玻璃出產的地區與時間有許多是與伊士蘭早期相同的——在第十世紀左右。

由於許多專家們的努力，我們終於找到了在三千年間在歐洲，非洲與亞洲東部古玻璃大體的歷史背景。當然，除了布洛克海汝所作的研究之外，一些優秀的科學家們單獨的研究也提供了不少寶貴的資料。

埃及玻璃工所製成的東西。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希臘與波斯等也曾出產了一些世界上最早的玻璃製品。新的埃及帝國在政治上與藝術上都在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他們建造了卡納克 Karnak 與路納克斯 Lunox 等偉大的神廟。在皇家貴婦的房間裡陳列着各式各樣裝香料的瓶子。最多的一種是鑲有黃色圖案深藍的玻璃的製品。

在希臘，中亞，波斯等帝國的黃金時代所製成的玻璃含鎂的成份都比較高。而且那時候會製成了不少古玻璃製品中最美麗的產品。由這些產品中可反映出當代生活水準之高。在那個時代中，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史賓格爾斯等人造成了一個學術水準空前無匹的雅典社會。在東方的波斯的庭院佈置之美也極一時之盛。

在我們分類中所謂的「羅馬」玻璃產於敘利亞沿海，北非甚至於西歐等地。這是一種含錳較多的玻璃。在公元六十四年尼羅王縱火焚燒羅馬城時，在尼羅的筵席上放的酒杯就是這一類玻璃製品。當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因緊張沮喪而狂飲的羅馬派在猶太的總督手中的酒杯也是由這類玻璃製品。

在往後的數百年間，在阿拉伯世界中出現了一種多數是無色而透明的玻璃製品。這就是早期伊士蘭玻

在古玻璃中，鎂與鉀的氧化物有雙重的作用。這種化合物是作無色透明玻璃的主要成份。可是若稍為改變處理方式的話，可用來作染色之用。

薩里博士證明了這一點。在古代玻璃工業中鎂的氧化物是最主要的一種脫色劑。這種神奇的物質可以將雜色與不透光的成份除去，因這種化合物可除去砂石中的鐵的化合物。鎂可使鐵加速氧化，而將現在廉價玻璃中所常見到的一種青綠的彩色變成純透明。

在今日玻璃工業中，用鎂處理時只要稍為提高溫度就可將白色混濁的玻璃變成無色清晰透明的物質，古代的玻璃工匠們一定對這種成份的化學作用大感驚訝。因他們一定看到了當加入這種化學品之後在爐中溶解的玻璃由混濁而變為如山泉一般的清澈。

羅馬人會大量使用鎂作為玻璃的澄清劑。尤其是在第二世紀左右在歐洲用得最多。由公元第一世紀開始，鎂也開始被用作為脫色劑。在公元四世紀之後，鎂的用途漸廣，鎂則漸漸落伍。這情況一直延續到伊士蘭時代。

最早的玻璃工業大約起源於公元十五世紀左右。古埃及的統治者如 Thutmose 一世, Akhenaten, Tutankhamun 與 Nefertiti 等人會看到了最好的

玻璃。在這時候，阿拉伯學者在數字與文化的造就震驚了西方的世界——歐洲。

雖然科學的研究常能得到我們所能預期的結果。但是在我們研究的時期中也常會揭開一些歷史上未被記載的一頁。並且發掘出許多神奇的故事。

有一件稱為帕普洛尼亞瓶的珍貴古瓶。現在存於紐約的康寧玻璃博物館中。在這瓶上刻有意大利帕多里 Pado 城的碼頭與海邊的風景——也就是今日那不勒斯城附近帕索里 Pausoli 的景色。即使在今天，在帕索里海邊仍可看到與瓶上所雕刻的圖案相同的一座碼頭在受着海浪的衝擊。

拿破侖在全盛時代，任命他的姊姊伊里莎為吐斯卡尼女公爵 Grand Duchess of Tuscany。住在著名的佛羅倫斯的貝蒂宮中。當帕普羅尼亞瓶被發現時，伊里莎就將之收藏起來。這件古物會由意大利考古學家薩斯提尼 Sastini 所記載。他的記載後來由羅浮博物館專家所證實並稱為是古物中最珍貴的寶物之一。

拿破侖本人一定也把玩過這件寶物。因這位「小伍長」對古物也十分感興趣，可是由一八一二年起，這只古瓶居然失蹤了一百三十六年之久。

我們現在才知道當時伊里莎將這瓶子送給了一位皇家的親信。這人又將瓶子送給了他的兒子，如此往下傳了五代。這瓶子保存在這家族中只有少數親朋友看到過。

最近的一位繼承人將這瓶子放在書房裡的一個架子上。一九四零年時他隨軍出征，當一九四五年他回到佛羅倫斯他發現家屋曾為德國軍隊所佔領。他衝進書房，當發現德國人將房內弄得一場糊塗。書本散得倒處都是，可是在一具書架的頂上躺著這稀世奇珍，仍舊完好如初。

在一九四八年一位我認得的博物館人員告訴我說有位在美國的意大利婦人正要出售一隻珍貴古瓶，這只瓶子在他形容之下正好吻合久已失蹤的帕普洛尼亞古瓶。

我終於設法會見了這位婦人，而且也找到了在意大利真正的這瓶子的主人並且獲悉了這瓶子所遭遇的。我們終於談妥了條件由我購下了這件寶物。

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濱勝地邁阿密城內，有一家大百貨公司，陳列窗裡的佈置也許還只有部份完成，其中有四座女性人體模型，姿勢非常美妙，但身上却一絲不掛。

窗子裡面用紅色大字標明着：「你們密月旅行中最合適的服裝。」

我認為這瓶子可稱為是古物中之古物。因這瓶子背後隱蒙著這樣一段飽經滄桑的故事。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稀有而美麗的古玻璃製品一直在古物市場中佔相當重要的地位，因這類東西一向供不應求，因此，偽造的古玻璃製品也就大量出現。化學分析無疑的在一瞬之間就可以辨別出一件有疑問的古物的真偽。

幸運的是，在能夠完整保存至今天的上千件真正的古玻璃製品中。大多數是價值連城，富有歷史意味而且極端美麗的製品。而且無疑地不斷還會有新的發現。

這是一件令人興奮而且令人欣慰的工作。因為利用原子時代的工具不但可以鑑定這些古物的價值，而且也可以揭開它們文化與歷史的背景，並可使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創造這些古物的社會與生活方式的真相。

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Sept. 1964

## 地球秘密過往的鑰匙

張 時 詳



巨大的冰牆當到達雪線時開始融化，許多大河就是由於這種冰河融化開始的。

新的冰河期開始了嗎？有些科學家們以為然。如果他們的想法不錯，那麼我們將會遭遇極大困難。然而這個可怕的水魔將可以對我們解釋我們以往的歷史。

幾個星期以來，他們日夜聽見轟隆的聲音。起初它只像遠方隱約的雷鳴一樣。他們並不加特別注意。但是近冬天時，轟隆聲越來越大。到了十一月底它已經不只是一種噪音而已。它震撼大地，窗戶在框中搖動，房子也發出吱咯之聲。他們開始覺察到這是一連串長期地震的起端。夜晚他們被吵醒，他們感到憂愁了。

哈利·李華和他的妻子男孩遠離文明世界數哩之遙。他們住在路屋瀑布，這是個漁獵的勝地，它離阿拉斯加的費本克城約有一百二十五哩。李華是在阿拉斯加嚴冬之中照顧一些房屋。十二月後，地震更加猛烈，他心中想起應當到別的地

發生移動。它慢慢由山邊流下，一天的速度常在數吋至數呎之間。

地球上特別寒冷的地帶，如格陵蘭，南極等，水河可能一直地流到海上。前面部分不斷地破裂而成為浮在海上的大冰山，危岩來往輪船。可是別的冰河並不流到海上。它向下流動，直到前方抵達一個比較溫暖的地區，在這裡被溶化的速度與流下的速度相抵銷。所以這堵牆便相當靜止地站立不動。黑藻水河亦然，直到這個可怕的冬天——一九三六年底——李華站在它行進的路徑上。濃雪與涼爽的夏天破壞了它的平衡。它發狂了。

以後幾個星期中，李華看着水牆向前移動。它的速度十分穩定，李華打電報給費本克的美國氣象局通知他們這種變化。許多水河科學家得悉這件消息後便來研究。其中之一是著名的地理學家兼阿拉斯加大學礦學系主任恩斯特·巴旭博士。他測量之後，發現這水河的運動速度驚人，每天達二百二十呎，即每月一又四分之一哩。

阿拉斯加的公路局也十分關心。如果水河跨過李察遜公路，勢必切斷費本克區與文明世界的交通。那麼必須重建公路，至於要遏止這個怪物，則是毫無希望。任何人工的建築物也沒有那麼大力量來阻擋它。

如果讓水河跨過公路，然後築隧道以行交通，也是不能成功的。瑞士的工程師們曾經在阿爾卑斯山嘗試過。水河把隧道扭成螺旋型，甚至把它沖下山去。

到二月中，黑藻水河離開小屋只有半哩之遙。它不斷地發出吱吱轟隆的聲音，前面的牆不停地破裂崩潰，再兩個星期，這間小屋便會被壓成粉末。

忽然，水河停止了。有天早上，李華走出門望着高踞在他面前的白牆已經停止吼叫崩裂了。冬季的恐懼已經過去了，但是對於李華而言，這是一場千載難逢只有在書上才看得見的經驗。當水河移動時，誰也阻擋不住它。人碰見它只有連忙退避三舍。

北美洲大陸上有許多地方也覆蓋着一哩左右深的堅冰。冰層一直伸延到南方的辛辛納蒂，甚至於有一條冰舌還抵達更南的地帶。目前，似乎是冰層退却的時期。一些瑞士的旅館在一九〇〇年時可以看見壯觀的冰雪美景，而如今却是一片荒原。在洛磯山，在現代人們的記憶中，水河已經消逝。可是在將來，這種過程可能會反道而行，就像以前發生過的一樣。科學家們已經指出數次冰河時期，當時的冰層掩蓋了現在溫暖的地區。如果水河又到了北方的大城市其景象令人不寒而慄。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蘭，波士頓；是不是這些大城市將有一日會被遺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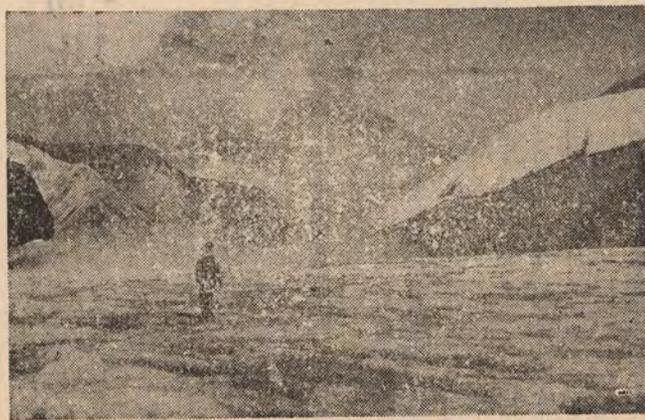
方去渡過寒冷季節。

這個願望越來越利害。十二月初的一天，李華太到戶外去，發現了一種新的恐怖，這次轟隆的聲音似乎來自不遠的地方，約是高山和公路之間的某處。她拿起望遠鏡對準發聲的方向。她看見的事使她尖叫起來。李華急忙地跑了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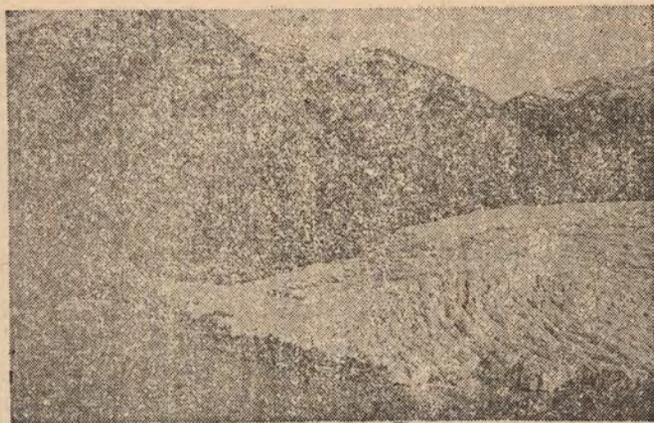
他抓住望遠鏡，一看之後忽然愣住了。雖他三哩的地方，有一堵三百呎高一哩來寬的白色大水牆。它正座落在兩山中的峽谷中。當李華注視着它時，大牆的前面部分向他移近，裂成房屋大小的冰塊。這些大冰塊在巨牆下互相碰撞，發出震撼山巒的巨響。那使在白色冬季中，這種場景也是十分怕人的。

李華知道這水牆是怎麼回事。這是大黑藻水河的前鋒部分。李華以前也看見過它。但是以前它都是遠在山中，即時或且向前爬伸，不過到了夏天，其伸出部分便又消溶。現在李華恐懼地發現到它已比原來位置下來了有幾哩。這像是百萬噸的壓路機，它可以把大石磨為粉末，把森林壓成小草。

水河是冰凍的河流。它生昇在蓋滿白雪的山脚。夏天的熱氣永遠無法把白雪溶化成水。多年來，一噸噸的白雪堆積了起來。它滑落而成為堅冰，常常又會厚達數千呎。在這種巨大的重量下，下層的冰被壓而



人們愕然地站在五哩長的麥考爾水河之前，它位於北阿拉斯加八千八百呎的高山上。



以每日移動一呎的速度穩定地流向大海，冰河所過之處一切變為塵灰。

「所謂下一期的冰河期什麼時候才會開始，我們只有作不着邊際的猜測，」拉菲那特大學地理學家傑姆士·戴生說：「證據十分顯然，我們現在是在溫暖的時期，下一次冰河期可能開始在百年後，或是千年萬年後，沒人知道，但是現在已有一些頗饒趣味的理論。」

有一項極為人推重的奇異理論是由哥倫比亞大學地理研究所的兩位科學家發明的。一位地理學家毛利士·歐文，另一位是隕星學家威廉·鄧。他們認為通向下次冰河期的變化已經在開始了。

鄧博士的解釋是：第一線跡象來自十年前。在大西洋底的鑽探試驗發現了一項奇怪的事實。上面一呎左右的沉澱是一些今日尚生活在大西洋中溫暖生物的屍體。但是下面一層則是寒帶生物的沉澱。顯然在許久以前，大西洋是由寒冷轉而為溫暖。利用輻射性碳的探測技術，科學家們計算出海底上層的成長開始於一萬三千年前。

但是為什麼大西洋會變得溫暖起來呢？歐文與鄧博士對此問題加以深思。最後，他們得到科學史上最嚇人的理論。他們推測在千萬年前，北極不像今日一樣是堅厚的冰層。它雖然是嚴寒，可是還是明朗的海洋。大西洋水和它自由的滲和，北極的寒流使大西洋

一直維持相當的冷度。後來到了約一萬三千年前北極冰封了。大西洋既然失去了寒流的滲合，便慢慢轉暖起來。

歐文和鄧博士便由此作出發點建立起他們驚人的冰河退理論。他們所見的是一系列因果關係。開始時，北極和現在一樣地堅硬，它表面很少蒸發，所以空氣中沒有足夠造雪的水份，冰河慢慢地縮退。世界上受冰雪掩蓋的地方減少，則暴露的土地也日增。太陽曬熱了土地，土地轉使空氣變暖。慢慢氣候越來越溫暖了。

慢慢年復一年地，數十億本來是凍結狀態的水溶化而流入海洋。水平面提高——現在正是如此。在冰河期始末中，海平面的最大差距達到三百至五百呎。海平面增高到相當程度後，大西洋的水又流到北極冰蓋下面去。北極也慢慢溫和起來，冰破水現，北極又成了開朗的海面。

然後冰河期又開始了。北極海的水份蒸發而成為雪。冰河則向南移行。結果許多陸地（包括現在在美國的大部分）全蓋上了水。

那時海平面又開始降落。最後海平面低得使大西洋與北極的冷水相混，北極的冷氣無法排洩，又結而為冰，回到了開始的狀況。

有許多種跡象表示出歐文與鄧氏的理論可能正確。例如，考古學家們曾在北極岸邊發現數千年前的漁獵文化的遺跡，這種文化不可能出現在冰封的北極。

如果歐文與鄧氏理論正確，我們是正等候北極的堅冰化裂與大雪的降臨。這種事可能不會發生在一千年後。反之，它可能發生在我們這一生中。鄧博士說：「我們只好等着瞧吧。」

如果這個理論正確，那麼冰河將會像以前發生過的一樣，它南行而壓碎了許多大城市，這種情況正如科學小說中敘述的一樣。因為水自阿爾卑斯溶失後，地理學家們可能找到被壓碎城市的遺跡。我們可以想像到城市人民看見巨大白牆向他們壓來的恐怖情況。也許他們在明年或數個月後便會看見。它可能突然得像進了五哩的黑瀑冰河。巨牆爬過來，俯視着城市旁邊的大建築物。它的冰塊在崩裂，以碩大的力量壓碎房屋。它慢慢越過城市，直到城市自地面上消失為止。

科學家們可以推算得出那一條冰河會流下，會流多遠。一條冰河是條大鑽鏟。它挖掘土地，把大石移達數哩。例如麻省的朴萊茅山便是許久前由加拿大移來的。

冰河的鑽掘所造成的結果比白牆的緩慢推進更加

可怕。當一條冰河長期地由一道山谷中擠過去時，它會使山谷更加深陷。經過數十年後它在山下挖了個可怕的深溝，有時是向兩邊發展的洞穴。數億萬噸的山便鬆在這條溝上。

在阿拉斯加，麗都亞冰河有每二三十年便掘道溝的習慣。最近一次是發生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九日。地理學家戴生博士曾在他的著作「冰的世界」中記錄下其結果。一個七月裡的日子，烏里區和他七歲的兒子把小舟推下麗都亞灣，想到別處去避過一陣暴風雨。他們注意到另外兩艘舟也划進海灣。當他們準備渡過以後的風雨時，忽然聽見內陸傳來轟隆的聲音。

聲音消失後，他們又繼續自己的工作。他們不知道麗都亞正在替他們準備了一場畢生難以忘却的大悲劇。這巨響是由一座山發出來的。地理學家事後估計它重約九千萬噸。它崩倒在冰河之上。山崩把冰河前面截斷了一千呎，而岩石與冰河齊擁入吉伯海口。吉伯海口是個很狹窄的河口，它唯一的入海處是經由麗都亞海灣。

烏里區又注意到低沉的轟隆聲。它變得更加穩定些。它似乎來自海灣的河口處，忽然烏里區的孩子發生恐懼的叫聲。烏里區沿着孩子的手指前望，看見了連惡夢中也看不見的東西。一堵高數百呎的冰牆夾着

可怕的轟隆聲，由海口處湧來。那是山石冰河墜落海中引起的巨波。它由烏里區頭上撲過，擋遮住了天空，吞噬了一百呎下的小舟。

這無疑是人類所見過最高的波浪。潮後普通已令人讚嘆，不過它也只高約二十五至五十呎。有史以來最高的一次是一世紀前襲擊秘魯的海岸，它也不過高八十呎。五十呎的海浪已經夠嚇人的了。想想看，一幢普通的樓房也不過高達三十呎。由麗都亞兩傍山邊樹林岩不被沖淹的情形看來，由海口衝來的波浪至少在三呎以上。

烏里區着急地發動馬達。他想要在波浪之先駛近大海中，因為波浪擊了海灣後其勢力必減。當馬達發動後，他知道沒有用。水牆來得太急了。他抓住孩子在甲板俯倒，緊緊拉着木柱。他覺得他被擠上高空，有如這條船是隻飛機。洪水般的水流進船艙。轟隆之聲振耳欲聾。船像個紡錘在空中翻滾。然後是落地的難堪感覺。烏里區以為船一定會撞個破碎。但是忽然船身穩了下來。烏里區抬頭一看，惡夢已過。船正浮在灣中，周圍是一些漂流的樹木。大浪已去。

烏里區父子像遇到奇蹟一樣，在這場大難後，他們居然只受到一點輕傷。另外兩隻小船命運便不如多

了。有一隻全然失蹤了。另外一隻則被大浪打倒樹梢上去，船身已成粉碎，可是兩個漁人只受重傷。

一般而言，冰河行動的結果沒有這麼激烈。許多研究甚至實地勘測過冰河的人都會說出許多惡夢，但是這些惡夢都比較和緩，而且為期多在數月之久。也許這次是最極端的。人類面對一種緩慢但也無無法逃避的力量。

再看看布松冰河帶來的惡夢。這是在布蘭克山坡上的大冰河。約一百年前，一個旅客走過冰河前端時，發現冰面上有什麼東西伸展出來。他走得近些去，一望之下，令他大驚失色。那東西原來是人手和人的腳。他又模糊地看到水下是人體的其他部份。

他跑到查莫尼城。有人記起四十三年前發生的一樁悲劇。約有十個人攀登冰河這面的山坡，忽然一陣雪崩使他們落下懸崖的冰河中。那個屍體會不會就是殉難者之一？當時爬山隊還有兩個生還者被叫來認屍。果然不錯，他被埋在水中像個熟睡的青年。他的膚色仍然光滑而健康。他名叫鮑馬。

鮑馬和另外兩個死難者已經在冰河中被凍了有半世紀。他們隨着冰河以每年約二百四十呎的速度前進，總計下來他們一共移行了兩哩。死者的朋友立刻把他們由水中溶出來埋葬掉。

鮑馬跌落的水河峯隙是個典型的冰河現象。冰河的運動不均勻，其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速度。普通在冰河中央的速度比兩邊和底層為大。因為與岩石的摩擦影響了速度。許多冰河並非沿直線前進，而是順着地勢而像河流樣曲折而行。由於冰河本身有極大應力，所以裂縫仍然應運而成。

冰河中突然生成一個裂隙像來復槍發射的聲音一樣。起初它狹窄得你用刀子都插不下去。漸漸它加寬來，會達到三四十呎寬。它會深達二百呎。有時在空隙之下因為降雪的關係，所以上面舖了一層薄冰，而成為一座危橋。這種橋只支撐得住本身重量，但是無法負載人獸。許多爬山與滑雪的人常常踩在一個看上去平坦的雪地上，而突然下墜失蹤。

許多山獸也一樣。在一九三三年兩個自然學家走過約西邁的萊葉冰河。他們繞過一塊大石頭忽然看見一隻西拉山羊。據說這種山羊在百年前已經絕了種。這隻羊冷靜而不動地望着他們。這究竟是不是已經滅種了的山羊呢？自然學家困惑地慢慢向前走去。它仍然沒有動。忽然他們恍然大悟了。它是死的，可能已經死了有一百年。它的腳陷在水中。一條腿已斷。顯然它是在很久之前墜到裂縫下去，而靠自然界的環境使它冷凍不壞。最後由於解凍，使它又出現在人們眼

前。

這隻羊可能被雪崩所陷。它可能在神志沒有恢復之前，已被凍僵。水河有時並非由雪花堆成者，它的成形並非數月而是數秒。事實上，未成型之前它們乃是一些如同粉屑一樣的東西。受了壓力，它們立刻凍而成冰。普通它凍冰很慢，一陣陣雪加在上面。當表面的雪花溶化，水便滲入下層而促使結冰。尤其是雪崩，它給冰層上加很大的壓力，而水河便立刻成凍。

一八六四年，一個叫做高色的爬山者去攀登阿爾卑斯山，他有過一次可怕的堅冰貼身的經驗。他後來說出這個故事：

「我們聽見割裂的巨響聲音。我們所站着的雪地忽然一分爲二。接着是可怕的沉寂。幾秒鐘後，我們的響導高叫：

「我們完了！」

「我們所站的雪地居然滑動起來。我開始向下爬。雪崩速度增加……」

高色跌進移動的雪堆中，周圍是可怖的黑點。他在重以噸計的雪塊中滾動。然後他又浮上表面來。他恐怖地發現他已處於雪崩的最高點。「這是我有生以來看見過最可怕的事。前面是一團雪塵，我聽見周圍是白雪的嘶嘶摩擦聲，而下面是雪崩的雷鳴。我往下沉

，雙手不斷地揮舞。」

忽然他覺得運動停止了。雪崩的前方白牆被遏止，但是後方的雪却繼續湧來。高色身上受到極大的擠壓力量，他想探頭出來。這時他才發現情勢十分嚴重。他連一根肌肉也不能動。他被堅冰緊緊地陷住。

過一會，他才知道他手臂可以動，他便把手伸到雪外。他想挖個洞，然而他的手指不能移動。

高色發現自己死期已近，他的處境已經絕望。不久，他就會被凍死。也許，要再過一百年，人們才會找到他的屍體。

這時他聽見上方有脚步声。這是在大雪崩中慶得生還的響導。我也看見了高色的手在動。然而另一個爬山家已經死於冰雪中。

地理學家把水河分成七八種之多，但是在基本上可分爲兩大類：一種是山谷水河，它像河流樣地穿過山谷。另一種是水層或冰冠。這是向四面八方發展的水球。世界上最大的水層是在北極。另一大者則在格陵蘭。大水層向爲世界上一切語言所詛咒，因爲它是水山的母體。

水層裂爲水山有兩種方式，水可能伸到海洋上，甚至浮在它的表面。直到較暖的海水把它的一部分咬

造成三百呎的裂口。她立刻下沉，喪身的有一千五百人。

似乎目前的水層正迅速地在溶化，但是兩極與高山上仍有巨量水雪。「我們在美國的人，都以爲水雪是種在春天溶消的東西，」地理觀測所的華林說：「但是在華盛頓州與阿拉斯加州有許多經年不消的水。」事實上，地球上有一百五十萬立方哩的水是不會溶化的。它覆蓋在地球上十分之一的土地。如果它立刻溶化，海洋面將增高六百呎，足夠使紐約，巴黎，羅馬，倫敦都成爲水底城市。

海平面實在是在上昇。對於其上昇速度，科學家們各有不同見解。有人說一世紀幾吋，也有人說兩呎。誰也不知道這種情勢將繼續多久。在過去幾年中，歐洲，日本，美國東部經驗過不平凡的酷寒，這使得一些地理學家推測新的冰河期是否已經開始。

譯自五月份 True

下來。然後一座冰山落在海上，聲音會傳到數哩之外。或者有冰舌伸到海底，冰的浮力使它受到極大的向上拉力。最後冰舌斷而上昇，其造成的波浪可以翻覆大船。一座冰山可能高達三百呎，其八分之七的體積却是在海面下。格陵蘭的冰層伸展到海上的水牆約有一百多處。它每年要生成二萬座冰山。平均每座重一百五十萬噸。大冰山會在溶化之前走上長遠的距離。一九二六年，一塊冰山達到百慕達島西南一百七十哩的地方。它離母體已達到三千哩。而它還有三十呎長，十五呎寬。

史上最有名的一塊冰山是在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撞沉了巨船鐵達尼號。鐵達尼是最大的艘船。她重四六、三二八噸，被人認爲永不會沉沒。那塊冰山已在海上浮游了二三年，體積只有本來的十分之一。可是它還比帝國大廈重上二十萬噸。比上這浮在海上的怪物，鐵達尼號是小巫見大巫。撞擊結果，在船邊

這是一次非常艱苦的航程，風浪太大，全船的旅客都只好躲在他們的房艙裡。史密斯先生特別狼狽，躺在床上根本就起不來。他的太太到是一位比較好的水手，沒有暈船，可是也只好在房艙裡走來走去。

「看，約翰，」她高興地對她先生喊着：「我們的船右面有一艘大船。」

丈夫轉過身去咕噥着道：「不要告訴我這些，我沒有興趣。如果你看到巴士就通知我。」

# 醫學的新境界

## 人體重建

笠甫 譯

早晨七時十五分，在休士頓的衛理公會醫院裡，一位四十八歲的男人躺在第三手術室的手術枱上。他已上了麻醉而赤裸着的身軀，雖然頗為碩大，但此時看來却顯得特別的軟弱。麻醉師安排着靜脈輸入及輸血的架子，擦洗的護士擺好一大串止血器及鉗子，將組織從切口處牽開的牽引器，小刀，骨刀以及縫合用的器具等。他（她）們靜靜地工作着，直到一切都已安置定當。

由當地一個調頻電台所播放的音樂，自牆上高懸的一支擴音器裡緩緩流出，在室中盪漾。此時，貝樂大學（Baylor University）的外科系主任米契爾·艾立斯·德貝克醫師（Dr. Michael Ellis Debakey）走了進來，跟他的副手詹姆士·何威爾醫師（Dr. James Howell）商談了幾句，給病人插入一根針校正一下血壓，然後離去。何威爾醫師給病人自胸部到大腿塗上一層硫水楊酸汞一註（J. Merthiolate），一名護士用二瓶噴霧罐給病人遍體噴上一層消

毒劑。隨後將一床綠色的外科手術單單裹在病人的身上，只露出了淡橘色的胸部和腹部。當何威爾醫師拿起小刀時，二個助手站在手術枱邊，此時擴音器中正傳出木管，弦樂器及一些銅管樂器所奏的「我愛看妳，甜心的曲調」。

何威爾醫師在病人的胸口拉下一刀，在割開的地方僅現出一道細細的血線。外科醫師將切斷的血管紮住，然後將切口加大，接着何威爾醫師就



用電刀把病人的胸骨鏗開。

大約一小時之後，德貝克醫師回到第三手術室。護士替他穿好消毒過的外科外套並戴上橡皮手套。這時病人的切口已大得可容得下一整串葡萄，一堆跳動的紅色組織已經可被認出是心臟。

一名助手放了一個盤子在護士身旁，盤裡盛着三個不銹鋼型的像螺絲刀一般有柄的物體。一頭是個盒

子，裝在有尖齒的環上。另外一端有個塑膠球。就由這些環，盒子及球構成了一個人造膜瓣。

技術人員將心肺機推近德貝克醫師，外科醫生們把病人「塞進」心臟機裡。在施行手術的期間，這心臟機將代替心臟的功用。它會把血液氧化，並將氧化的血液壓入大腿部的大腿骨動脈。再自兩條通往心臟右側的上下腔靜脈吸取暗黑而未氧化的血液，如此連續作用以維持病人體內血液的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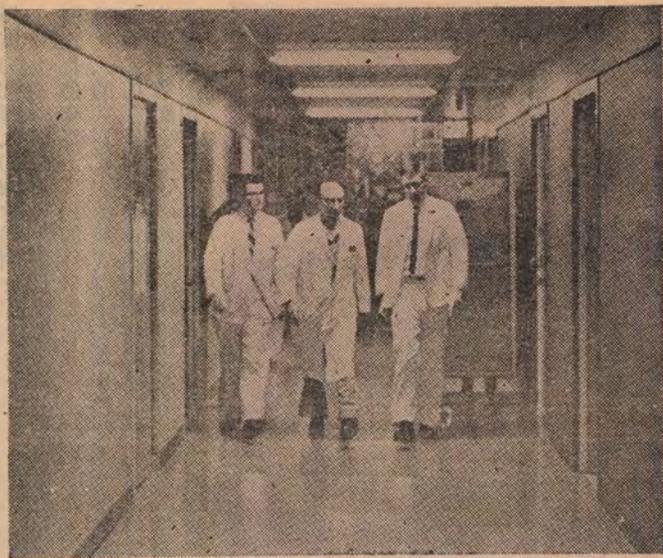
在手術工具的叮噠聲及外科小組的低語聲中，繼續播放着的音樂隱約可聞。經過空氣調節的室內，除了些微乙醚的氣息外嗅不出旁的氣味。在這清涼而乾燥的空氣中，醫生們的額頭上都未曾冒汗。

他們取出壞的膜瓣，在數分鐘內迅速的換上人造膜瓣。到這時就可將心臟機除去，讓病人的心臟再度負起它本身的任務。

德貝克醫師走到第四手術室，在那兒，愛德·加雷特醫師（Dr. Ed Garrett）已割開一位婦人的胸側，露出左肺及連下的胸大動脈，就由這根約一寸寬的管子，將血液自心臟輸到身體較低的部份去。這位四十八歲的病人患有動脈瘤，在動脈上長出了一個突出的球狀體



德貝克醫師以迅速的步伐  
經過醫院中的病房



動手術以前德貝克醫師吩咐他的護士小姐。

，就如車胎上凸出的泡一樣，如果這瘤破裂，則勢將致她於死。醫師們將乾酪般的瘤切開，然後在那兒縫上一段達克龍織成的管子。這是德貝克醫師所發明的一種移植方法。如此，經過了二小時的手術後，一個生命又獲得若干年的延長。

這些在損壞的心臟上補上一塊，用小型的計時器代替心臟的脈動，以鋼及合成纖維的製品代替有病的動脈等手術，都是所謂的「備用零件」外科手術 (Spare-part Surgery)。但是今後的發展却更為驚人，那就是以移植及裝置人造器官來重建人體。

一位患者在施行手術前的幾個月裡，一直受着嚴重的胸部疼痛的困擾。他昏過去了好幾次，且由於他的血液中缺乏氧氣，而致於臉色泛青，面無血色。由一種X光的動脈圖 (Arteriogram) 中顯示出他的大動脈膜變硬。當心臟的左心室收縮時，使剛氧化過的血液流過大動脈膜變硬進入大動脈。如果這膜變硬，勢必妨礙血液的流動，則會使心臟承受很大的壓力。再如膜不能阻止血流倒流回心室，則因而加重了心臟的負荷，心臟變得更為衰弱，而致於機能喪失，最後失去作用。

此時，病人接上了心臟機，德貝克醫師割進大

動脈取出膜瓣。「美極了，美極了，」他喃喃的說着。那膜瓣，誠如他所預料的，已經鈣化得硬硬地了。何威爾醫師將人造膜瓣的金屬環放進大動脈開口下面的心臟組織，將環旋得很緊，使它的尖齒咬進心臟並鞏固在那裡。這樣的金屬環及它上面的盒子可以勿需縫合就能固定在上面。何威爾醫師將塑膠球塞進膜瓣盒子。醫生們將大動脈的切口縫好。接着開始試驗。

「好了，瑪麗，」德貝克醫師吩咐說：「妳可以把泵浦停了。」心臟停止操作，病人的心臟跟着開始接替工作，它跳了一會，接着是一陣痙攣。

「他的心肌產生纖維性顫動了 (Fibrillating)」，心臟一專家叫着。病人的心臟肌怪異地抽動着，而不是以適當的壓力工作。何威爾醫師拿了二個有木柄的金屬輪子及電線，將它們塞入心臟附近的空間。「來吧，愛德，」他對接通電流的心臟專家叫道。「一千二百五十伏特的電壓電擊了這病人兩次。纖維性顫動停止。心臟繼之以正常而有力的跳動。」

在美國許多醫院中採用的「備用零件外科手術」可以用於一些特定的情形。一段大動脈，一個心臟膜瓣，心臟的一個孔，動脈的連接等。醫學界人士將這些工作看為整個器官移植的前奏。

這種工作的先鋒是腎臟移植。那就是將一個健康

的腎臟由個人捐贈與另一個人以取代其失去機能的腎臟。雖然人類長有兩個腎臟，但却能以一個腎臟很好的生活。在移植手術中，醫生們除去壞的腎臟，將移入的腎臟支撐於這人腎骨附近，與附近的動脈及靜脈縫合，並接上連至膀胱的輸尿管。這手術所需的技術及知識是許多外科醫生們都有的。

對於美國的每年約有十萬人死於腎臟病，移植將成爲一項治療的奇蹟。遺憾的是，手術本身是整個過程中最簡單最快的一步。困難是在病人進入手術室之前及移入新腎離開手術室之後。

首先，一個外科醫師無法像要一個不銹鋼的心臟膜瓣般簡單的向醫院當局要求供應一個備用的腎臟。必須得有人捐贈才行。由於移植手術還是在高度實驗階段，因此醫生們難以要求健康的人捐出活的器官。「我們不能確定我們留下給捐贈人的腎臟是否健康的。很可能我們將會有兩位腎臟病患者，」一位專家如是說。

除了活的器官移入之外，醫師們還可以用屍首來作為腎臟的來源。幾世紀以前，外科醫生們必須從墳墓裡偷取或由創子手中自絞架上獲得還帶着些溫暖的屍體，以學習他們的謀生知能。現在，對於醫學的觀感雖然已大為改變，但目前在美國很多州的法律仍

然禁止以屍首作繁瑣的手術。而且在一般情形下，必須先徵得近親的許可才能進行。再者腎臟移植必須在原主死亡後二至三小時內完成；才能使移植後的器官繼續生存。所以在將捐贈者臨終前的最後幾天或幾小時中醫院必須與他的親屬保持連繫，這個工作是非常繁瑣而複雜的。在一個醫院中，與移植器官有關部門的主任常常詢問他的屬僚們，「我們在各方面是不是都搞得不錯？可有人曉得有希望不？」

「有位患乳癌的年輕女人，她願意。」一位醫生回答說。

「那一位請去跟主治醫生連絡一下，去同她家人談一談。」主任說。這些話聽起來好像是心如鐵石，但是器官移植就是得經過死亡而使某些人能有繼續活下去的機會。在波士頓的彼得·班·柏利漢醫院（Boston's 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一位病人靠自屍首移植的腎臟活了廿八個月。克利夫蘭診所（The Cleveland Clinic）中用類似的移植手術，使一個病人多活了九個月。

靠機會而獲致器官贈與的協議並不是惟一的困難，經常由於死亡過程中對腎臟所造成的損害，使得自屍體移植器官的成功可能減到很低的比例。

就算是捐贈問題可以解決，而神秘莫測的「免疫

反應」（Immune Response）或排斥機能（Rejection Mechanism）却大為減低了任何一種器官移植的成效。反過來說，免疫反應乃是大自然予人的一種恩賜，它是人體中對侵入的有害物質的第一道防線。細菌，過濾性毒，甚至於身體內外來物質的破片，都能引起淋巴組織中的白細胞——淋巴球（Lymphocytes）產生抗體，以對抗入侵者。這些抗體會把移植進來的組織當作細菌來對付，嚴重的破壞移入器官的細胞。除了雙生子，因是來自同一遺傳因子，不會有免疫反應，血親所產生的反應較為溫和。非親屬則會產生極強烈的反應。

究竟抗體何以會排除異己，以及人體產生抗體的詳細法則，到目前為止仍屬未知。但醫師們在處理癌症時發現，放射線處理及抑制癌細胞的藥物，如六一硫醇化漂鈴（6-Mercaptopurine），能很強烈的削弱免疫反應。彼得·班·柏利漢醫院腎臟移植組的愛德華·哈格爾醫師（Dr. Edward Hager）說：「毫無疑問地，免疫反應抑制藥品激烈地改變了病人腎臟移植的過程。」

移植者們現在傾向於用藥物的方法來抑制免疫性。因為「它較為容易控制，並且不會有如放射性處理的長期傷害性，持續的服用藥物，自然會減低對各種

病體的抵抗力。因而有些病人在服用了抑制性藥物後已對肺炎及其他病毒喪失了抵抗力。

在這一場「對淋巴腺的戰爭」中，另外一種戰略是除掉病人的胸腺及脾腺，它們可能是產生免疫反應的根源。一位克利夫蘭診所的外科醫生喬治·克利醫師（Dr. George Crile）曾經動過幾次割除脾腺及胸腺的手術，以作為腎臟移植的準備工作。「現在還很難說這有什麼效果，但以組織移植通盤性的長期結果而論，只要有任何改變就算是不錯。」移植中心的統計數字證實了克利醫師的這一番話。

由去年九月裡腎臟移植專家們聚會時所發佈的數字中看出，二百四十四件手術中，一百廿名自非親屬接受一個腎臟的病人裡，只有一位活過一年以上。九十一名血親但非雙生子的移植中，只有五位在手術後活不到一年的時間。甚至於雙生子中，原先破壞病人腎臟的病毒會在廿八次手術中，再破壞了七次新移入的腎臟。但移植手術仍可延長病人的生命達數週，數月甚至數年之久。

肝臟移植的成就也不大。這項手術更為複雜，而且器官來源必須取自屍體，排斥機能更為強烈。「異類移植」（Heterotransplants），例如利用次人類的靈長類的腎臟及心臟來移植也失敗的——在這類

手術下病人至多活到第一次排斥的廿一天。

除了移植之外，唯一的希望是血析處理（Hemodialysis），或是用人造腎臟。在濾膜分析中，一張多孔的薄膜，如玻璃紙，將飽含毒素的血液，與清淨的溶液隔開。小得足以通過薄膜小孔的原子或分子就能在血液及溶液中流過。結果就可



手執人造心臟的科夫醫師

將血液中的廢渣全部除去。

身材高大而有隱士之風的威廉·科夫醫師 (Dr. Willem Kolff) 是克利夫蘭診所人造器官部門的主任。他早在納粹佔領荷蘭的時期，就製出了第一個人造腎臟。他以臘腸形的玻璃紙管套在一捲窗紗上面，整個浸入一個槽中。玻璃紙的一端接上一根管子，通到病人的動脈，將含有毒素的血液引到析液。玻璃紙的另一端，將潔淨的血液，經由靜脈導回病人體內。目前長期使用的「濾析器」(Dialyzer)，是用二根塑膠管，一根塞進手臂的動脈，另外一根接到手部靜脈。當病人不用濾析器時，可經由一半圓形的分路連通這兩根管子。治療時，除去半圓形的分路，將動脈與靜脈的管子接上濾析器。治療通常只需要三至十二小時，而且毫無痛楚。於用濾析器將血液中的毒素除去的过程中，病人且可躺在床上吃東西，閱讀或是睡覺。

在克利夫蘭診所，腎臟病患者藉着濾析來維持生命，直到他們能接受移植為止。於西雅圖的瑞典醫院只有濾析處理而沒有腎臟移植手術，在這兩所醫院中病人都能靠濾析而生存數年。但是濾析處理也有其缺點：機件及管理人員均常耗費鉅額資金，同時由於長期使用濾析器，經常需要佔用醫院的床位，使得每位帶的空氣推動泵是可能實現的。

人造心臟還得要能調節，使能適應病人肉體及情緒上的反應，這就需要一架小型的計算機來控制頻率以及壓力波的波型。科夫博士強調說：「我們最終的目的並不希望在病人的胸腔裡裝着空氣推動的心臟，而却在身邊帶着一大堆裝在輪子上的電子裝置。」最後一項就是人造心臟的質料必須非常堅牢，足以能承受心跳的重擊。而且它的化學組成成份及結構，必須在與人類血液接觸時，不致引起血栓。要合乎這些要求，最適當的物質是一種矽化橡膠。

克利夫蘭診所中，一頭小牛犢靠人造心臟活了廿九小時。「如果你認為那只不過是臨床性的活着，」其中一位人士說：「那你就錯了。在我們把心臟放進牠的體內後，四個人費盡力氣才使這個一百五十磅的傢伙不致於跑下手術檯來。」

更進一步，德貝克醫師融合了他的外科手術技巧以及研究方面的學識。他將一位病人壞了的左半個心臟，代之以一個機械心臟。雖然這個病人原先的心臟

病人的費用自每年八千元至一萬五千元。況且濾析器也只能代替一部份腎臟的機能。它們不能製造紅血球或控制血壓。利用靜脈注射及服用藥物，可以部份的彌補這些缺點。

科夫醫師目前希望能完成一項大腿動脈及靜脈的分路。如此可使病人的双手自由活动，以減少濾析治療所需的技術人員。這將是家庭中採用濾析治療的開始。有些醫學界人士認為，對於移植方面已經重視得過份了。最好能在發展人造腎臟方面更加研究，或能有更好的成就。其他的方面，我們需要聚合物化學家們的協助以製造更好的濾膜，以及醫學設計物品的製造者們的幫助。」科夫醫師說。

最令人感到驚異不已的人造心臟的發展。在德貝克醫師的進度表上，希望能在「三年到五年」之內在人類身體裡裝上人造心臟。科夫醫師說：「如果在三年以內化學合成製品的人造心臟還不能取代人的心臟的話，我將感到失望。」明尼蘇達大學的C·華爾頓·利烈黑博士 (Dr. C. Walton Lillehei) 則認為為期十年是比較保守的估計。

要複製心臟的機能，醫師們得解決四個問題。首先是人造心臟必須要小得能放進胸腔，但却能與原有的心臟一般強而有力。克利夫蘭診所的人造心臟雖然停頓已經造成不可挽救的腦部及腎臟損害而致於絕無生理，但這種心室旁路 (Ventricular bypass) 的手術却仍讓他多活了四天。

心室旁路可以使病人在冠狀淤塞的打擊後的危險狀況下繼續維持生命，讓心臟得到休息的機會而恢復過來。到目前為止，雖然這個人造器官在使用上仍不太健全，但這個觀念却很有用途。

當一個人搬到街角的醫院裡，把他用舊了的心臟換上一個新的，要想達到這個地步，目前對我們來說似乎還嫌言之過早。但是如果德貝克、科夫他們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正確的話，則經由物理學家，化學家，工程師以及醫師們通力合作的研究結果，將使得終有一天，病人們可以得到保證比生命還要長壽的活的零件來裝在體內使用。

註①化學名為乙基汞硫水楊酸鈉 (Sodium ethyl-mercuri-thio-salicylates) 為抗菌劑之一種。

譯自六月卅日展望

X X X X X

# 味覺專家

何芳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在維吉尼亞洲的陸戰隊基地裡，有一位名叫歐尼斯特·柯洛克(Ernest C. Crocker)的科學家，正在用電動混合器來攪拌一碗青草來製造某種草漿。這個試驗的結果，竟製成了一種藥物，能使訓練優良的德國軍犬迷失所追逐的目標。

柯洛克是唯一被認作最富有經驗的專家，他的嗅覺竟超過陸戰隊裡最敏銳的獵犬。雖然那時他已六十三歲了，但仍領導一群專家在軍中服務，他常被人稱為「味覺專家」或「味道分析家」。某種味道在這些專家的鼻子裡，即是多種氣味的集合，祇是我們未曾受過此種訓練而無法詳細去分別罷了。如在專家的鼻子裡，一杯咖啡竟鑑別出四十餘種不同的味道，一朵玫瑰花中也可以被嗅出四種氣味來，並且還能個別的指出這是什麼味道。

柯氏曾試用一種惡臭的化學劑，來使訓練有素的

濃度的，確如此，某次，他從一個硬紙盒中散出的氣味裡，會嗅出那紙盒從前會盛過幾種殺虫藥劑來。各種糕餅，杉木箱子，香烟或烟嘴，以及各種化粧品的气味，甚至工業製品過程中所散佈在空氣中的味道，這都屬於柯氏的嗅覺範圍。他不但要知道各原素的味，並且還知道如何用化學方法處理每一種味道。

有一次他接到銀器公司的邀請，協助該公司辨別所產器皿的怪味，這種出品的怪味，會使顧客不斷地大批退貨，就算再鍍一次銀，也無法消除那股怪味，當柯氏隨手檢出一個湯匙，在袖子擦熱之後，放到鼻子嗅了一下便問：「你們在什麼地方用過膠？」當時在場的一位工人說，他們確曾用過一種含有膠的光滑原料。柯氏繼將此匙放進本生焰中燒了一會，復又嗅了一下說：「你們也許用了高度的煤油，」當他第三次嗅時，會料想在電鍍時一定用過氟的化合物，於是接着說：「你們也會用過硬脂酸，可是那裡來的棉紗呢？這些東西一定用棉花擦拭過。」

「有一個蓋着棉布的皮輪。」銀器工人說。

「那麼它的熱度也用得過高了，」柯氏說：「以致弄成一股像裁縫店熨斗燒焦的氣味來。」

「皮輪的確有時用得熱度過高，故需使它恢復原狀，因此在休息時會用比較純潔的硬脂酸，與少量有

軍犬規避。也曾試用過使呼吸器官感覺窒息的化學藥品，並設計一種輔助用的紙套鞋，再以裝有草漿的噴霧器，混淆人的足跡，使軍犬無法繼續追蹤，這個發明在當時來說，是具有極高的軍事價值，而被重視的。

軍中服役期滿後，柯氏以設計顧問的身份，在麻省劍橋的里特味道實驗室工作。那是一連好幾間小而幽靜的房子，因為喧鬧可遲緩嗅覺的反應；且室內的空氣，也經常保持百分之六十五的濕度，因為好的嗅覺是在空氣微潮時方可獲得正確的判斷。他與其他專家們曾用一種潔淨並上過軸的紙匙與紙盤，以測量某種醬油中胡椒的激烈嗅道，及某些啤酒中蛇麻草脂的香味。他不僅能識別九千種不同的氣味，並且具有過人的記憶力，普通一般人嗅覺無法辨別的，他都能夠分別出來。

曾經有一位朋友對人說：「他能嗅出三位小數的

味的煤油塗過。」銀器工人說。

「那就對了，設法將它改善吧。」柯氏得意地說。在公司方面，原打算延聘若干專家作一番研究工作的，却想不到被柯氏不費多大工夫便把這問題解決了。

又有一次在紐約一家規模宏大的糕餅製造廠，突然因其所製烘餅發生一種奇味，而受到很大的挫折，但始終找不出原因來，於是重金禮聘柯氏蒞廠試驗。柯氏的試驗很簡單，他祇是安排了一種凝氣裝置，放置數碟的油和水，當佈置停當後，在場參觀的員工都嗅到一種使人昏暈的氣味。於是柯氏對負責人說：「你們放貨車的房子與廠房太接近了，必須立刻遷離。因為當一陣風由空氣唧筒打進工作室的時候，烘餅就立刻吸收了那些怪難聞的氣味。」

結果廠方立即遷移車房，以後的烘餅也無奇味了。

柯氏並非天生就有那樣敏銳的鼻子，他和鋼琴家的手一樣，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他相信很多人連在他們周圍空氣中游離的氣味，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無法辨別。當他五歲時就非常喜歡這類事情；他母親種植了很多不同的花草，如向日葵，木犀草，薄荷草，

蘋果，天竺葵等。他最早記憶的一件事，是曾經被喊去嗅某種花的香味，或看那摘下來的花瓣有什麼樣的變化。因此遂使得他對於大自然發生一種特殊的興趣，其結果反而成了一种有用的訓練。

少年時代的柯氏並非天才。在他十二歲時就據有一個化學實驗室，不久之後，他終於沉緬於無線電事業，而且他所建立的業餘無線電收發站，在當時還是首屈一指的。他寫有關無線電方面的論文，而這些論文却幫助他進入大學。其所獲的報酬，正如他自己製造出晶體檢波器，然後用來函購物品的方式一樣。終於他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他最喜歡的就是電化學，但是在在一九一四年畢業時，工作却特別清閒，於是他轉至賓夕維尼亞洲的一個玻璃板製造廠去工作；繼又以化學工程師的資格，進入麻省里恩城的鞋油工廠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柯氏曾是華盛頓會議的一千七百個化學家之一，他們研究如何在毒氣方面戰勝德國。他與一名叫韓德森的青年 (Lloyd F. Henderson) 同居一室，兩人共同研究味道的現象，並且共同給某種如「鳳梨型」的含糊名詞以確定的界限，也就是說必須用編號的方法，來明顯的鑑別出味道的種類，並詳細區分它們的特性。

直到他加入里特試驗室工作數年後，這些討論才有端倪。當他要尋找一個對有機體具有精確研究的科學家時，他終於找到正致力於香料製造的韓德森。經過他們專心研究的結果，竟能將各種味道加以分類了。

不久之後，他們又創立了一種原則；就是從針葉松油到落葉松油，每一種氣味極似火後廢墟的魚味，它都包含有四種味的元素，亦即對人類生存所需求的花草果實底芬芳，以及好似山羊般的羶味。更進一步的把味道的每種元素區分為八個等級，這個區分係根據它們的組成與強度來分別。例如「1111」，即表示在各種味之中是最弱最輕的一種；「8888」則表示最強最重的味道。可是現在為止，他們還沒有找到如此區分的任何物品。

他們會對四千零九十六種氣味加以編號。如最上等的玫瑰，其編號是「663」——它的意義係表示花香適合於最強度「八」下的「六」，酸味則適合於「八」下的「五」，具有一些燃燒味的性質；最好是用木油來表示，因為其羶味不大。最好一個數字便是代表龍涎香的那種氣味，據柯氏解釋說：這四種成分幾乎每人都很快的學會來分別，其容易如同在一個管弦樂隊中去分別某種樂器一樣。

柯洛克與韓德森對於味道的分析，已經達到盡善

盡美的地步，所以他們時常拿這些編號做遊戲。有時柯氏夜晚外出，常常打電話告訴韓德森說他得到某種東西，其味道是屬於「6443」或「8216」型，當韓氏接到這編號時，便立即加以鑑別回報——這是否為理髮用的洗濯劑，一個大蒜苗，還是一個破柚子皮？經常地都沒有猜錯。他們互相玩耍着，彼此均有新的發現，真可說是遊於「藝」了。

最近一次，由於波士頓一家有名的肥皂公司，因

為其素受歡迎的香皂氣味發生問題，特地請他們去作了一次檢驗，結果嗅出肥皂的香味中雜有銅末的味道，所以把這香味攪壞了。後來經過廠方把切肥皂用的銅面切桌換成銅面以後，銅末（銅是香味中最大的敵人）就不出現了。於是又恢復原來著名的芬芳，公司方面不但把過去的虧蝕撈回，竟在年終結算的時候，發現比過去盈利超出百萬之鉅！

譯自「科學文摘」

一家大公司的董事會這一次開得很不愉快，席間空氣已接近爆炸程度，因此董事長在會議結束之後，便因高血壓進了醫院。第二天他接到了公司秘書寄來的一封信。

「董事會對希望你趕快復原的提案舉行表決，」電報是這樣寫着：「表決結果是八票對七票。」

在橋戲俱樂部裡，太太們在聽史密斯太太報告最近在她家發生的一次盜劫。

史密斯太太是這樣開始的：「我醒來，聽見有人在樓下走動的聲音，因此我就從床上起來，忽然看到床下露出一隻男人的腳。」

「天哪，」有人喊了起來：「你是說強盜居然就在你的床底下？」

「不」史密斯太太道：「在我床下的男人是我丈夫，他也聽到了樓下的聲音。」

十九世紀末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版)，以及十五與十六世紀，西，意，葡，法，英，德各國歷史學家所編的年史（尤以哥氏之子佛南渡·哥倫布和史學家凱薩斯）。我對這些世紀以來的西歐學者們所作的海圖和地理上的論著，亦作過特別的研究與查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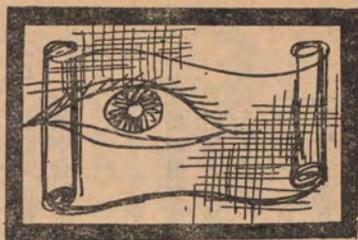
### Descubrir

西班牙文「Descubrir」一字，在哥倫布時代的文件中屢見不鮮，但是一般研究的學者，一律譯為「發現」。事實上這個字在古代有另外一個意義。在十九世紀末頁，西班牙出版「Platos de colon」一書中，曾引證一五二二年的一則筆記，記述哥氏的伙伴西班牙籍的水手維拉斯，他曾肯定地說過，西班牙到安的列斯群島（Antilles）和新大陸的船隻，都是採用哥倫布的航線和他的海圖。當哥氏首次航海出發時，維拉斯亦是其中的船員之一；他們找到了（Descubrio 西文過去式，其字義不作「發現」解）這些國家。當找到了這些島嶼和新大陸後，就知道這條航線了。以後，其他船隻亦循着同一航線去找「Discover（Descubrir）」這些島嶼和新大陸。

從維拉斯引用「Discover」這個字來述說其他船隻去「Discover」哥氏前所「Discover」的島

# 揭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謎

David Y. Tsukernik 著  
偉 譯



當代著名的史學家兼語言學家大偉·Y·佐凱尼克，對於「哥倫布是偶然發現新大陸」的這個歷史上的重大問題，研究了二十年之久。最近他終於提出了他的研究心得及各種有關證據，證明了哥氏並非是偶然發現美洲。這裡要介紹的就是他對這個問題的獨特觀點及精闢獨到的分析：

### 哥倫布那次航行的目的地

世人都一致公認哥倫布的船隊，橫渡大西洋的目的是去探尋一條通往亞洲的新路線，因此偶然地發現了美洲。

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研究了二十年之久，它已令我深信不疑，哥氏的目的是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的某些陸地，而非亞洲；而且，他在那次航行前早已握有該地的可靠資料。因此使我確信歷史家在對這件重大的事情上，下了一個錯誤的論斷。

我下這個結論是基於我研究了哥氏本人的日記，派遣文件和當時人士，尤其是參與那次航海人員的報告（

嶼和新大陸一點上來看，無疑地，西文「Descubrir」一字在當時的字義是「找」「看」「望」和「登岸」的意義。

由於以前的學者所研究的資料都是西文，意文和其他的語文，以及中古時期的拉丁文，他們却不會考慮到那些時代語文的特點；所以他們對那些極其重要文件的瞭解，難免不犯錯誤了。

### 哥氏遺物中的訓令

從哥氏的日記中，明顯地可以看出，他的船隊從意卑里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出發，駛往加那列群島（Canaries）；從該地再絲毫不差地循着加那列群島緯線，由舊大陸向西航行。這樣航行的結果，使得哥氏的船隊利用西吹的順風，直駛加勒比海。因此這支船隊在如此短的時間中抵達了新大陸。這是一條帆船航行到新大陸的最佳航線，後來有好幾個世紀，凡是去中南美的船隻，都採用了這條航線。

如果這支船隊必須在茫茫大海中，盲目地摸索的話，那麼必然祇好晝行夜伏；至少在夜間必須減低速度航行，以防撞及任何不知的陸地或島嶼。但是事實上正好相反，哥氏的船隊日夜都以全速航行；這種情

形通常祇有在航海家明知沒有危險的情形下，才敢於這樣大膽的航行。

哥倫布之子佛南渡·哥倫布和歷史家凱薩斯，在哥倫布的遺物中，找到了哥氏在駛離加那列群島之前，交給船隊中每位船長的一件訓令；這張訓令祇有當船隻不幸受暴風吹襲分散時，才准許折看。根據兩人的記述，這件訓令中規定，當船隻駛行二千八百英里後，夜間就應停止航行；因為從加那列群島起航行三千英里後，就可到達第一塊陸地了。

加勒比海東部各島，離加那列群島的西部各島，剛好是三千英里；如果認為那是一種巧合，確實難以令人置信。

### 按圖索驥

當哥氏的船隊航行三十三天後，他們終於找到了第一個島嶼。這裡有一個特別具有價值的證明——一段曾經親歷那次航海的水手范樂的記述——當哥氏的船隊抵達新大陸之前，快到第一個島嶼的前夕，范樂樂這樣記載着：「十月十日，星期日，領航員柏特勒向哥倫布報告說：『今晚我們不宜航行了，因為按照你的航行指示，我們離陸地祇有十六里格（Leagues——一三英里為一里格）最多也不會超過二十里格。』」

疑懼會撞及任何未知的陸地，正如當時他們從舊大陸航向加勒比海一樣，日夜都以全速航行。

根據哥氏日記，我計算出他的船隊日夜航行的里程，並且作了一個比較。從一四九三年一月十七日到二月十三日，他的船隊白天航行了1,619英里，夜間航行了1,806英里；亦即是夜間較白天多行了287英里之多。

在航行途中，哥氏對他自己所循的航線，早已瞭若指掌；他在茫茫大海中，夜間仍然以全速航行，由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他的確憑藉着前人航海這條航線的完整資料，而才敢貿然前往，有恃無恐的。

而且他在那次航行之前，就已熟知新大陸上的物產情形以及如何予以開發了；而這些問題却正是當時西班牙宮庭中，所要加以討論的主題。

### 哥氏獲得航圖的經過

哥倫布用來領航的究竟是一張怎樣的海圖呢？

我在詳細審查這張海圖後，發現它上面所繪出的有安的列斯群島（Antilles），地中海岸的一部份，古巴全境和巴哈馬群島（Bahamas）等，而且還有北美洲海岸線的一條海岬。假若肯定一點說，它可能就是目前的美國佛羅里達州；不過，這點尚須作更進一步的考證。

從上述這段記述以及這支遠征船隊，由舊大陸西航的情況看來，我們不難發現哥倫布本人早已胸有成竹；他對各島的位置握有可靠的資料，他之找到美洲不過是按圖索驥。

### 晝夜航行的比較

當哥氏的船隊離開着大陸的海岸，跨海西航後不久，水手們即開始關心回航的問題了；他們認為西航的東風和海流的方向，都對向西航行有利；如果當回航時必須反方向行駛的時候，就將非常艱難。如果因此而曠費時日，久困海上，一旦食糧飲用水罄，勢必都將餓死；因此船員中引起莫大的恐慌。

根據記載，哥氏曾竭力向水手們保證，他在回航時一定可由另一條順風的航線上，航返着大陸。這就是哥氏那次航行成功的最重大的秘密，因為他知道由西返東的另一條航線；就當時航海條件而言，那條航線確為最理想的一條了。

這個事實可以說是哥氏在那次航海中最奇特的一手；在以往數十年的歲月中，有成千成萬的船隻來往於大西洋，但却無人發現比哥氏這一條更好的航線。最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當哥氏的船隊從新大陸返航歐洲時，各船的船長顯然地，都已深具信心，並不

那麼哥氏究竟從何處得來這些航行資料和海圖呢？舊大陸上那一國的人在哥氏之前到過加勒比海呢？

西班牙的年史學家凱薩斯曾經這樣記載着：「根據當時人士的敘述，哥氏在馬德里的時候（一四八〇年），一艘葡萄牙的帆船停靠在這個島上；水手們都已餓得半死，因為這艘船在大西洋中，遭遇風暴被吹到極西的某些島嶼；他們在汪洋的大海中摸索了很久，總算萬劫餘生，到達了馬德里。船上的領航員後來住在哥氏的家裡，在他臨死之前，他將那次不幸航海中的筆記和一張繪有他曾經到過的地方的海圖遺贈給哥倫布留用。」

### 結論

凱薩斯的若干最重要的記載，從下列二點上已經獲得了證實：一、哥倫布握有一張波多蘭諾的海圖，該圖在哥氏的日記中有記載；二、哥氏在那次航行中握有航行資料，此點由當時參加航海的西籍水手維拉斯證實。我以為這個故事是值得特別研討的；我確信如果再作更進一步的分析，必有更多詳細而可靠的資料，可以證明歷史家對這件重大事情，下了一個錯誤的論斷；我亦確信這個錯誤論斷，日後必定會獲得水落石出，大白於世的。

簡譯自 Fate 雜誌 Feb. 1964

## 揭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謎

河的碼頭：河裡終年流着被由山上沖下來的焦茶色的爛泥染得血紅的河水。恰在五十年以前，在一九一四年的六月廿八日，奧國的王位繼承人費迪南大公就在那裡被人暗殺。他的死亡燃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使得兩千九百萬人喪失了生命或成爲殘廢，也間接地協助了蘇俄大革命的成功，希特勒的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除了向俄在博物館收藏的陶器之間的這位沉默寡言，脾氣不太好而身裁瘦小的男子之外，幾乎沒有人更清楚那個血腥的六月天所發生的不幸事件；因爲在那天，卡伏傑柯·波波維克在衣袋裡帶着手槍和手榴彈，與其他五個容貌憔悴而瘦削的刺客一起負着暗殺費迪南大公的使命。

波波維克生長在波西尼亞。後來，在巴爾幹爆發了一道洪流，波西尼亞原是一個俯視世界，獨立的斯拉夫王國，後來被土耳其占領了四百多年，而在一九〇八年又被奧匈帝國吞併設爲行省。很多波西尼亞人，尤其是青年們，都夢想能有一天和獨立的斯拉夫國家塞爾維亞成爲聯邦。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方針，波西尼亞的青年人只集成了一個很鬆散的組織，叫做 Miada Bosna，目的在困擾他們的日耳曼統治者。

「那時候常有學生罷課，」波波維克博士回憶道：「我們都不肯去上學，因此有學生被開除，然後我們又爲有學生被開除而罷課。在晚上，我們爬上指路標桿，把路牌拉毀，因爲那是用日耳曼文寫的，所以我們要毀掉它們。那時候到處都是日耳曼文，他們把這裡當作日耳曼民族的殖民地看待。」

雖然這些學生的搗亂使當局覺得非常頭痛，但他們還不是發動革命的主要份子。然後，在一九一〇年的六月，一個叫波丹·柴拉及克的塞爾維亞青年，向波西尼亞的總督開了五槍，五顆子彈都沒有命中目標，他把第六顆子彈射進了他自己的頭部，在他倒地死去的時候，總督走到柴拉及克的身邊，用腳向他猛踢。

這種侮辱行爲和這次暗殺的嘗試，刺激了波西尼亞的青年，同時，更被一本叫「英雄之死」的宣傳小冊子所煽動。在那本小冊子裡引用了柴拉及克的一句話：「我留待塞爾維亞的同胞爲我復仇。」

「我們都把那本小冊子熟讀到能夠背誦的程度，」波波維克博士說：「它影響了所有的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喚起了我們的良心，也帶給我們一個有待解決的難題。」他們的計劃是想用刺殺一位奧國的高級政府官員來引發革命。由一九一〇到一九一四年之間，

# 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導火線



Roberta Strauss Feuerlicht 原著  
孟 格 譯

每天，像他十多年來一樣，卡伏傑柯·波波維克博士，一個灰髮的南斯拉夫學者，爬上一層樓梯，輕快地走進沙拉吉佛國立博物館中一間空曠的大房間裡，坐在一張棕色的大桌子前面，仔細地進行着他近來十分熱中的，對飾花陶器所作的研究工作。他向縷着身子，視力不太良好的眼睛在微弱的光線下睜着。有趣的是，在這位現任波西尼亞民俗館長的波波維克博士所工作的博物館裡，沒有一樣東西會使人想起他本人年輕時候的盛名。

如果他願意的話，波波維克博士只要坐上車子走十分鐘，就可以來到一條沉寂的側街上，那條街連接着沙拉吉佛的大廣場和密爾傑卡

至少有五次以上的暗殺行動，可是都沒有成功。後來在一九一四年的春天，報上宣佈說奧國的費迪南大公要到波西尼亞來檢閱大軍，並且要到省會沙拉吉佛來。這位奧國的王位繼承人，立即成爲暗殺對象的「二人選」。

「我們決心要消滅他，消滅奧國人和他們的日耳曼式的思想。」波波維克博士說：「這是我們當地的事，我們個人的事，我們沒有想到世界或其他國家。這是我們自己的難題，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辦法來解決。」

就在這時候，塞爾維亞的一個秘密團體黑手黨派了三個十九歲的波西尼亞革命黨人潛進了沙拉吉佛，又另外在波西尼亞的省會裡招募了三個同志，最後一個就是波波維克，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像其他的人一樣，是 Mlada Bosna 的黨員之一。五月十五日，他遇見了瓦索·邱比若維克。瓦索才只有十七歲，是所有被選爲刺客的人選中最年輕的一個。邱比若維克問波波維克是否曾經入過獄。波波維克和這個年輕人只見過面，回答說奧國警察在他十六歲那年曾經關了他四個月，因爲他收藏了一些煽動性的宣傳小冊子，其中之一就是「英雄之死」。

這兩個青年人繼續談了一會，發現他們都認爲費

眼鏡，可能因而使他射錯了人。

一直到六月廿七日下午——離那件暗殺行動的時間不到廿四小時——他們才在沙拉吉佛一家咖啡店裡和依利柯會面，接受給他們的武器和指令。依利柯把粉狀的氰化物從小瓶子裡倒出來，用小塊的報紙包好，分給每個人一小包，然後他帶着這兩個學生到附近的公園去散步。在公園裡，他交給邱比若維克一把手槍和一個手榴彈，最後，在密爾傑卡河附近一條隱蔽的隧道裡，依利柯拿出第二個手榴彈，把蓋住雷管的銅帽旋開，教給這個青年如何使用，他說在重壓後經過十二秒就會爆炸。把手榴彈給了波波維克之後，依利柯掏出一枝填滿了子彈的手槍，教他怎麼開保險，然後朝隧道牆壁上開了一槍，在依利柯把還在冒着煙的槍遞給波波維克時，他說：「被這玩藝打中的，怎麼樣也救不活了。」

離開隧道之後，這三個陰謀者大步地照費迪南大公準備經過的路線，沿着河邊碼頭走下去，依利柯告訴他們應站的位置，還一再重覆他們都已經知道了的事——還有另外四個刺客。波波維克回到他住的地方，開始研究他所得到的武器，整個下午他都在練習用右手投擲手榴彈，然後很快地將手槍由左手丟到右手。截至目前爲止，他仍然還是不會放過槍。

她南大公是塞爾維亞人民最大的敵人，而且都認爲他在六月廿八日所要作的訪問是一項侮辱行爲。因爲在一三八九年那天，正是塞爾維亞戰敗而開始被土耳其統治達時近五百年之久的日子。在這種國恥日而有一個新的征服者在他們面前高視闊步，使這些憤怒的青年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覺。

突然邱比若維克說：「要能埋伏暗殺他就好了。」

「如果他能活着離開的話，實在是波西尼亞青年的奇恥大辱。」波波維克同意道。

「你願意準備伏擊他嗎？」邱比若維克問。

「我願意！」

波波維克指着路邊的泥土說：「可是用什麼去殺他呢？用地上的爛泥嗎？」

邱比若維克於是向他詳細地說明了這次的計劃，並且向波波維克保證說有一個本地的教師，也是黑手黨黨員的丹尼洛·依利柯會準備槍枝，手榴彈和給暗殺成功的人服用的氰化物——使他絕無洩露其他同志姓名的可能。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波波維克也越來越覺得興奮，尤其想能練習他們答應給他的手槍，因爲他從來也沒放過槍。而且他有很深的近視眼，又窮得買不起

令波波維克覺得很沮喪的是禮拜天，六月廿八日天氣很熱，驕陽灼人，他本來準備穿上一件很厚的黑斗篷，來遮掩他鼓突的口袋。「我不得不如此，」他窘得眼紅了臉說：「我右邊口袋裡有手榴彈，左邊又有手槍，我可不想讓警察看見。」可是這件黑斗篷反而使他會引起別人的疑心。

波波維克在去碼頭的路上，小心地旋開了手榴彈的銅帽，打開了手槍的保險。爲了鎮定他的不安，他決定到學校去找點書來看。他去取了筆記，然後走回到依利柯所指定在一家香煙店前的位置，那時候已將近上午十點鐘了。

費迪南大公乘着火車，比預定時間早十五分鐘抵達了沙拉吉佛。這位高大肥胖年齡五十歲的奧國王位繼承人是一個極顯明的靶的，他穿着將軍的制服，綴滿了勳章，而且戴着一頂裝飾着綠色羽毛的高大頭盔。和他同來的，有他漂亮而豐滿的夫人，蘇菲·柯台克。她穿着一套白色禮服，戴着一頂白帽子。費迪南大公和她已經結婚十四年了，大公本人雖然是個殘忍的狂人，但對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却十分的疼愛。

波西尼亞的總督歐斯卡·波修雷克到車站去接費迪南大公，然後一行六部車子就沿着碼頭向市政廳駛去。當時安於奧國統治的人還多得夠組成一大批的群

衆來向大公歡呼，而且有關這個陰謀的風聲也洩漏了。有一個塞爾維亞的外交官曾向奧國當局警告說大公可能遭到危險，然而波修雷克拒絕調集在附近接受檢閱的二萬二千名兵士只靠大約一百名的警察來保護。

在費迪南大公和他的隨從向波波維克行近時，這位青年爲了壓制他的激動，就開始大聲讀着他的筆記，笑鬧地談着他上次考試的題目。突然之間，群眾衝向警戒線的邊緣，準備更清楚地看這次遊行的行列，波波維克立即把他預先用捲煙紙捲好的毒藥小心地放在他舌下，在他的斗篷掩護下，用右手握住了手榴彈，左手捏緊了手槍，像被催眠了似地，一再對自己重複地說着：「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費迪南大公坐在第二輛車子裡，須要在短短的三條街間的距離中，避過六個暗殺者的夾擊。他所經過的第一個刺客是苗漢德·梅米巴希克。他沒有任何動作，據他後來解釋說，正好有一個警察站在他後面。但是第二個刺客納德傑柯·卡布雷雷克將他的手榴彈在路燈桿上用力壓擊之後，投向大公頭盔上那叢綠色的羽飾。

手榴彈擊中了摺疊在後面的車篷，向後反跳着在街上爆炸開來，擊傷了幾個看熱鬧的人和三個坐在第三輛車中的人。波波維克站在離出事地點約半條街遠

同意用改變回程路線的辦法來阻攔可能有的進一步的暗殺陰謀。費迪南大公感到他可能仍在危險中，就請他的夫人坐在另一部由警衛保護的車中，然後再和他會合。「不，弗蘭茲。」她說：「我和你一起去。」他們一起登上車子，一個奧國人，哈雷克伯爵跳上右邊的踏板，用他自己的身體去掩護他們。新的路線計劃是以高速直接沿碼頭而下，而不依照已公佈的原定路線在拉丁橋頭轉彎。但是並沒有人把這計劃告訴那些汽車司機，所以當車隊走到拉丁橋時，第一輛車並沒有照新定路線一直向前開去，却轉進了一條小側彎，大公所乘的座車也本能地隨着轉了進去，坐在費迪南大公前面的波修雷克大聲地叫着把所改變的計劃告訴司機，司機就把車停在希拉氏所開的什貨店門口，準備倒車。

站在店前人行道上的加伏里若。普林西浦，他是一個瘦小憔悴，目光如炬的十九歲的學生，也是六個刺客之一。他一直在這附近踱着，等待着另一次的機會。突然，他的目標物正好一動也不動地端坐在他的面前。普林西浦驚奇地舉起了他的手槍，開了兩槍，第一顆子彈射進了大公的咽喉，第二顆本來是瞄準了波修雷克的，但後面有人扳住了普林西浦的手臂，因此子彈擊穿車門，射進了蘇菲的腹部。那位英勇的

處，聽見了爆炸和驚叫聲，又看見警察向那邊圍擠過去，就急忙掙脫了擁擠的人群，向外奔逃，他跑過大橋，當看見有一家大門開着的人家，便跑了進去，把武器和毒藥藏在那家的地窖裡，然後回到碼頭上去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陣虛驚的結果，不僅使波波維克，也使其他三名刺客失去了勇氣，因此大公毫無損傷地到了市政廳。卡布雷雷克沒有帶着手槍，在擲出了手榴彈之後就吞下了他的毒藥，然後更跳進了河裡。警方把他打撈上來，捉進了警察局裡，那份毒藥僅只使他覺得噁心而已。

在市政廳裡，費迪南大公氣得發瘋，市長剛想致詞，大公就叫了起來：「我到這裡來看你們，你們却朝我扔炸彈，真太過份了。」然後垂頭喪氣的市長開始宣讀擬好的講稿，其中說到當地的人民「極其熱誠地向大公殿下致敬……而致以最熱烈的歡迎……」

在儀式之後，費迪南大公指斥波修雷克沒有能維持良好的治安，但是這位總督却不相信真有什麼危險，他問：「難道殿下以爲沙拉吉佛到處都是刺客嗎？」

雖然波修雷克沒有調集軍隊來警戒整條預定的路線，一半也因為他們沒有穿着整齊的制服，但他終於

哈雷克伯爵因爲站在車的另一邊，一點辦法也沒有。普林西浦立即將槍瞄向自己的太陽穴，但是旁邊有幾個人抓住了他亂打，同時有兩個奧國軍官用佩刀向他亂砍。他曾經企圖吞服毒藥，但這同毒藥又再度失效，因此他被警察逮捕拖開，一面嘔吐着，全身鮮血淋漓，手臂被打折了，肋骨也斷了一根。

起初，沒有人發現費迪南大公和蘇菲已經受了傷，他們擠在座位裡，所以依然保持着挺坐的姿態，當鮮血由大公的嘴裡迸流而出的時候，蘇菲才突然驚叫起來：「老天！你怎麼了？」然後她向前外倒，臉壓進了她丈夫的兩膝之間。「蘇菲，蘇菲！」大公叫着：「別死！爲我們的孩子活着。」可是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當費迪南大公也向前倒下時，哈雷克伯爵伸手抓住了他的領子，一殿下覺得很痛苦嗎？他問，大公答說：「沒什麼。」他把這句話重複地說了六七次，然後昏了過去，他被移送進總督的官邸，大約在上午十一點左右就去世了。

波波維克一直在沙拉吉佛街道上亂逛，首先由郵局屋頂上所懸掛的黑幡知道有人被殺了，他聽見一個女人用日爾曼語叫道：「兩個都死了！」但是他並不知道被殺的究竟是誰，直到那天黃昏，才由一個朋友

那裡聽說了這件事。「我們成功了，」他想：「現在他們要來抓我們了。」

當局確實是在抓那些參與暗殺陰謀的人，他們已經逮捕了普林西浦，和卡布雷若維克，然後在幾天之內又逮捕了幾個知名的搗亂份子，其中包括了丹尼洛·依利柯。

波波維克還在沙拉吉佛逗留了兩天，然後才逃到他在齊門鄉下的老家去。回去不久，在禮拜天，他的父親告訴他警察局找他一趟。起初，波波維克想要逃跑，但是接着他就想到他並無任何危險，因為警察並沒有到家裡來逮捕他，而且他在報上看到已被逮捕的人犯名單，其中只有依利柯一個人知道他，而波波維克認為依利柯絕不會供出他來。

當波波維克到了鄉警局時，警官告訴他沙拉吉佛方面認為他是參與暗殺大公的刺客之一，不過齊門的警察並不真正相信他是共犯；他們並沒有按照指令審訊他，只向他大聲地宣讀了由沙拉吉佛來的一通電報，其中不僅有對他提出的各種疑點，而且有他在這次陰謀中所負任務為何的情報。接着那位警官大吃了一驚，因為波波維克突然地說：「這些都是真的。」

七月七日，即在暗殺事件發生的九天之後，卡伏傑柯·波波維克由武裝警察解回沙拉吉佛來做進一步

的偵訊，「因為依利柯曾經在隧道裡用我的手槍發射過一次。」他說：「所以子彈少了一顆，而奧國人以為是我射殺了費迪南大公，他們一再地問着這件事。」可是雖然警方威脅他說要吊起他的大姆指來，但並沒有真的用刑拷問，「我很幸運，」他臉上微帶笑容說：「當他們捉到我的時候，一切他們所需要的情報都已經得到了。」

感謝依利柯的合作，警方得到足夠的情報逮捕了所有的刺客，只除了梅米巴希克，他逃到了蒙坦尼格羅。警方還捉住了一個暗殺事件前後協助藏匿刺客的人。但是他們却沒能找到奧國人最需要的——能證明塞爾維亞，也就是奧國在南斯拉夫最主要的對手，應該對這次暗殺負責的證據。否則就能使這個大帝國有充足而堂皇的理由來向她弱小的鄰邦宣戰了。不過在七月廿八日，也就是費迪南大公遇刺後的整一個月之後，奧國到底還是向塞爾維亞宣戰了，不到一個禮拜，戰事蔓延到俄國，德國，法國，和英國，不久全歐都燃起了戰火。

那五個刺客最後才聽到他們最先發動的這場大戰。那時候，他們被囚禁在沙拉吉佛的軍人監獄中，波波維克在垃圾箱裡找到了一張寫着戰報的字條，他馬上利用在牆上發出電碼和在食罐水盆上刻劃的方式將

消息傳告他的同志，雖然他本人對這並不太樂觀。他却也承認在當時每個人都非常的昂然自得。「我們相信奧國會戰敗，而我們的難題能得解決。」

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暗殺事件發生的三個月半之後，所有的人犯——五名刺客和廿名共犯——被提交審判。在為期兩週的審訊過程中，證明大部份的被告都是出自對祖國和同胞的愛心。因為奧國法律禁止對年在廿歲以下的人犯處以極刑，普林西浦和其餘兩個由貝爾格雷地來的刺客被判了最重的廿年有期徒刑，邱比若維克被判十六年，波波維克被判十三年，因為他們兩個似乎在這件事中最沒有什麼牽連。「瓦索本來也可能只被判十三年的，」波波維克博士說：「可是他對法官說話太不客氣，所以又被加上了三年。」另外廿個被告中，有八個被判入獄，九個宣告無罪開釋，其餘三個被處緩刑，丹尼洛·依利柯就是其中之一。

波波維克和邱比若維克被兩個監獄送來送去，「那裡的生活真可怕，」波波維克博士回憶道：「可是在奧國人說起來，這是當然的事，我們的待遇比別的囚犯都差，伙食壞得難以下嚥。」

在牢房裡，波波維克研究哲學，編籃子，繡棟小麥和豆子，一邊等待着奧國戰敗的消息。他在監獄中

被囚禁了漫長的四年，最後終於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四日被釋放。在那六個刺客中，有三個，包括普林西浦，因肺病死於獄中，然而在其他的人來說，他們的夢想終於因一個斯拉夫國家的誕生而實現，那就是現在的南斯拉夫。

今天，那群人之中只有兩個人還活在世界上，邱比若維克現在在貝爾格雷地大學中擔任歷史教授。波波維克自被釋放後，就回到學校裡，修到了哲學和教育的博士學位，然後在南斯拉夫擔任教職，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貝爾格雷地的師範大學擔任校長。

「在戰後，」他說：「政府希望我們能回到沙拉吉佛來從事重建工作，我因為不想再教書，所以我決定到博物館來工作。」波波維克現在看起來確是一個退休了的教授，而不像一個退休的刺客。他現在配得起眼鏡了，已經結婚，有三個兒女和四個孫子。他精通德語和法語，但由於他對祖國的熱愛，不會離過國門。只除了，他憂鬱地說：「在我入獄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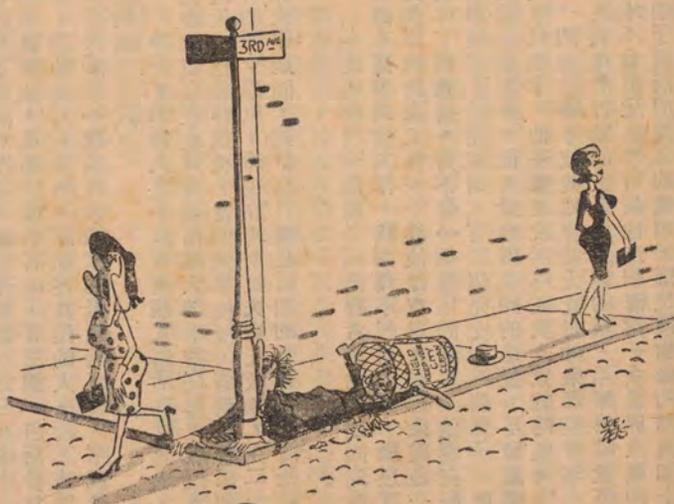
回顧往事，波波維克博士覺得如果那些青年人能預見到他們行動的後果和影響的話，「那暗殺事件根本不會發生。」可是他却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確解決了波西尼亞人的難題。這位博物館的館長和十幾

個當年一起在 Mlada Bosna 的老同志，現在依然充滿了愛國的狂熱，每個月都要在中央旅館會面一次，一邊啜飲着酒，一邊談着往事。除了和朋友在一起之外，波波維克博士不願多談到那次的暗殺事件，他懶得再去糾正歪曲了史實的報導和神話式的傳說。去年，沙拉吉佛的電台爲了紀念這個日子，曾安排了一次特別節目。由於被他的同胞誤解，以及愛國熱誠使波波維克博士憤怒地發表聲明說：「他們把所有的人名字都弄混了。」

今日的沙拉吉佛幾乎仍然維持着五十年前的樣子，市政廳和費迪南大公逝世的總督官邸依然矗立在那裏，希拉氏所開的雜貨店，就是大公的座車在那前面突然剎車的地方，已經改成了 Mlada Bosna 的紀念博物館，遊客可以看到有兩個脚印印在門口的人行道上，標出當年普林西浦發射那兩顆致命的槍彈的地方。

波波維克博士依然存留着他對一九一四年的回憶，他的家庭，工作和習慣嗜好，他平時以下棋消遣。而且——在五十年後——利用固定靶練習射擊，他去打過獵嗎？不，從來也沒去過，事實上，這個問題使他覺得很惱火。

譯自：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June 27—July 4, 1964



漫畫：「嗨！她在向你拋媚眼呢！」



Lester David 著  
陳維琦 譯

你常感到精力不繼疲倦不堪嗎？如果是的話請不要錯過這篇文章。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的人承認自己時常感到全身怠倦，並希望有辦法治療它。

由於醫學的突飛猛進，對一般的疲勞已經有了令人滿意的答覆。這是一種安全而廉價的白色藥片，大小與阿士匹靈差不多，它的名字叫亞士巴拉鹽 (Aspartate)。

這一種新問世的藥品與一般的精力丸、安撫劑、鎮定劑或維他命丸完全一樣。它針對人體內製造熱與能的化學程序——新陳代謝，發揮其治療疲勞的應效。難怪最近出版的醫學報告「現代治療學研究」，稱它爲「第一個對慢性疲勞真正有效的生理治療法。」

真正能治療疲勞的藥品

這個消息是極其重要的，因為疲勞不是開玩笑的。

醫生們報告說，病人最普遍的抱怨是疲倦。心理學家與輔導就業的專家一再強調說，疲勞剝奪了人的升遷、事業發展的機會和生活的享受。安全專家指出，喪失許多人的意外災禍絕不可能出自一位機警清醒精力充沛的人。

就化學上而言，這種新化合物為氨基丁二酸，(Aspartic acid)的鉀鹽和鎂鹽的混合物(註：氨基丁二酸為存於天門冬的天冬精)，由亨利·拉伯利特博士和他的同事們在法國研究成功。譽滿全球的科學家拉伯利特博士是法國海軍醫務處主任，他首先發現第一種最為有效的鎮定劑 Chlorpromazine，又啓發外科手術人體凝凍麻醉術。

亞士巴拉鹽真的有效嗎？到目前為止，海內外約有二千名患有嚴重性疲勞的人們，在大規模的醫學試驗計劃下服用這種白色小藥片。美國醫學雜誌中有一篇報告透露亞士巴拉鹽的令人注意的效果：五個人中有四個人能擺脫掉疲勞的糾纏。

在田納西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中，約有百分之八十六疲勞不堪的病人報告說亞士巴拉鹽能促進精力的回流。在西雅圖，查理·A·克魯士醫生發現亞士巴拉

幾個月來，他們的精力旺盛，再也沒有疲倦的感覺。許多婦女過去深恐自己的婚姻已瀕臨破裂的邊緣，因為他們的身體過度疲勞而無法應付丈夫的性要求。

佛米卡博士說，在被治療的病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其前後的改變是令人驚奇不已。他又說：「他們變得機警樂觀，精力充沛，愉快活潑，走路時的步伐也生動多了。有人說每晚僅需六小時的睡眠已足以應付一天的辛勞，但過去非睡十二小時以上不可，否則就有力不從心之感。」

亞士巴拉鹽的作用與過去消除疲勞的藥品，顯然有異。迄今，醫生們只好仰賴精力丸、安撫劑、鎮定劑、維他命、鐵、肝精等來對付疲勞。

精力丸屬 Amphetamines 類藥品，其作用為刺激中央神經系統。病人可獲得新的精力供他消耗，但精力丸對基本的疲勞是無能為力的。這種藥片只能欺騙神經系統，讓它忘記疲勞，當藥品的效力減退時，病人的疲勞比服藥當初更加嚴重。

安撫劑能鬆弛因過度疲勞而引起的緊張，而鎮定劑能使你感到快樂，而不去理會你到底疲倦到什麼程度。這二種藥品都不能治療疲勞，而且醫生說，使用鎮定劑引起的睡眠，並不能恢復正常的體力。

缺少維他命、鐵粉和肝精時，打針或吃藥是有用

鹽對二百名病人幾乎收到全效。在新澤西州的老橋，佛米卡醫生用亞士巴拉鹽治療一百名經常感到疲勞的病人，他宣佈說病人中十之八九經驗到「精力與體力有確實的增加。」

英國最具權威性的醫學雜誌「蘭西特」對該項試驗提出評論說，「試驗結果經過統計處理和客觀的分析，亞士巴拉鹽確是有益的。」

發明亞士巴拉鹽的法國科學家們，在舉世有名的鍾威爾部隊舉行一連串試驗該隊中擁有六百名體壇健將，其中大部份是國際聞名的好手。他們被送在這特殊性質的部隊，以便在服役軍中繼續其運動的訓練。

醫生們隨便挑選一百四十四名運動員，然後經常給他們吃亞士巴拉鹽。在非常激烈的訓練前後，每人必須接受詳細的體格檢查。數年後，這個報告終於公諸於世。

「接受治療的運動員中，百分之八十九的人疲勞顯然是消退了。」

在新澤西州的研究中，許多男人報告說他們在早晨起床時已感到疲憊不堪，如果繼續支撐下去時疲乏感更趨嚴重。佛米卡醫生報告說，「到了晚上，他們更是提不起勁兒來參加消遣，娛樂或其他活動。但這

的，在食品豐富的美國人中極少有缺乏這些養料的現象。但泰勒博士曾報告：「一般常用的維他命治療法對消耗體力並不能獲得滿意的耐藥力。」

拉伯利特博士決定從新的方向，人體的新陳代謝機能，來解決由來已久的疲勞問題。他的研究，先從動物着手然後施之於人類，一共費了六年的時光，並且對錯綜複雜的人體化學鑽研甚深。經再三整理與歸納他的新發現，拉伯利特博士已深信人類疲勞與新陳代謝萎縮有密切關係。換句話說，因為你的生命基本程序漸趨緩慢，所以纔感到疲憊。

現在問題出在：新陳代謝為什麼會緩慢？有沒有辦法用化學藥品使新陳代謝恢復正常？拉伯利特博士知道食物要變成能量時，須經過一連串極為複雜的化學反應，其中有一過程為製造氨基丁二酸。

在試驗中，他發現不疲倦的人們能產生足夠量的氨基丁二酸，但在許多疲倦的人們中，製造氨基丁二酸的細胞機能似乎減退。他和他的夥伴乃開始研究一種能供應氨基丁二酸給細胞的化學藥品。

他們終於製成一種白色的小藥片。試驗的結果顯示氨基丁二酸不但有助於食物改變成能量，且有助於去除阻礙細胞和妨害新陳代謝的某種廢物。

疲勞有三種主要型式，而亞士巴拉鹽對任何一種

疲勞都有效果。器官的疲勞是疾病即將來臨的預兆。在心理疲勞中，精神和情緒上的混亂將多消耗人類一部份的精力。身體或生理疲勞是最簡單的一種，從一般的伐木、划船和搬運貨物等動作就能得到。

不管你的疲勞出自於一種或數種組合的疲勞，亞士巴拉鹽都有辦法克服。

西雅圖有一位律師，因為過度疲勞無法聚精會神地為當事人辯護。克魯斯醫生給他吃亞士巴拉鹽後他的注意力就恢復了。他高興萬分地說，「以前的活力又出現了。」為證明恢復體力是亞士巴拉鹽的功勞而不是醫生的暗示，克魯斯醫生偷偷地改用糖片冒充亞士巴拉鹽，結果以前的疲倦又出現了。再恢復服用亞士巴拉鹽後，這位律師又獲得他的活力。

克魯斯醫生也給二十九歲的計算機分析家作了同樣的試驗。這位分析家每到晚上八點鐘必須上床睡覺，一直到翌晨八點鐘始起床，不然就缺少精力無法工作。經過詳細檢查之後，克魯斯醫生給他吃亞士巴拉鹽。他的反應令人驚奇不已。他需要更少的睡眠，但一到早晨精神清爽，他感覺自己已完全痊癒了。

一位年青的國民軍軍官，一到每年的教育召集訓練時期就疲於奔命。出操回來就躺在床上一直睡到翌

晨起床號響為止。後來他在訓練開始前一個月服用亞士巴拉鹽，結果從早到晚他能應付劇烈的體力消耗，並且只需要數小時的睡眠就能消除前一天的疲勞。

以上所舉的例子證明亞士巴拉鹽是非常靈驗的，但對你或疲倦不堪的朋友親戚是否也有同樣效果呢？這是很可能的，但必須先經過醫生的檢查與指導。

大家必須牢記一點，氨基丁二酸的鉀鹽和鎂鹽並不能取代一夜的好睡眠，它最主要的功用在於治療慢性疲勞。同時，這種藥品必須經過四天至二星期時間其效果才會顯著。

不過當其他方法均宣告無效時，你的醫生現在有一種白色的小片。這是以「史巴達斯」(Spartase)的藥名從法國進口，憑醫生的藥方可以向各處藥房購買。其價錢每百片約三塊美金。僅僅在醫生的指示下始可服用。

譯自 *Mechanix Illustrated* February, 1964

作家荷爾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學習的精神非常出名。當他九十歲時，一位朋友看到他還在唸柏拉圖。好奇的朋友問：「在這年齡還在唸書？」

「在我的年齡。」荷爾姆斯說：「我可以說我正在準備大考。」



Hank Searls 著  
林 濛 譯

## 十四

林康還在跟史帝夫講解的時候，不知道是誰走進了房子裡來。他們曾經吩咐過不准別人闖進來打擾，因為這是講解月球的最後一課。所以林康打開了室內電燈看看是誰進來。

進來的却是上校。一臉長長的鬍子梗，似乎一直沒有時間刮鬍子。他對史帝夫點點頭。

「成爲鼎鼎大名的人物之後，你的感想怎樣？」

上校說。

史帝夫的心臟開始卜卜地跳，急忙問：

「你見過了總統了嗎？」

上校走向擺在咖啡桌上的一堆月球地圖，無目的地翻翻。

「我見過了。」上校說。

「你已經……」史帝夫幾乎結住了氣：「你已經把我淘汰掉了嗎？」

上校抬起頭望着他：「你好像極關切似地，這是什麼緣故呢？」

史帝夫也向那些地圖走過去，上校正翻到月球「暴風海」邊沿的「格列馬迪區域」。史帝夫手指顫抖地指在「佛萊斯提」跟「翰斯澄」兩個噴火口之間：

「因為，唉！真該死！我一定要上月球去！」

上校點點頭。

「你會去的，我不能在孤舟裡把你推落大海。就是要推開你，現在也不是時候。」上校聲音發啞地說：

「如果有人上月球去，那個人必定是你。」

史帝夫感到突然的鬆弛像大病初癒一樣。上校細心地把他由頭到腳看了一眼，然後，算是這一個禮拜以來的第一次他臉上現出了笑容。「你知道，」上校溫和地說：「我覺得你是真的抓到了你所要的東西了我……」

「我們正在研究月球上的徐羅德爾山谷，由這兒逐步向南，」林康打斷了上校的話：「除非是你想來講解些什麼，要不然，我想我們還是繼續講下去。」

上校搖搖頭，走出去，去檢查太空艙去了。史帝夫又坐在黑暗中，心裡在想着。

「我抓到了我所要的東西了嗎？」

他不是個極端英雄主義者。他不能讓自己變成個

的講詞一定是事先經過慎重編織的，在電視銀幕上以坦率而穩健的氣氛說得非常乾脆。這種氣氛好像要向他選民實施催眠術的手段似的。

「……我們的計劃早在十八個月之前就已經開始着手。蘇俄曾經答應跟我們合作，在月球探險中跟我們聯合進行。然而，當蘇俄的太空月台發射上去的時候，他們的發射却在極為秘密的步骤中進行。這說明了，蘇俄一度向我們保證說他們對征服月球並沒有野心這一點完全是假的。也說明了，蘇俄已經把曾經他們簽字的禁止在太空設置武器的聯合國的禁令視同廢紙。」

「朝聖者計劃過去會一度經過設計，結果遭到了否決。可是，就在第二天，我們工程師在繪圖板上又開始新的設計。蘇俄既然已經宣誓背信，因此，我們的朝聖者計劃也不得不在秘密中進行。我們並沒有睡着……」

羅費洛硬把總統送來這頭一陣溫暖的誘惑給推開。「哼！你也許要說，」他心裡在做諷刺的駁斥：「當蘇俄發射太空月台以後幾天裡，全體美國太空署人員都變成了瘋子，整個白宮也變得亂糟糟地。朝聖者計劃就像是個因氣喘而癱瘓的人那樣在顫抖着。你們是睡着了，你跟你的年青的部下都睡着了。你告訴聽

這樣的人物。他也曾經向他太太美滿保證過，如果航行中有所疑問，他絕不會被英雄思想所迷惑而貿然投向月球。

不過，在他內心深處，他在懷疑着，似乎上校說的話是對的，他已經抓到了他所要的東西——太空英雄。

## 十五

在華盛頓城內一間褐色砂石建築的平房裡，參議員羅費洛正坐在一張磨損了的皮椅上，看着他的男傭人老宋在轉動着電視機的旋鈕。一下子，總統的面孔在銀幕上出現。等到這面孔變成了光亮而明晰之後，老宋退到旁邊去。

羅費洛啜着沒有摻酒的飲料。他戒酒已經成了兩年了，因為他發現自己好像每晚總在殷切希望有人請他參加鷄尾酒會似的。今晚他曾經考慮暫時開放酒禁。由於某種原因，他對於總統的處境並不感到高興。事實上，想到總統的境況可憐，他會整日感到難以解釋的焦燥與憤怒。喝杯酒可能使他鎮靜些，但他終於排除了這種衝動。

這位總統，當他被困難情況扼住的時候，倒變成一個真正厲害的演講家，而今晚的演講尤其動人。他

衆吧！」

「朝聖者計劃，」總統繼續說下去：「是由本人在四月十八那一天批准的……」

「却沒有經過國會批准，」羅費洛一點不放鬆地說：「你告訴聽衆吧！」

「自然，這只是由我跟幾位屬於太空生物學，太空物理學，以及推進動力學各方面的專家會談之後就加以批准的……」

「計劃裡所需要的太空人，也經過磋商，」總統說：「大家一致認為危險因素在表面上是相當高的……」

這位參議員吃驚似地抬起了眉毛。「嘎，爲什麼這樣坦白地承認？這難道是你戰略上的一個漏洞？或者是你害怕已經着手的朝聖者計劃會有什麼失敗，因此，你聰明地先作一個交代？」

「但是，朝聖者計劃不會付諸實施的！」羅費洛大聲說。

總統在電視裡繼續說下去：「最先考慮的兩位太空人，是在太空裡最有經驗的兩位美國人。這兩個人都不認為月球登陸的危險性會嚴重到使人無法接受，因此這兩個人自願地要擔任到月球去的任務。」

「可是這兩個人都是軍人，你要記住！」羅費洛

參議員仍在着着反擊他：「爲國家而冒險犯難，是軍人的天職。除這兩位軍人以外，還有誰被徵詢？那個平民身份的太空人，你又怎麼解釋？」

「爲了要斷然證明我們對於月球國際化的願望，」總統說：「我們考慮到了平民身份的太空人，這個人也是自願獻身於這一項偉大的使命……」

羅費洛不安地挪一挪屁股。這幾天來他已經一直在懷疑，爲什麼史帝夫會同意擔任這個太空人的任務。是受某種壓力的影響嗎？還是受了賄賂？再不然，就是他竟然無知到連他此行的危險性都不知道？不過，這一點並不重要。可喜的是，明年度的預算，總統已經送到參議員面前來了。明天，總統就會發現他的「太陽神」飛彈豎在地上被弄破了，終於被解體了。沒有太陽神飛彈，他們就不能於登陸月球的第二年把太空人再接回來，自然朝聖者計劃也就不能取消掉了。

「在我們開始進行朝聖者計劃的同時，」總統說：「我們會向聯合國提出了一個議案，如果這個議案能夠被接受，朝聖者計劃將成爲不必要。這個議案就是要求聯合國，對於一九六一年全體會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賦予以執行的威力。當年的決議案是：太空的各種星體，都是屬於國際共有的領土，不受任何國國徽。」

## 十六

晚上十時左右，參議員羅費洛正在洗刷他的假牙，聽見電話鈴響。他有點生氣似地，把假牙床扔進一隻裝着水的玻璃杯裡，急忙去拿起床頭電話筒，否則他那個人老未必定滿不在乎地，不管對方是誰，總是一句「他睡了」就把電話給回了。羅費洛這時聽到對方是他女秘書說話的聲音。

「「廚車」太空船即將在明天早上十時由甘迺迺岬發射。」女秘書說：「我知道在這件事決定之前你或許要跟總統談談，所以我想……」

「謝謝你，蜜娜！」羅費洛說完就把電話掛上，但他的眼睛却仍然看着電話機。如果他要是接通白宮的電話的話，大約是可以接得通的，因爲總統不是個輕率的人。不過，羅費洛心裡却有點懷疑：縱使他告訴了總統他將要採取的步驟，總統是否就會立即取消了供應船的發射呢？而且，即使他此刻就制止了供應船的發射，究竟能替國家省多少錢呢？如果那供應船是

強權所統治。」

參議員羅費洛有些退縮了。因爲總統正在那塊使他感到不安的區域邊緣環繞着。爲什麼蘇俄不願意聯合國賦予當年那個決議案以威力？爲什麼蘇俄要改變其策略？如果月球真是那樣地毫無用處的話，爲什麼蘇俄竟又會偷偷摸摸地自己單獨去進行月球登陸的計劃？

在電視裡，總統做了一個環視當前觀衆的姿態，使觀衆裡每一個人都覺得總統會看了他一眼似的。羅費洛參議員在椅子裡急忙閃閃，似乎特地躲避總統這一個「眼睛攻勢」。

「在今日自由世界裡，」總統換上了演講瀕於結束的語氣：「沒有人知道：目前正在太空作無休止的環行的月球，是否會有一天，跟地球上的某一個國家或某幾個國家，會變成了敵對的狀態。」總統看起來似乎已經很疲乏。他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說下去：「但是，如果真是有這麼一天，而且，敵對的對象又正是我國的話，我們的抵抗力告訴我及早採取行動。」總統的面孔擴大了，擴大到佔滿了整個銀幕。在特寫鏡頭裡，總統變成了一個心事重重的人。「有一件事使我形成了悲痛的判斷的，那就是我知道美國即將面臨被月球視爲敵人的危險。所以我已斷然採取了行

已經放到發射台上去的話，所省的钱顯然是非常有限的。

在事實上說，他實在是沒有這個義務，更不需要這麼匆匆忙忙。如果這一次的發射是失敗的話，爲何不讓在朝的執政黨去嘗那自作自受的滋味呢？

不過，萬一這次發射成功，那麼他明天就得趕緊進行制止裝人太空船的發射了。到了大選時間，人們將會記得，執政黨曾經化了億萬金元執行在月球上住人的計劃，結果那些設備却擱在月球上沒人使用。這些受指責的危險都將由總統一個人去承擔。假如你的敵人堅持着一定要讓他自己退到礦井的邊緣而作戰，你爲什麼要去阻止他呢？

## 十七

當電視台技工把按在白宮西翼的總統辦公室裡的最後一盞燈光移走的時候，總統正在旁邊等待着。他似乎很不願意讓這批人走開。

一隻長沙發，側面靠近那大理石的壁爐，沙發裡正坐着躊躇不安的副總統。副總統自己也會說過，他不安得像一隻午夜雄貓。坐在副總統對面的平行放着的另一隻長沙發上，正向副總統注視着的是新聞秘書孟雷，跟這位神色緊張的政治家——副總統對比起

來，孟雷秘書可鎮靜得像一座高山。這時，在另一旁的總統嘆了一口氣：「孟雷，你有什麼感想？」

孟雷無拘束地笑笑：「總括地說，照我這新聞記者的眼光看來，我不得不承認，你的演講不論在內容或條理上，可能都有些缺點。」

副總統憤怒地插嘴說：「我認爲那講詞是偉大的！」

「孟雷！」總統突然有點沮喪，因爲這一次講詞是總統他自己擬的，他的原意是希望在他與電視觀眾之間確實沒有第三者存在：「下一次演講的時候，我一定要早一些請你來。」

孟雷站了起來。自從他擔任國會採訪記者的時候起，總統就已經認識了他，他是一個從來沒有表現得很熱烈的人。可是，此刻他却笑嘻嘻地像球賽的啦啦隊隊員。「下一次你演講的時候，你還是這樣做！這似乎比較更能表現你的誠心誠意。」

總統有點被感動了。「你認爲我的講詞發生了說服的作用了嗎？」

「相信我，總統先生！你是想做說服的工夫的，但沒有成功——沒有人能說服什麼人的。」

總統與副總統瞧着孟雷走出了房間。

副總統說：「我還是認爲你的演講是成功的。」

如果廚車太空艙讓蘇俄檢到的話，那怎麼辦？」

副總統不知道總統在想什麼，所以只是茫然地望着總統。

總統臉上現出了微笑：「如果有什麼錯誤發生，而掉到西伯利亞去的話，你認爲蘇俄會把它再送還給我們嗎？」

這位年青副總統心理明白總統所指的是什麼，但却認爲不值得回答。

「你知道嗎？」總統說：「將近一個月來我沒有看見你笑過。」

副總統淡淡一笑：「那是因爲將近一個月來我沒有發現有什麼事情可笑。好了，我們那廚車的發射時間照預定表是……」

「你能阻止參議員羅費洛在議席上的攻擊嗎？」總統打斷他的話。

「不。」副總統使人吃驚地說：「請你注意！縱使他得到足夠票數，減削了明年度太空總署的預算，却仍是沒法子損傷明天廚車太空艙的發射的！」

「真奇怪，」總統深沉地說：「今夜他還沒打電話給我呢？」

「爲什麼你會以爲他會來電話呢？」

「他爲什麼不想法攔阻供應船的發射呢？他會使

「謝謝你！」總統說着回頭走向他自己的辦公桌：「明天就可以知道究竟怎樣。」

「他們是沒有辦法來阻止明天廚車太空船的發射的。」副總統意味深長地說：「所以，演講的成功與不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總統若有所思地看着副總統，但沒有說什麼。總統心裡是在想着：「他認爲我是拿不穩主意的，所以在後面推我前進了。」一邊想着一邊走到了他的辦公桌邊，挨着一邊屁股坐在桌上，由於堅硬的橡木桌子的暗示，使他的意志漸漸增強。順手檢起了桌上的華盛頓星條日報，報上經無線電傳真的，直挺挺地指向佛羅里達天空的，巨幅土星推動火箭照片佔住了報紙的第二版面。裝在土星推動火箭的最末一段頂上的，是一支瘦細的北極星飛彈。在整個構造最頂端的就是那奇妙的鐵筒「廚車」太空艙。到月球去的太空人將來就在這鐵筒裡住上一年。那是說：假定總統決定把它發射出去，假定發射後它能安全地在月球着陸，假定總統的發射太空人計劃沒有人反對，而且假定那個太空人也安全地在月球着陸同時找到了這個鐵筒……終於總統摺起了報紙，因爲假定又假定，這些假定可太多了。

「值得考慮的一件事，」總統心裡又在想着：

用威脅的手段的，如果他抓不到足夠的票數的話。」

副總統眯着眼睛。「他是老奸巨滑啊！」他刺刺地說：「他預備讓我們發射那隻太空船。他的策略是要讓我們自己上自己的當！」

「對！」總統說：「你是百分之百的對！」

副總統在房子裡開始踱着方步。面孔漲得通紅。他的樣子好像要一拳穿過窗戶直打到那玫瑰園似的。「好吧，」他終於說：「讓我們也叫他上自己的當。無論如何，我們照樣發射！」

總統冷然注視着他。總統的職務是多麼複雜而難當啊！這正是時候讓這位年青的副總統領略一點教訓。如果總統他自己不能在此時把鼓敲得響，那麼，接下去他就可能貽國家以禍害。

「讓我把實際的情景向你畫個輪廓。」總統說：「至於你要求怎樣替它着色那就隨你的便。明天，我們把廚車射上去，羅費洛就要以大砲姿態在議會裡喊着要減削明年度的太陽神飛彈的預算。由於廚車成功地着陸，我們極爲希望發射史帝夫到月球上去住在「廚車」裡面。但我們知道，由於太陽神計劃經費的無着，明年我們沒有辦法把史帝夫送回地球來。那麼，對於這件事你該怎麼決定？」

「我還是要把史帝夫射上去，」副總統憤怒地說

：「射上去之後，我再要求議會追加預算！議會不能眼看著史帝夫在月球上面而袖手不救！」

「這是對的，」總統說：「那麼，這就是你一定要做的事嗎？」

這位年青人面色變得更為殷紅，接着點點頭：「我堅決要這樣做！」

「我知道。」總統吁了一口氣：「但你有沒有想到可能發生的阻力？你是個法律專家，你要記得，國會對於行政機構的財政要求，都有一種明顯的，具有敵意的獨斷專行與藐視啊！」

這似乎是第一次，副總統有些震恐了。「是的，我知道。可是……」

「可是，」總統怒氣勃發：「可是如果我被彈劾，你會有什麼好結果呢？」

但年輕的副總統仍然頑固地搖著頭：「我認為這是比政治野心更重要的事。」

「你是指我們要實現的那個夢想嗎？對的。」總統說：「但我們不是還有其他的夢想呢？我們曾經發誓與貧窮作戰，我們曾經為公民權而揮舞着棍棒，我們曾經把軍隊送進中窩把平民送進森林而至今還沒完成這種工作。還有其餘的夢想怎樣了呢？我們不是把其餘的夢想都推開一旁只圖打擊俄國人向月球進

軍的這一件事呢？」

年青的副總統眼神停滯了相當長久的時間，然後突然地，使人難以置信地點點頭。「你是對的！」他說：「我們是不應該冒險。」

「嗯！」總統說：「那麼，我們明天是不是該把那億萬金元的掩護體發射出去，讓羅費洛在十一月大選期間向人們指責那隻放在月球平原上的沒人住的生鏽太空船呢？」

副總統喃喃地說：「也許我們還是再等待一些時期比較好。」

總統心理覺得舒服了一些。然後柔和地說：「但你又得想想如果我們明天不發射這個太空船，我們以後還能發射人上去嗎？」

副總統憂愁地搖著頭：「沒有把太空船先發射上去，我們就沒有辦法發射人了。這該怎麼辦？」

總統由法國式的長窗望出去，預兆着這夜晚裡一陣大雷雨的雨雲，它的底部被阿靈頓區的燈光逐漸染成了橘紅色。現在這陣大雨雲正飄浮過波托馬克河上空。突然間一個電閃，映出了華盛頓山的倒影。就在這一霎那間，總統彷彿看見了電閃閃光裡有一隻巨大的土星火箭，它已經由發射台上一衝飛天，速度之快，已無法再使它倒退回來了。

「我們要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總統說：「把那作掩蔽體用的太空船發射出去。我們希望國會能允許我們再發射一個人上月球。」

### 十八

在加勒比海岬旅館裡，史帝夫躺在床上睡不着。由可亞海灘深夜回來的汽車，車前燈由房子臨街的窗帷上掃過，然後消失了。睡在史帝夫身邊的美漪在嘆息着，把面孔深深地埋在枕頭裡，像逃學的小學生。

旅館外面，停車區裡傳來女孩子的吃吃笑聲。史帝夫心裡想，不知道現在是夜深到幾點鐘了。

但對院舞廳裡的樂隊仍在靜靜地伴奏着，所以，這時不會是已經過了午夜。他今夜必須好好地睡一睡。明早六時半，甘迺迪岬的安全車就要到來，把他跟美漪送到S棚廠去吃早點。那些被攪得「迷途」的新聞記者們是不會再到那兒去打擾他們的。

「馬：蒂：她……！馬蒂：她！」一個本地的低音歌星和着低抑的加勒比旋律在唱着一首已經變成甘迺迪岬的民謠的歌曲：「馬蒂她！她捲走了我的金錢，溜到委內瑞納去了……」

幾樁必須做的事情在史帝夫心裡正交相競馳着。

如果他計劃得謹慎，他能夠在今後十八小時的時間裡讓美漪始終抓緊在身旁，尤其最後幾小時他一定要跟美漪在一起。

明天，他會親眼看見他的掩蔽體太空人的發射。美漪也能一起在警衛防舍裡由不向外間播送的局部電視上，我是利用分配給史帝夫的眺望鏡裡看到一切的進行。

掩蔽體太空人正確射出的時間是以明早八時三十分為準。在聽完總統電視講話之後，他們脫衣就寢之前，似乎朝聖者計劃的被凍結已有了相當的轉機，於是他想打個電話去打聽打聽。

正當他伸手要去打電話的時候，美漪忽然有點要清醒地轉動了一下。

「不，」史帝夫心理想：「還是別打電話。」如果那個凍結仍然解不開的話，他是一點也沒有辦法可想的。但如果情況好轉，那麼美漪明天就要一整天跟他在一起，這樣今晚他就必需盡可能地獲得充份的睡眠。

想想看，假定明天太空人的發射是成功的，那麼，接着而來的自然就是安排好的一場新聞記者對史帝夫的訪問。史帝夫心裡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願意讓美漪在一旁看着他在「交叉火網」下汗流夾背的情形。

「史帝夫先生，你有什麼把握必操勝算呀？你認為太陽神火箭跟月球旅行太空艙在什麼時候會把你拯救回來呢？你覺得以三個星期的時間來學習水星太空人的操縱是否足夠呢？」新聞記者極可能會這樣問。

對於這些屬於精神上的問題，他實際上早已答覆過了。即使是更瑣碎的婆婆媽媽問題他也已使發問者感到滿意。例如「是的，在掩護體太空艙裡藏有一本聖經。我那時必然非常忙碌，但我大約會有時間來讀一讀它。」

不過，關於那些「大問題」，他是沒有什麼把握的。他不能斷定什麼該是正確的答案，他也不能斷定該不該讓美漪知道他對這些大問題却是如此的沒有把握。

「史帝夫先生！你為什麼志願作為登陸月球的第一個太空人？你的動機是什麼？」

他該怎麼答覆呢？打官腔似地答覆說只是為了愛國的熱誠嗎？或是該回答說是為了探險者的壯志凌雲呢？再不然，是否乾脆保持着平靜的態度而只給予他們以「林白上校」式的淡淡一笑呢？

他把這憂鬱的選擇暫時撇開，用心思去搜查那已安排好的日間節目，看看是否有什麼空隙時間可以利用一下。

朝聖者計劃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它只是一場惡夢。史帝夫自己只是個試航月球的太空艙的駕駛員而已。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原因是由於太陽神飛彈的經費被削減了，因而在月球上得不到拯救。所以，等他到了月球上面，由迷夢裡醒來時，那一切經過多少時間的籌劃的，都完全落空了。

史帝夫一身冷汗淋漓，他真想衝過去把美漪緊緊抱在懷裡，然後面對着全世界的人們宣告說，他不去月球了，他要跟美漪長相廝守着——幸而他這決水一樣的瘋狂衝動總算給自制了下來。

明天一整天他必須特別謹慎，必須半點不露出他內心的弱點。過了明天以後的四天裡，那完全是對史帝夫的昇空的準備工作時間了，這種準備工作將像颶風一樣緊張地進行着。在這時間裡，美漪是不能再逗留留在近旁的。所以，在這最後的四天裡，將不至再有什麼問題發生。

可是，明天，當他跟美漪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一定得十分注意。同時，他更得一再向她保證。這是最近幾日來他已經說過無數次的：當他在太空飛臨那個決定性的一點，決定是否要降落月球的一點時，要是有任何條件不理想，他必定立即宣佈航行失敗，然後在月球環繞一週，就向地球回航。

如果能夠找到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他就要跟美漪到那「複合體卅七」鄰近的禁止閒人進入的海灘去痛快地游泳一下。

可能有一段這樣的時間，它是在太空人會議之後……

那是在新聞記者招待會完結後，他得跟其餘太空人們舉行最末一次的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太空人，將來要派到南非洲聯邦的約翰納斯堡，太平洋的廣東島，以及澳大利亞的烏馬拉等地去，當史帝夫自己發射上軌道之後，這些人就是負責各地跟史帝夫在太空作電訊連絡的。他們將要完成一些計劃，使明年乘月球旅行太空船前往救回史帝夫的人能在月球上某一約定地點相會，同時他們還要估計那時已經在月球上的史帝夫能夠給予月球旅行太空船上的拯救者以多大的幫助。

這個太空人會議，自然史帝夫也要帶着美漪一起出席，不管在會議席上大家所用的語言是如何地專門化，其結果必然會讓美漪增強了信念，因為她必定會聽到了人們討論怎樣在明年對史帝夫進行拯救的工作的。

拯救？

史帝夫突然自己心裡起了一陣顫慄。

## 十九

吃過早點之後，史帝夫忽然有個好主意，他想讓美漪去看看他的「被拯救」的希望是如何地可靠——可沒想到這個主意却是十分不理想。

在路上，史帝夫告訴太空署派來的汽車司機把車頭掉向北駛，順便到那即將完成的「複合體三十九」的發射台與發射塔去參觀。這樣，美漪就能夠在近距離裡看到那改良型土星火箭的垂直裝配的工廠。

當他們看到了那座巨大無比的火箭時，它的許多大門都敞開着，似乎在等待人們把各節輔助推進的火箭送進去。這座大火箭就是要在史帝夫到月球的第二年裝載「阿波羅」太空艙作月球飛行去拯救史帝夫回地球來的。

然而，整座裝配廠，由裝配廠裡接出來通向幾座發射台的鐵軌，以及幾條浮載輔助火箭的小槽道，都呈現着一種被棄置的狀態。等到史帝夫知道了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時，這種閒散的現象已經讓美漪看到，自然一切都已太遲了。原來這個裝配廠裡的工人今天一大早就被集中到某一地區預備去看廚車掩護體的發射去了。

史帝夫告訴美漪，這座多節式的複合火箭為什麼

現下會如此地被拋棄着。美漪表面上裝作相信史帝夫的解釋，而實際上史帝夫的解釋所獲的效果非常的糟。像這麼一個荒廢的場所，怎能希望它發射出一枚飛向月球的真有艱鉅任務的火箭而不至失敗呢？所以，美漪告訴司機把車子開走。

車子一路前行，逐漸接近即將載射史帝夫上月球的「複合式三十七號」火箭發射場。駛到離那發射場不及半哩路程的一處警衛崗亭的時候，史帝夫聽見美漪在哭泣着。

在低矮的樹叢遠處，矗立着兩座土星一號推進火箭，它們在佛羅里達早晨的陽光裡閃着白光。這兩座火箭是一模一樣的孿生體，但右邊這一座，在火箭中部結構上爬滿了人，他們正在灌輸液體氧氣，而它外殼上結了厚厚的一層霜。在它頂尖上，裝進了「廚車」掩蔽體太空艙。左邊一支相距大約一千英尺，靜靜地放在那兒沒人照料，它的尖鼻裡還沒裝進東西。這是因為史帝夫的水星太空人在明後兩天之內是不會被抬到上面去的。等到水星太空人裝上去的時候，也就是先發的這一支「廚車」掩護體已經安穩地停息在月球上面的時候了。

不過，這時美漪的眼睛却是專注在那支太空的火箭上而不是在熱鬧忙亂的這一支。史帝夫輕輕嘆口氣

## 二十

在那間四面玻璃窗的觀覽台裡，史帝夫坐在最前一排，他的太太跟選自佛羅里達的參議員分坐在他左右。他們都瞧着下面的控制室。沒有人走動，每一個人的眼睛都專心地注視在儀器板上，或是指示燈上。

「距離昇空時間：「五十秒！」耳機裡傳送着報時員倒數報時的聲音。

坐在半圓形高台後面的發射場總監督突然站了起來，伸直一下身子再坐下去。似乎緊張得不可忍受。

「距離昇空時間：四十秒！」擔任報時的是總監督的助手，現在每隔十秒就報一次。這位助手是個禿頭的年青人。他有着厚厚的嘴唇，還戴一付厚厚的眼鏡。謹慎地坐在發射場安全官旁邊面對着儀器板。他今天似乎下決心要在情感的風暴裡以他的聲音贏得鎮靜的榮譽。

「液體氧氣槽，加壓！」另一個聲音報告着，但聲調裡充滿着激動。

在無線電裡各種報告開始此起彼落。史帝夫知道這些報告將會越來越快，好像制訂火箭發射操作典範命令的人是個有虐待狂的劇作家似的。一步迫一步地拼命把那些技術人員的「螺絲」越上越緊，而火箭的五

，緊緊地握着美漪的手。當他倆到達警衛防舍的時候，那座有二十層樓高，笨大像一隻史前巨獸一樣的發射作業巨架，開始離開那裝有廚車掩護體的火箭，緩緩地沿着鐵軌爬到廣場中央去。在上個禮拜裡，這座巨型台架曾經爬伏在發射台上，把火箭的千萬磅構成體一件一件地由地下吊上去。

現在，這巨獸已經騰開了預定的距離，準備讓它的第一胎雛嬰在火海裡脫開樊籠，一飛冲天。美漪從不會在發射控制中心看到太空火箭的昇空，當那警衛防舍門口的大肚子警士查檢她的通行證的時候，史帝夫看見美漪的眼睛正停留在防舍入口的那扇大鐵門上，這扇鐵門重達二十來噸，而且一看看就看得出來是有那麼厚重的。

「妳對於寂冷的房屋有恐怖感嗎？」史帝夫笑着問。

「這兒難道是一座金庫？」她低聲反問。

「當那火箭爆發的時候，史帝夫太太！」警衛說：「妳就會高興這座門是頑鐵做的了。」

史帝夫瞧着警衛。「這對於她是個很有趣的機會，讓她考察她的「投機事業」，」史帝夫說：「因為第二支火箭發射的時候，我就在裡面。」

官四肢也就越來越完全。

「火箭操作」與「倒數時間」校準！」總監督喊着。

「開啓所有示波器！」一個女人聲音命令着。

佛羅里達州參議員正使用那架巨大的望遠鏡。當他看見史帝夫伸長了頸子在張望，就趕緊把它推給史帝夫，史帝夫又把它轉了一個角度，讓美漪也能看得

到。整個鏡頭裡照着外殼結着冷霜而通體濕漉漉的火箭。一股蒸汽突然由火箭裡橫噴出來，射向旁邊有幾碼遠，然後消失了。一條像膠帶一樣的管子由火箭殼裡溜了出來，有如大象的鼻子那樣在空中晃了幾晃，便被收進高塔裡去。

由於整支火箭內部的某種顫動，第三段火箭上面有一大塊結霜被震鬆脫，在日光裡打了幾個旋轉，掉在底下的火焰轉向裝置上撞個粉碎。

「距離昇空時間：三十秒！」

「關閉液氧輸送管！」

「發射場安全警戒開始！」

史帝夫聞到香煙以及冷氣機的腐敗空氣氣味，同時發現他緊緊地握住美漪的手，而自己則正在張着嘴唇。

使人瘋狂的報時在繼續着：「距離昇空時間二十五秒！」

現在起，不論任何理由叫停，就必需把這次發射作廢了。

天幫忙！別叫停，別叫停……史帝夫心裡在祈禱着。

「距離昇空時間：五秒！」

「收縮吊架！」

由鋼骨堅塔裡伴出來的那隻長臂吊架開始收縮，它起先似乎不信任火箭座台確實是平衡站着似地，所以會猶豫一下，但終於繼續收縮以至不見了。

「發射台放水！」

每分鐘以五十萬加侖的水量倒進「火焰轉向裝置」，霎時間形成了一座小型尼加拉瀑布。發射台上現出了耀眼的虹彩。史帝夫聽見美漪在深深地吸氣。

「距離昇空時間四秒……二秒……兩秒……一秒……零點！」

兩道白熾的堅挺火柱立刻在火箭底座出現。防舍裡像死一樣寂靜。一種常人感覺不到的震動開始形成。

史帝夫由自己內腑感受到這種震動的存在。

「五號，七號引擎點火！」

再兩道火柱出現。但火箭仍屹立不動。

「六號，八號引擎點火！」

又是兩道火龍加進，於是全部火流像金黃色的海一樣由轉向裝置奔流而下，使幾十萬噸的冷水沸騰成爲蒸汽。現在，一陣使人心弦震動的噓叫聲在空中顫抖着。火箭仍然沒有升起，但當它底部的鉗機開始放鬆的時候，裝在火箭最上端的太空艙開始有些搖擺了。

噓叫聲使人靈魂起疙瘩，由最上一級火箭放出來的冰屑像驟雨一樣撒向下面的大海裡去。警衛舍的十四呎厚水泥牆像人的脈搏那樣在扑跳。

「放鬆火箭扣！」

黃色的鋼製火箭扣向旁邊跳開。

「開第一動！」

「火箭昇空！」

這時火箭上昇的動作是那麽輕微，美漪一點也看不出它有上昇的意思。

「它飛不動了，」美漪在喘着氣。說話也帶着嘆聲。史帝夫急忙看着她，摸着她的手安慰她。

現在，火箭末端的火團已經變成了梨形，火箭身離開發射台先是幾吋，接着幾尺，再就有一兩碼高。於是土星火箭上昇、上昇、又上昇、速度越來越快地鑽進佛羅里達無止境的天空裡去了。

擁載着火箭向上飛昇的尾端堅挺火苗，現在由金黃色變成了深紅色。火箭騰昇的軌跡在不知不覺中已經開始彎曲。好像經歷幾小時之久那樣，人們的望遠鏡一直追踪着它。等到火箭末端的火尾巴轉成寶藍色而長留在人們的記憶裡爲止，人們才放下望遠鏡。

史帝夫知道這記憶是甜蜜的，是真實的，而且是夠刺激的。

無線電裡的說話聲又恢復了。在那背景雜音裡，有人在打呵欠，那是過度緊張後的一種鬆弛。

史帝夫由椅子裡站起來，他感到精力的虛弱與枯竭。那位參議員也跟着站了起來。

「今夜，在參議院議席上，我要爲你們的朝聖者計劃而奮鬥。」他說：「你以爲還有第二種辦法可想麼？」

史帝夫搖搖頭：「沒有，議員先生！」

「你認爲這一場發射自始至終都很理想嗎？」

史帝夫自己沒有回答，只張眼望着美漪。美漪微笑着。

「自始至終，」美漪說：「理想極了！」

廿一

在參議院辦公大廈地下間裡，參議員羅費洛登上

了那輛藍灰色的地下道橡皮輪小電車。他坐下來之後，指指身邊的坐位，示意那位紅頭髮的喬治亞州選出來的參議員跟他坐在一起。於是這輛小電車就開始了一分鐘的行程駛向國會議堂。

「哥達太空飛行中心告訴我，」這位紅髮參議員說：「射出去的「廚車」掩護體，現在的航向仍極正確。」

羅費洛眼光尖銳地睨着他。爲着這件事，羅費洛早就一夜不曾閉眼。

「噫，老紅頭！沒有人一定要你支持我。如果你認爲那計劃應該繼續下去的話，你盡管那麼樣地說。」

「我並沒有那麼樣說呀！」

「這位喬治亞人溫厚地說：「而且，我也並沒有放棄我們的立場，我只是觀察到……」

「很對不起你，紅頭！」羅費洛說：「你要看看這個嗎？」說着交給紅頭一份草擬的意見書，那是有關於下年度撥款賬目方面的問題的。接下去羅費洛自己打開了一份洛杉磯的時代日報。

羅費洛迅速地閱讀着，特別注意到有關昨夜總統演講的一般反應。當他看到那「街談巷議」一欄的時候，不安地體會到了一件事實：大多數被記者所訪問

過的人似乎都贊同月球計劃。  
「我真該死！」他大聲地說。  
立刻他又打開舊金山日報，頭條標題映入他的眼簾：「掩護體在繼續飛行中」，於是他急忙翻到有社論的一版，同時把報紙攤平。

「兩個童子軍的磨擦」這是社論的標題。  
「在與現政權敵對的陣容裡（本報偶然也參加這個陣容），當人們不高興的時候，就把白宮裡的那位年青人叫做「童子軍」。這種「不高興的時候」是時常有的。

大體上說：太空人史帝夫也是一個「童子軍」。童子軍是有知、仁、勇三德的，但其餘的誓約我就就忘記了。不過，這沒有關係，「童子軍」與「誓約」都已經變成了「興趣的象徵」了。

你知道露營時怎樣生火嗎？把兩個「童子軍」磨擦一下就行。你聽了會發笑，是不是？」

羅費洛感到有點危險，不由發了一陣呆。然後繼續看下去：

「這兩個童子軍似乎會被人拉在一起而加以磨擦過，所以有些火花被燃着了。在北灘的咖啡館裡的青年人當中，在舊金山以娼妓賭博聞名的巴巴利海邊的旅客當中，火花都被煽着了。這些地方

水晶瓶裡裝的是吸水砂，原是給參議員們寫字後用它來吸乾墨跡的。但據說這些瓶子裡也會經裝過肯塔基州的保守作風。當議員先生們發起癖氣來，因而發生休息室裡的鞭打或是佛琴尼亞黎明的決鬥等等的政治拚命的時候，那些保守作風就會使人神經發僵。

當年道格拉斯參議員就會坐在現在羅費洛所坐的位子上。想到這裡，羅費洛不禁檢起了那小瓶子，在手裡它顯得十分光滑，今日再也找不到這麼光溜的東西了。但它的稜角與小平面却是明顯而不可妥協的。羅費洛心裡想，不知道當年道格拉斯經常在瓶子裝的到底是砂還是酒。

在道格拉斯那個時代，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當時，有幾個禮拜之久，道格拉斯曾在這間林肯的議院裡陷入了絕境。他像發怒的獅子豎起了鬃毛，魁梧的肩膀擺出了進攻的架勢，對人們咆哮着。在他的喧赫名聲裡他幾乎是盲目的，他認為林肯是個禍害，如果林肯要帶同國家一起粉碎的話，道格拉斯就要把林肯推倒。

然而，當南北戰爭的炮聲隆隆地響了起來的時候，道格拉斯却窺察着他那又高又瘦的「敵人」的眼睛。然後點點頭，自己跑到邊界各州，反而替林肯作辯

以前都不會生過火而且根本連童子軍都沒有。當你對那些流連在「市場街」爛醉如泥的年青水手們說：「我要揍他們，醜鬼。我知道我會。」的時候，火花爆開了。

在唐人街馬路上，一個戴着扁圓帽的青年藝術家並沒有發笑，只說一聲：「偉大極了！」

無疑地，這正是讓冷眠的政治家們向那烈火燙水的時候了。

不過，看到了這種為史帝夫而燃燒的火焰，在美國人眼中就像當年為林白上校而燃燒一樣，却又使我們感到愉快。

地下道小電車到站了。喬治亞議員有禮貌地在等羅費洛下車。怒冲冲的羅費洛真想把報紙撕碎掉，但結果他還是交給喬治亞議員。

「你也得看看，紅頭！我們都是「冷眠的政治家」啊！」

廿二

參議院議堂上，牧師懶洋洋地在做禱告。

羅費洛眼睛瞇着他桃花心木桌上的水晶瓶，似乎在研究它。在水晶瓶底下壓着的是他的意見書。像大多數參議員一樣，他也用這小瓶子當做鎮紙用。

護去了。

「呵！天上的父！」牧師在唱着祈禱詞：「別讓我們的努力成爲白費！我們現在快要接近天上的星辰，希望你的世界繼續統治着他們，天使們無恐懼地接待他們。」

羅費洛筆直地坐着，凝視着牧師低俯着的頭。他真想站起來對於牧師的禱詞提出抗議，但終於努力控制住了自己。於是他冰冷而又憤怒地向椅背一靠，同時由水晶瓶底下把意見書抽了出來。

當議會職員點過法定出席人數之後，羅費洛第一個離席而起，用力瞋着坐在行政首席長席上的那個年青人的疲憊眼睛。由那一對眼睛裡，羅費洛瞧見了挫敗的表情。

於是羅費洛舉手要求發言。

「加利福尼亞州選出的參議員，羅費洛先生。」副總統說了一聲，暗中嘆了一口氣。

廿三

穿着游泳褲的史帝夫，濕淋淋地由大西洋溫暖的海水裡冒出來，然後坐在甘迺迪角的傍晚陽光裡，瞅着沿金黃色沙灘在慢慢踱方步的美漪。

美漪是在找尋遺落在海灘上的西班牙金幣。上校

用吉普車送他倆來的時候，上校曾經告訴美漪說，一七三三年，有一批載運財寶的西班牙艦隊，開進了這佛羅里達海灣。

不管人們是怎樣地忙碌，今天却真是個光輝的日子。舉些例子來說：海軍掩護體的發射，至今仍是一點缺點也沒有，它的彈道航跡準確得像射箭一樣。其次令人擔心的新聞記者招待會也不安地舉行過了，似乎那一批新聞記者們也是暗地裡默默祈禱朝聖者計劃會成功。

再說，在「S」號棚廠上層與史帝夫住處相連的會議室裡，對於次年把史帝夫由月球上拯救回來的最後計劃也進行得如此的順利，甚至連美漪都不免要喝采起來。

還有，當上校送他倆到這偏僻海灘的途中，上校曾看了看手錶說：「史帝夫，羅費洛參議員現在就要開始放他的大炮了。我們該要點起蠟燭來慶賀慶賀。」美漪特地把頭轉開，好像是由於她自己心裡一陣思潮而感到不好意思似的。

現在在海邊的她正沿着濕沙走向史帝夫，她的腳不斷地翻起一朵朵的金黃色沙花。到了史帝夫身邊，她跨了下來，做了個不大自然的微笑。

「你看起來真像是阿波羅維，呢……」她開始說話

美漪的眼睛潤濕了。史帝夫用嘴唇在她的手背上摩着。

「不過，」史帝夫提醒了她：「美人魚終歸只是美人魚，所以那王子不可能再回來找她。但妳不是美人魚，所以我會再回來找妳的。」

「是今夜嗎？」她溫柔地問。

史帝夫不得不搖搖頭。他的太空壓力衣今夜要做最後的一次試裝，這可能要弄到半夜才會弄好，接着下去他需要好好的睡眠。

「那麼，是什麼時候來找我呢？」她想知道。

明天起，史帝夫夫就要開始被隔離了。醫生擔心的是，如果他此後幾天裡離開了「S」棚廠的保護，他可能暴露在濾過性病原體裡，發生耳鼻喉炎或傷風病。由現在起，他的食物都是先經過顯微鏡檢查過才給他吃的。所以，他是規定不得再離開甘迺迪海岬。

這真糟糕！他跟美漪在一起的時間現在只剩一個多鐘頭了。他必需跟他們去商量商量，否則只好像西點軍校入伍生那樣爬牆偷溜出來。

然而，史帝夫仍然答覆美漪說：「我可以在星期六之前找個時間。」說着他向她送了個秋波，激動地說：「同時，這兒的沙灘也滿清靜……」

吉普車的聲音忽然傳進了他的耳鼓，他坐了起來。車子停住，上校跳下了來。看着這兩個個人，上校的

，但她的笑容却馬上消褪並且改口說：「真像是太陽之神！」

史帝夫知道她是竭力想避免在今天僅餘的一段時間裡在兩人之間再提到任何與太空有關的名詞。於是史帝夫輕輕地吻了美漪一下。

「妳看起來像——像誰？像水裡的寧美（半神半人的少女）？還是像羅勒萊（出沒在萊茵河上專門引誘船夫使行船觸礁的女妖）？」

但是，開玩笑的情緒已經沒有了。美漪凝望着大西洋上片片金黃的溫和波濤，嘴裡說着：「有點像是安徒生童話裡的美人魚嗎？」

史帝夫知道美人魚的故事，故事的結局是那麽悲慘，所以他設法調開美漪的思路：「不，妳還是像女妖羅勒萊。來！引誘我吧！羅勒萊！把我誘到岩石上觸礁吧……」

「我看見過美人魚的，你知道。」

「呵？」

「當我爸爸出任大使館的隨員，住在丹麥哥本哈京的時候，在丹京的一座岩石上就坐着一尊美人魚的雕像。她是在倫寧尼公園外面，向海外海聚神凝望，寂寞地在等待着。經過的人，個個都要瞻仰瞻仰她，但她一動也不動，縱使人們要替她畫像，她也……」

面孔佈起一團黑暗。

「怎麼啦？」史帝夫問。

「糟透了！」

瞧着上校滿是陰影的眼睛，史帝夫帶着推測的口氣說：「參議員，準是參議員，他砍殺了我們的計劃了！」

上校搖搖頭。

「是俄國人，不是我們的參議員，史帝夫！半小時之前，俄國人發射了載人的太空船上月球去了！」

史帝夫搶着由地下一翻身爬起，他的呼吸急促得透不過氣來。他知道月球上預定的登陸點「暴風海」離今天還有一個禮拜才會天亮，才會照得到太陽。到那時才能做準確的登陸。

「這太早了！他們一定找不到正確的着陸地點！」史帝夫說。

「這件事你得咒罵你的好朋友史卡布醫生！」史帝夫覺得自己因憤怒而顫抖着，好像俄國人是跟他開了一次玩笑似的。同時，他覺得俄國人如果只靠着雷達跟地球反射在月球上的光亮而着陸的話，那真是件可怕的想像！

「他們真不值得這樣冒險的，他們送上去的人等於白白送死！」

「對於俄國人而言，」上校徐徐地說：「他們可能這樣做的。」

（未完待續）



黎的龍標本，連頭帶尾不足十吋長該有多大的區別呢？總之，龍是由蛋孵化而來的，我們總不能將我們想像中的巨龍放到一個蛋裡面去。根據研究結果，巴黎的那個標本，應該是一條雛龍，到今天還沒有任何人能提供一個，真正長成了的龍的標本，不管死活，只要真正是自然的產物。早期的自然學家這樣認為，或長的龍是太聰明了，牠們能夠逃避與人類接觸。

科學家們自從對動物生活有了詳細的分類後，將龍看成一種神話，而將牠摒除於書本之外。「飛龍」這個名詞他們保留下來，因為他們知道牠是甚麼，在那個地點有這種動物出產。飛龍是屬於一種小的蜥蜴類，生長

的動物，可是如果你去翻閱古老的十七世紀初葉的自然歷史書，你即可找到有關「龍」這個字的答案。那是真實的。在十六世紀有一位著名的自然學家，康拉特·蓋司納（KONRAD VON GESNER）卒於一五六五年，他在他的「動物的歷史」(History of Animals)一書中，有一整章就講到龍。如果你告訴蓋司納博士說，你不相信真的應該把龍列入嚴肅的科學書籍中，毫無疑問地，蓋司納博士一定會驚奇地看看你。不是意大利派維亞 (PAVIA) 的卡達那斯博士 (Dr. Cardanus)，會親眼在巴黎看見過龍的標本嗎？那可能是一條幼龍，因為據卡達那斯描述說它非常小。

在蓋司納與卡達那斯同時代有一個法國人，他曾繪製了一幅龍的形狀圖。在他的圖形裡，龍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樣荒誕和神奇，就像我們今日自然歷史書籍裡所繪製的，其它爬虫動物形狀一般，它有着一個拉丁名字 Draco Volans，意思即飛龍。

在十六世紀的自然學家筆下所敘述的龍，決非今日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巨大、食人、噴火並且是巨人夥伴的怪物。如果他們看到在巴

# 著名科學探險故事



Raymond Holden 著  
艾 樵 譯

## 四、未絕跡人間的龍

——柯摩陀島柏丹探險記

在我人類知識領域中最誘惑人的一件事，就是永無止境。我們多數在某一個時期都會有這樣一種想法，沒有甚麼東西可以讓我們去學的了。這就像我們剛飽餐一頓之後，覺得再也沒有食慾一樣。可是只要過上幾個小時，我們又會感到饑餓。

假使你相信我們地球上，每一件存在的生物都已被發現出來而加以命名的話。那你就不会有興趣去組織一個探險隊，去狩獵一條龍了。你會很輕易地從那些自然歷史書籍和百科全書中，發現世界上是沒有這一種幻想中

在馬來半島和馬來群島的一些島嶼上，如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等。

事實上，在與馬來群島東端相鄰的澳洲大陸上，還有更大，更像龍的生物生活着。在本文後面的插圖上的那條龍長達三呎假使有任何東西最像一條龍，那牠即是龍。

世界各地有關龍的說法，各自不同，並且各自相信他們最知道龍，在巴比倫一處大門上所繪製的圖案，有人說過是真實的而不是神話。在中國龍就有一種公認的形態，並且將龍看成是一種帝王權力的象徵，直到最近幾十年，龍才在國旗上去掉。如果不用科學家那種窮理的態度去着眼，龍是否存在問題，是少可以採信一點的。

到了十九世紀的初葉，古生物學這門學問開始形成。古生物學是研究那些存在於以前地質時代生物的學問，那時候的生物儘能在化石中保存牠們的形態。在十九世紀以前，那時如果發現有極大而不屬於現代已知動物的骨骸，就將這些骨骸視為龍骨。在中國古舊的草藥店裡，將古代動物的化石磨成粉末，作為龍骨龍牙出售，這種藥品很久以來都相信是專治百病的良藥。

到今天，那些不知名的骨頭可以辨認了，古生物學家們將那些骨頭歸屬於上古原始動物類，不過他們還是無法證明，是否到底真有龍這種生物存在過。事實上，也非常困難，比如說形狀最像龍的巨大蜥蜴類動物，早就在人類出現在地球上的幾百萬年以前絕種，因此人類似乎不可能記得牠。

可是我們知道在最近廿年內，有人曾不止一次地在非洲東海岸捕捉到一種，長約五呎重約百磅的魚。經專家研究的結果，判斷這種魚是早在百萬年前就絕種了的。既然有絕種的魚出現，那末龍何嘗不可能呢？



在澳洲發現的一種似龍的生物



當然說起來多半龍應該是活在陸地上的而不是在大海中，而陸地是被人類探索得遠較大海為澈底的，似乎沒有有一個地方，足以掩藏龍這種巨大動物，而可以不被世人發現。雖然如此，但仍有些觀念堅持地認為這種已在上古絕種的生物，可能會藏匿在地球上鮮為人知的地方。今天我們地球上仍舊有些地方是未被人類勘察過的，如非洲，澳洲，新幾內亞，甚至於南美洲頂上端的委內瑞拉及圭亞那，都有一些未被開發的原始部份。柯南道爾爵士 (Sir Arthur Conan Doyle) 會利用這些原始地點為背景，寫成了他那本幻想小說「失去的世界」(Lost World)。他在書中，曾描述着龍及另外一些恐怖神奇的動物依然在地上漂蕩。

「失去的世界」是一個虛構的故事，沒有事實根據的，不過他對於那些可能存在的原始生物，形容得很精彩。而這些史前動物即使在今日許多科學家的心目中，也不能完全否定牠們已絕跡於世界。

一九二二年，這種觀念獲得了相當的根據，那一年有一群探珍珠的漁人，在馬來群島中一個從不被人知曉的小島上靠岸了。這是一個有着火山岩，廿哩長十哩寬的小海島，它位於西里伯 (Celebes) 南方一百哩，澳洲西北方六百哩的小巽他群島 (Lesser Sunda Islands) 中。

當時這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小島的，荒無人烟，甚至連航海地圖和航海指南都對它的海岸情形全弄錯了。於是有謠言說，這個島上有史前生物存在。不論是一九二二年那些探珍珠漁人親眼看見，或是他們只是聽馬來亞土人講到過。總之，在他們回返爪哇後，帶來了有關發現龍跡的報告。

這個報告立刻受到許多人相信。爪哇昆坦查格 (Buitenzorg) 動物博物館的奧溫斯先生 (Mr. P. A. Ouwens) 派人去該小島收集這些神秘怪物的標本。奧溫斯派出去的狩獵人

顯然是有收獲而歸的，因為剛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奧溫斯首次發表了他對柯摩陀島(Komodo Island)上那種神奇生物的描述。不過他的文章並沒有引起世人的注意，接着大戰爆發，這件事也就被遺忘了。

到了一九二六年，又有人想在奧溫斯發表的有關柯摩陀島的貧乏資料上增加一些份量。在那一年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一位青年科學家，組織了一個柯摩陀島探險隊，想收集一些史前怪物的標本，回國展覽，同時紐約布明克斯動物園，更出重金向他們徵求活的標本。

探險隊有道格拉斯·柏丹(W. Douglas Burden)，及其夫人，和一位非常有經驗的獵人狄福西(De Fosse)，他曾在中南半島熱帶叢林裡生活多年，另外一位是史密斯大學的鄧博士(Dr. E. R. Dunn)，他是一位兩棲動物與爬蟲類動物的專家。再就是一位中國人電影攝影師，和一位名叫老周的中國人管理雜務。在爪哇，荷屬殖民地政府允許柏丹的探險隊前往柯摩陀島，並且借給柏丹水手糧食齊備的一條三百噸的輪船。從巴達維亞(Batavia)到佛羅里斯島(Flores)與松巴哇島(Sumbawa)間的海峽，差不多有一千哩長的航程距離。

經過與海峽流速十三哩的海流奮鬥後，柏丹和他的探險隊於六月中旬的一個早晨平安抵達柯摩陀島東面靠岸。他們發現這裡的山坡陡峻地向着島中央一座廣大的火山尖峯集中。在那座尖峯的中腰部份，為枝葉濃密的叢林。這裡的天氣晴朗，涼爽，探險隊員都認為這個美麗而有趣的地方，簡直像一個自然界的樂園。

不過事實上柯摩陀該算是一座半乾燥的小島，雖然雜草遍處，但沿海却僅有少數樹木，低地部份只是一片尖峭的火山岩和鬆散的漂石。所以要找一個適當的宿營地點，必須向內陸高地尋找才行。

在探險隊抵達後的第一個早晨，柏丹夫人在船上休息，中國攝影師暈船，精神仍沒有復原，也留在船上。其他三個人則精神抖擻，忍不住下船作初步的探察。鄧博士與狄福西向北，柏丹一個人在烈日下向西面巉岩斜坡爬去。

涼爽的清晨逐漸過去，烈日當空，柏丹現在有置身在赤道地帶的感覺了，他艱苦地向崎嶇山坡上爬行，手指擦傷了，腳趾磨痛了，最後總算爬到一片，青竹叢生，棕櫚樹掩蔽的美麗山坡。在這個令人迷惑神往的山岩間，他驚奇地發現了一種巨大的蹄印，這些蹄印與他在美國所看見的恐龍化石足印非常相像。

後來狄福西他們回來，也有發現類似蹄印的報告，這就像那柯南道爾筆下的「失去的世界」，果真被發現了一樣。這裡也真是一個奇妙的天地，充滿了各種不同種類的奇特野生動植物。五顏六色的小鳥，在叢林裡飛來飛去，有的他們認識，有的則從沒有見過，這些怪鳥在枝頭上歡唱，嚶啼，發出非常悅耳的聲音。鹿，偶而從竹林中一閃而過，野豬，在灌木林中奔馳，長着黃色冠毛的雪白鸚鵡，站在高高的樹枝上亂鳴，各種顏色的飛鳥，時而從眼前穿梭而過。地面上，更不必提那些種類繁多的毒蛇了，比世界上任何各地發現的都要來得多。

當柏丹在他預定的紮營地點附近一個水塘探察時，他發現一連串清楚的巨大蹄印，這些蹄印不但深深地陷在地面上，並且還是五爪分開的。他立刻明白到這將是甚麼動物的蹄印，一種最凶狠的野獸——印度大野牛，這種牛長着長長的牛角，是非洲野牛的同類，都是以凶惡好戰著名。

柏丹仍舊繼續尋找更好的宿營地點，他在樹叢中摸索前進，到達第二個火山岩邊的綠水深潭時，他驚奇地看見兩隻水鴨呼呼地在水面上飛竄。在水鴨飛竄還沒有停下來時，他突然聽見背後傳來一陣震天的劈裂聲響，就好像整個一片竹林，同時被折斷一般。柏丹立刻回身察看，他看見一條大野牛，瘋狂地對着他奔馳而來。野牛高蹺着鼻子，兩隻大牛角向後，就像特別快車的煙肉一樣。

下意識地，柏丹沒有經過任何思考，立刻飛快地向樹叢中一座坡度傾斜的



柏丹躍入叢林之中



這就是柏丹跋沙一萬二千哩  
來所要看到的東西。

山頭上爬去，在赤手空拳的情況下，他除了奔逃外也別無他法。立刻大地又歸於沉寂，一定是野牛停步下來，不過牠躲在那裡呢？柏丹連大氣都不敢出，一動也不動地伏在岩石背後，樹林中除了鸚鵡的討厭嘶叫聲外，就再聽不見別的聲音。過不一會，就像牠停止時那樣突然，野牛又開始怒吼起來，不過這次却是逐漸遠離柏丹而去。也許牠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生人，現在看見了覺得不過如此，沒有什麼可恐懼的，於是就滿意的揚長而去。幾天以後，柏丹將探險隊全部遷到島上的第一個紮營處。一天清晨，他出去獵鹿，以供給他從松巴哇島隣近的雷伽島 (Raja) 所僱來的土人脚夫食用。獵到鹿後，他又向他第一天會到過的岩石山峯進發。

柏丹抵達那座草木叢生的斷崖腳下時，正好是上午九點半鐘。他靠着山岩休息，忽然聽見有悉悉聲響，並且從頭頂上不時落下些碎石塊來。他抬頭向上察看，立刻就看見了，他不辭遠跋一萬二千哩所欲看見的東西。蹲下身子，柏丹在崎嶇山岩間爬行，希望能找到一個最接近而又隱蔽的地點，來仔細欣賞這種六千萬年前的怪物。終於，在他的前面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頭顱，在晃來晃去。一條長達一呎黃色叉形的龍舌，在那利如刀鋒的巨齒間伸吐不停。當這條上古的奇形怪物拖着牠巨大的身體，向山下爬行時，陽光照射着牠，映出一個較牠實際身子。大上十倍的黑色影子。從他藏身的地點，柏丹用望遠鏡仔細打量這個怪物。牠粗糙鱗紋，的皮膚，呈黑色，並有着許多歷史性陳跡的傷疤。皮膚表面上有一層鱗片蓋着，就像牠穿着一件鐵甲一樣。牠那沉重的四條腿，就像四根短粗的巨樹幹，在牠那醜惡的腦袋上，生着兩個又黑又大的鼻洞，如果牠嘴裡再吐點火，真像噴點烟，那就真像傳說想像中的真龍了。牠那尖利的黑眼睛在向岩石間搜索。

柏丹迷惑地瞪視着牠，突然牠表演了一手更像龍的動作，在柏丹的全神貫注下，牠突然從山岩上消失了踪跡。柏丹從他的隱匿的岩石後爬出來

，就再也找不到那怪物從何方消失的踪影。

自此以後，柏丹和他的同伴開始興築陷阱，用野豬來作誘餌。在那死豬的週圍，打上很多粗木樁，再將木樁用草籐或巨索連結起來，覆以枝葉，遠看就像一座圓形樹木一般。在木樁圈裡留一面大缺口，準備目的物進來上鉤。木樁釘好後，再在附近找一棵直立的大樹，將樹身小枝清除掉，然後從樹頂地方懸結一根粗繩，由十五個強壯的土人，將套着繩索的直立大樹拉彎，繩索另一端連在誘餌前面的一個活扣上，而活扣上則連有一根平鋪地面呈圓形形的繩子。

離開陷阱幾碼遠的地方，探險隊修建了一座堅強的掩蔽所，也有樹葉隱蔽着。從這裡，他們可以看清清楚接近陷的任何大獸，而操縱活扣，利用樹枝彈力，捕捉他們心目中的獵物。不過活結只能套一次，也許第一次來的是母獸或牠們的幼兒，巨大的雄獸總是非常狡猾的，動物園或博物館所需要的解剖用標本，即使是母獸或幼兒也就夠滿意了，可是柏丹他們的目標却在那老怪物。

爲了驅逐那些小野獸來踐踏陷阱，或偷食誘餌，柏丹在活扣上繫有一根長繩，一直連到他們的掩蔽所裡，只有當他拉動繩索時，活扣才發生效用。

陷阱修好後，第二天清晨，柏丹他們即進入掩蔽所守望和等待。這裡有一種十二吋長的蜈蚣，牠週身是毒，人只要被牠爬上或咬一口，都有生命的危險，而這種大蜈蚣經常出現在柏丹他們隱蔽的地面上，每當牠們出現時，人們便會引起可怕的尖叫和撲打的聲音。幸而那一頭巨大怪物的樣子看起來好像是聽不見聲音的。

太陽已經昇起很高了，第一條龍出現了，那是一條小的，不足五呎長，牠在陷阱邊謹慎地爬來爬去，有時前去聞聞死野豬。最後牠還是掉頭而去。

過不久，又來了一條較大的。這條大龍看起來就像可以一口將那條野豬吞下去，誘餌是事先綁紮牢固的。在牠正面對誘餌徘徊不定間，突然牠靜止下來，昂起牠那巨大腦袋，一陣流涎從牠那凶惡的嘴裡垂下來。牠好像是聽了一下，然後低下頭，轉身向叢林深處奔竄而去。

「哈！」柏丹暗自猜想，「這一定表示有更大的向這裡來了！」半點鐘過去了，四下仍然沒有一點動靜。這種反常的沉靜，令掩蔽所裡的土人都沉不住氣，有點驚慌了，

大怪物大概考慮妥當，開始向陷窀爬去，他那粗壯的身體已進入預設的繩圈範圍，牠舉起牠那銳利巨爪，向細着的死豬撲去。柏丹全神貫注，緊張而顯得顫抖的手，猛拉手中的長繩——連着活扣，活扣則管制着那棵彎曲的大樹。大樹驟然消失拉力，立刻就回復筆直形狀，回伸的彈力，收縮了那根圈着怪物身體的巨繩。這個力量太大啦，立刻將那沉重的軀體四肢離地的彈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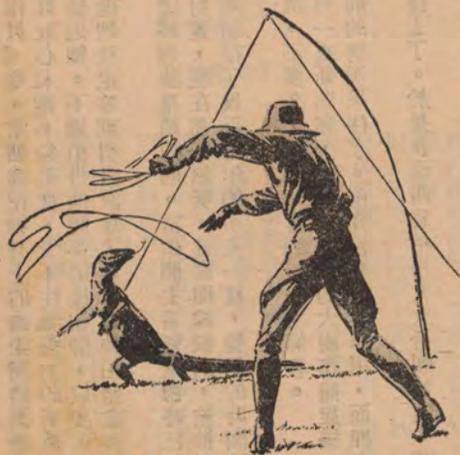
這時，躲在暗中的人都鬆了一口大氣，發出了勝利喜悅的歡呼。不過他們還沒有真正認識清楚這龍的重量，牠落到了地上，把大樹又拉得彎了下來，像一支火柴梗一樣。牠凶狠地掙扎着，那沉重的喘息聲，就像是在噴火一樣，令人望而生畏，不敢前去接近牠。被細住的龍掙扎着想從繩子裡脫出來。

叢林獵手狄福西，手執一條圈繩跨上前去，他練習這種圈繩套物，已經有百發百中的本領。小心謹慎地，他一步步向那發怒中的怪物接近，儘量避免與牠的長尾巴和巨爪靠近，狄福西幾次向怪物拋擲圈繩，結果都是從怪物身傍或身上滑過，沒有能套上牠的頸子。冷靜地，狄福西將繩索收回來，再等待下一個有利時機。

這下他看準一個時刻了，當怪物一雙前爪正收縮胸前時，他閃電似的將圈繩對怪物頭頂拋去，一下正套中了怪物的頸子。他一面收縮扣結，一面後退，最後將繩索另一端縛在一棵大樹上。頭部問題解決，然後他又拿了另外一細圈繩，去制服怪物的長尾巴。

將怪物用繩索制服後，那些土人都從掩蔽處跑出來幫忙，將一根長長的巨木棍綁在怪物的身上。然後合衆人之力，他們將這條三百多磅重的龍，凱旋地抬回宿營地點。

在營地，柏丹他們早就準備好了一座，四週用粗木棍，



狄福西跨上前去，手拿着繩套索。

已經要爬進陷窀去捕捉誘餌，結果牠又坐下來，只緊瞪着那只死野豬，不敢採取行動。牠會這樣磨多久呢？

「就在這刻我不能忍耐的時候，」柏丹在他的探險記裡這樣說，「我聽見從遠處傳來一陣嗡嗡聲，逐漸地聲音越來越大，到最後簡直成爲怒吼聲。這陣巨吼，就像一架加足馬力的飛機，對着我們頭頂俯衝而來一樣，好在它很快地就過去了。原來那是一大群數以百萬計的叢林黃蜂，低貼着地面從我們附近飛過去，蜂群過後，一切又恢復死樣的沉寂。那個龍形怪物，仍舊是動也不動的守在那裡，好像牠根本不知道有黃蜂飛過去似的，然後，非常突然地，事情發生了。」



他面對着巨獸

柏丹將樹枝拉開一條縫，偷偷向外面打量。誰知就在他的眼前，正對着一條五六千萬年都沒改變的大腦袋！

這條龍沉靜地站在那裡，用牠那巨大的黑眼睛在向四面搜索。過了一會，牠才開始慢慢的移動牠那有着長爪的四肢，仔細而沉重地，牠經過了柏丹他們藏身的掩蔽所，直向陷窀爬過去。牠前進得很慢，搖擺着腦袋，那根長長的叉形舌頭，經常一吞一吐，牠爬到陷窀外面木樁缺口處，向裡面誘餌仔細打量。

柏丹他們緊張地注視着，在黑暗的掩蔽所中，連大氣也不敢喘一聲。尤其是手執活扣開關的柏丹，在等待中更焦急萬分。這正是他們心目中的獵物，毫無疑問地，這是人類有史以來首次所親眼看見的大怪物，他們必須活捉住牠！不過牠實在太狡猾了，好幾次看起來，牠



柯摩陀島的龍

等我再睜開眼睛時，看見狄福西的頭從山頭上出現，接着碰然一聲大響，在火光一閃中，一顆槍彈射上怪物的頸部。牠閃電似的朝叢林中飛竄，但是槍聲不停，牠終於停止下來，倒在地上，再也不能動彈了！

柯摩陀島的龍，本來是可以繼續不斷的遠離人類生活的，但是在人類強烈的求知慾，與精良的武器威脅下，終於被人類撞開了牠們，固守數百萬年的神秘大門。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總督，他曾允准柏丹的探險隊，在他的管轄區域柯摩陀島捕捉十五條龍，作為科學研究的用途。當柏丹他們最後離開那個美麗

一怪物一步一步的向我爬過來了，她那凶惡可怕的腦袋，不停地向左右搖擺着。我想到那些可怕的故事，講述龍如何殘暴的攻擊人或動物時，就會不寒而慄。尤其是現在更親耳聽見那種短促的絲絲聲，就像一陣邪惡的疾風吹來一樣，親眼看見那根像毒蛇似的，伸吐不停的叉形長舌頭，就像要追魂奪命似的，我駭怕得要死，真不知該怎樣辦才好。

怪物離我已經不到五碼遠了，牠那股腥臭味，刺得我鼻子難述萬分。現在一切都太遲了！逃跑已經不可能，我乾脆閉上眼睛，聽天由命吧。

這只是他們的想法罷了，誰知道了第二天清晨，他們發現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當他們去看獵獲物時已經龍去籠空，在木籠頂上原來留有一個通氣孔，洞孔用粗鐵絲編織封蓋，現在那些鐵絲，就像棉線似的，被扯得稀爛。柯摩陀島上的巨龍，依然像牠們在戰鬥中生存並毫無改變地留存了幾百萬年的祖先一樣，牠們的時間還沒有到。

前車之鑒，柏丹他們不得不對狩獵物的力氣，加以重新估價。不多久，他們即得到另一次解答。

一天早上，柏丹太太和狄福西去觀察叢林中的陷阱。這是另一座新陷阱，一棵更強勁的大樹作捕捉機，一整隻死鹿作誘餌。當他們抵達陷阱對面的掩蔽所時，他們為眼前的情況呆住了。陷阱沒有發生作用，而裡面的鹿却被扯裂為兩半後，又被肢解得一小塊小塊的，慘不忍睹。

怪物們現在一定是到叢林裡去消化牠所吃的四五十磅的肉食去了。於是狄福西和柏丹太太分頭並進，開始作謹慎的搜索，狄福西沿着下山的方面進行搜索。

柏丹太太則沿着相反方面，非常不智的，她將她的獵槍遺忘在掩蔽所裡了。正走着，她突然發現在她右面的叢林邊緣處，有東西在蠕動。於是她立刻蹲下來，躲在深草叢中向外面偷看，她看見另一個巨大怪物，沿着路徑向陷阱爬來。她震驚地發現自己正好置身在怪物來路，與陷阱裡剩餘誘餌的中間。

想到死鹿被分屍那種慘狀，柏丹太太就心自己被怪物發現後，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她戰慄地躺在那裡，她必須立刻決定該怎樣辦，是站起來奔跑，因此又喪失了一次捕獲大蜥蜴的機會呢？還是碰運氣看狄福西是否能夠及時趕回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柏丹太太自己所描叙的當時情況：

而富於刺激的小島時，他們的巨大木籠裡，裝有兩條活生生而完全成長了的龍標本，另外他們還有十二條死龍，都經過嚴密的保存，準備運返本土，送到博物館展覽，讓世人參觀。

非常明顯地，如果人類在柯摩陀島上多生活一段時期，那些龍形蜥蜴，必將遭到滅種的後果。一九二六年，當柏丹探險隊離開該島時，島上仍有着許多活生生的標本存留，所以時至今日，這種史前的上古生物，如果未被打擾的話，應該是繁生不絕的。

史前的生物？不錯，柯摩陀島上的龍形蜥蜴的確是史前的生物。因為牠自始新統（Eocene）時代以來，就是絲毫沒有變更的生活着直到今天（始新統這個字是從希臘「黎明」一字而來，它用來形容最高級動物——哺乳動物開始出現於地球上的一時期）。可能你會奇怪，為什麼要花費那樣多的時間和金錢，甚至於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發掘那樣一種多年前的生物呢？探險家們所打開的又是怎樣一扇智識寶庫的大門？這些問題，是有着許多答案的。

人類對於他們自身的未來非常有興趣，而每一種他們研究過往而得的答案，都有助於他們去推斷或想像他們自己所將面臨的未來。像柯摩陀島上的龍形蜥蜴，也有着牠史前的表親存在，那些親屬也許來得更遠，但是那些大的生物，在澳洲大陸即有，却無法生存下來。我們研究柯摩陀島上龍形蜥蜴的持久性，可獲得對於其它生物生命延續性的瞭解與認識，所以最重要與興趣的科學發現，還是那些新奇而令我們無從解答的問題。

就拿那個不可愛但却令人感到興趣的龍來說吧，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是什麼情況才能使牠們在柯摩陀島生存下來？柯摩陀比較起來是一座原始較晚的小島，在幾百萬年以前，當龍形蜥蜴初次出現在地球上時，那時一定沒有柯摩陀這座小島存在。但是我們又找不出有任何跡象，顯示這些史前生物曾在現在牠們所盤據地點以外的任何更大的地域出現過。事實雖然如此，可是牠們一定有在外面生長，那應該是在何處呢？在海中火山爆發，岩漿噴射，形成柯摩陀島的那一時刻，島上是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存在的，那時牠們又在那裡呢？

在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裡，我們可以看見三條柯摩陀島的龍形蜥蜴在人類為牠們仿造的東印度群島的家鄉裡。看起來牠們正像在遙遠的古代徘徊在標欄樹下，牠們的背後奇形怪狀的火山光峯矗立雲際，當你觀察牠們的時候，你會覺得好像已置身於一萬二千英里之外，在柯摩陀的叢林中，那裡的一頭巨大雄龍正昂着頭注視着接近牠們的敵人，而雌龍正在用她那可怕的巨顎去撕裂一頭躺在前面的死豬。

### 五、北極：敵乎友乎

——一九一三——一九一八年加拿大北極探險記——

自從地球上第一天有了人類以來，他們即在設法去增加對地球的知識並想知道在地球上有些什麼。有時，求知的途徑非常容易，有時錯誤的觀念會導致他們步入惡劣的迷途。在這種情形下，結果是人類探求地球的完全知識的進度，就像出井的青蛙一樣——必須先向後面退一步，然後才能向前進兩步。

在人類所有對地球知識的探尋工作中，迷途得最利害的，莫過於對北極或南極地區的探尋了。讓我們來看看北極吧，它曾在一九〇九年四月六日，被美國海軍少將羅勃脫·皮雷（Robert E. Peary）探察過。我們誰都知道，北極是一個位置，不是一區地域，它之所以得名，是因為它是我們地球轉動軸北邊的頂點而已。

我們幾千年以前的祖先也知道這點，北極還有甚麼特徵呢，他們知道北極是被冰雪完全覆蓋着。可是我們根據最近所探測得來的資料，知道世界頂端的水塊並非是固定的，而是一大塊大塊流動着，今天在這裡，明天可能又移動到另外一處海洋上，深度可達兩英里。假使皮雷少將能在北極水塊上多呆上一些時候，他即會發現他又移動到另外一個地點去了。因為在北極的水塊，是經常在冰海中移動的。

也許從皮雷少將時代開始，我們對北極不斷地增加新的知識，不過他的探險工作成就，還是在於一種偉大，勇敢的人性表現。他能去北極探險，因為他熟悉如何在水雪地上旅行，這是在他以前的探險家沒有人能和他相比的。他的工作成就，雖然並沒有為科學界帶來多大貢獻，但是在人類冒險精神上說來，却是可貴的。



北極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吸行人去處，它有兩點是對我們人類特別重要的。第一點，因為探求它的奧秘，這使哥倫布橫越大西洋；想找出一條溝通東西方的海道。第二點即為一種探尋那片未被世人發現的廣大土地的慾望。

近數百年來，不管那些去到北極探險人們的動機何在，他們都遭到一個共同敵人的阻擾，那就是終年無情凍結的冰天雪地。所以無怪任何到極地探險的人，他們都將冰雪視為，首先要征服的敵人。

這種感覺深深地影響着人類對北極或極地探險的觀念。由於終年冰雪不斷，北極變成一片不毛之地，就像我們所熟悉的沙漠一樣。不毛之地上，是鮮有生命存在的，所以人們對於在北極地區旅行的看法，就是像在水底下長期游泳一般。

假使你在水底下游泳，事先必須深深吸一口氣，然後屏住呼吸。你在水下所能停留時間的長短，完全視屏息的時間長短而定。假使你是在北極地區旅行，那你必須攜帶着足夠維持你生命的糧食，能在冰天雪地上支持多久，完全要靠糧食的多寡而定。

如果你深深地吸口氣潛入水中，不幸碰上暗礁，或夾入兩塊巨石中間，無法繼續屏息，那末你就會溺斃。同樣地，如果你被困在北極冰雪中，一過往許多探險家用船航行，結果被困冰塊中不能動彈！總有糧食斷絕的一天，那時也就是生命告終之時。

雖然人類有解決問題的天才，常在不可能中研究出可能的辦法來，但是還是有數百個人，抱着那種「吸口氣潛水」的態度到北極探險，結果喪命在冰天雪地中。這種思想的方式造成北極探險的大悲劇，不過奇怪的是，就是因為有早期的悲劇，才有今日北極探險的偉大成就。

在一八四五年，英國海軍兩條堅固的軍艦，黑暗號 (Erebus) 和恐怖號 (Terror)，在約翰佛蘭克林爵士 (Sir John Franklin) 率領下，帶着一百廿九個人從英國出發。他們的目的，是想從加拿大北端，越過那片陌生的冰天雪地，找出一條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道來。約翰爵士是一個才能卓越的軍官，既聰明又勇敢，就是健康情況較差。他屬下的人員和船隻都是堅韌而富於經驗。他們所攜帶的糧食，可足敷全體五年食用。

一八四五年七月底，這兩條軍艦曾被一條捕鯨船在距赫德森灣 (Hudson Bay) 頂端北方八百哩處，與巴

福海 (Beaufort Sea) 東面九百哩處的蘭卡斯特海峽 (Lancaster Sound) 入口處遇見，但自此以後，探險隊的一百廿九個人，也許除愛斯基摩人以外，就再也沒有在世界上被人發現過，那兩條軍艦也失去踪跡。有一項紀錄上說，後來另外一隊探險隊，追踪出約翰爵士他們的遺跡直到一八四八年四月，但是自此以後探險隊人員中生存者的下落仍舊只好憑人們去臆測了。

自此而後的數年間，有許多隊伍組織起來，去搜尋約翰爵士的遺跡，而他們所尋找到的，只不過是約翰爵士探險隊留下的一些蛛絲馬跡而已。總之，這些尋找約翰爵士的隊伍立屬功不可沒，他們為我們拓展了對北極的知識，如果不去尋找那位失蹤的英雄，世人對北極的知識起碼要落後五十年。所以說約翰佛蘭克林是北極的先驅，他為我們啓開了另一扇自然科學的大門，這是值得我們敬仰稱讚的。

即使是最富經驗與技巧的探險家，在死亡與災難的教訓威脅下，是不容易順利地通過成功的大門的。所以差不多在六十八年之後，另一位偉大的人物，他率領了一隊探險隊伍，總算完成了對北極成功的征服。那就是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間，由史丹芬遜 (Vilhjalmur Stefansson) 對率領的加拿大北極探險隊，結束了「深吸一口氣」式的冰上旅行，並且也是最後一次組織龐大的隊伍，向北極探險。

史丹芬遜是一個在加拿大出生，而在美國接受教育的青年。雖然在一九一三年他只有卅四歲，不過他已經隨同兩個探險隊伍，在北極地區消磨了六年時光。他研究的是人類學！這是一門專研究人類自然歷史的學問。在他最初兩次到極地探險時，他即專心注意研究極地地區土著人民的生活，他發現一些愛斯基摩人，根本對於白種人的文化一點不瞭解，還過着上古時代原始人類的生活。

他對於愛斯基摩人研究的態度，不將他們視為博物館裡的標本，而將他們視為與我們一樣的人類，而這種人是在白種人無法生存的冰天雪地中，生活得很自然與正常。他研究愛斯基摩人的飲食，研究他們漁獵與造屋的方法，研究他們的衣着，研究他們如何在冰天雪地中旅行。他確信既然愛斯基摩人可以在北極地區生活，那末白種人又何嘗不可能。他與愛斯基摩人在一起生活得愈久，他從他們那裡所獲得的生活經驗愈豐富，到後來，他可以無論冬夏或氣候好壞的情況下，安然地在北極地區生活。

史丹芬遜並不以從愛斯基摩人那裡所學得的經驗為滿足。他更打破一些土人所迷信的，去創造自己的生活

經驗，有很多事情，土人認為做了會觸犯死神，而史丹芬遜即大膽細心地去研究嘗試，盡量充實他對北極知識的認識。他曾到阿拉斯加北部冰海地區狩獵海豹和北極熊，因為他不相信愛斯基摩人的說法，認為遠離海岸地方是沒有海豹和北極熊出現的。

一九一三年，他發起組織隊伍到北極探險，這是空前未有的龐大組織。在他的計劃裡，將探險隊分成兩隊，一隊是由冰上一直朝北方前進，看看盡頭處是否有陸地存在。另一隊則擔任繪圖與測量，去研究土人的生活，去研究該區陸地或海上的動物和植物生活，甚至礦物的情況，去測量氣候，和收集一切有價值的資料。

因為在他計劃中的目的地區，大部份是在加拿大的北方，所以受到加拿大官方對這次探險的贊助。經過週詳仔細的準備工作後，史丹芬遜終於在一九一三年七月從阿拉斯加的諾米 (Nome) 帶着一條大船和兩條小船出發。在船上有許多人，其中包括各式科學家們及水手，而船上所載的糧食與裝備，更是過往任何赴北極探險隊所不能比擬的。

這次探險行動，準備甚為妥善週詳，如果第一隊遭遇挫折或阻礙，馬上還有另外一隊後補，大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決心。

這種安排的優點，比探險隊預期中地更早日獲得了證明。探險隊的兩條小船阿拉斯加號 (Alaska) 和瑪麗薩克斯號 (Marysachs)，緊沿着阿拉斯加北邊海岸向東邊前進，順利抵達一個預定中的冬天紮營地點。三條船中那條最大的卡魯克號 (Karluk)，就沒有那樣幸運，在八月的第二個星期，要被堅冰困住，再也無法用它本身的動力推動前進。所以毫無問題的，卡魯克號只有在冰雪上過冬了。

這對探險隊說來是一個打擊，也可能是早在預料中的阻礙。因為在計劃中，三條船必須在那預定的冬天紮營地點集合，所有的科學家們會合在一起後，再分配各自應該攜帶的裝備。現在的情形變成這樣，有的應該登岸的人，却被困在卡魯克號上，有的已經到了冬天紮營地的人，却和他的裝備分了家。

對史丹芬遜說來，最重要的一件事，還是如何維持卡魯克號上的操舟土人水手們，吃得飽與生活得愉快。他想到如果有足夠的新鮮肉食供給他們，情況將會維持較好。根據他對當地瞭如指掌的豐富地理知識，他知道他們現在所被困的區域，正是一個很好的獵狩地點。於是他帶了三個探險隊員，兩個愛斯基摩人，和三部雪橇

，登上冰岸前進。他計劃這次外出狩獵的時間，最多不超過兩個禮拜。隨着史丹芬遜前往的人中，有一個年青的澳大利亞攝影師，後來成為歷史上南北極探險最著名的人物，他即是赫伯特威爾金斯爵士 (Sir Hubert Wilk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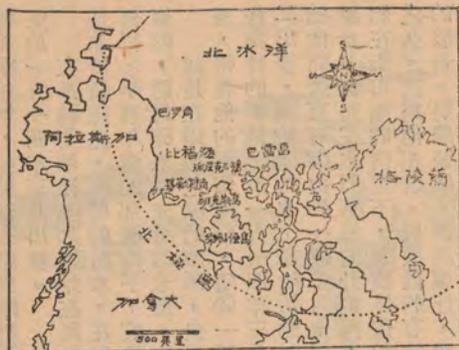
當狩獵隊在水面上前進時，一場可怕的大風暴來臨，他們必須宿營躲避，等風暴過去再繼續上路。最後當他們狩獵歸來，重新可以看見海水時，已找不到卡魯克號的踪跡。雖然後來時有它在阿拉斯加沿岸出現的報告，但是在岸上的史丹芬遜他們，却再也沒有看見過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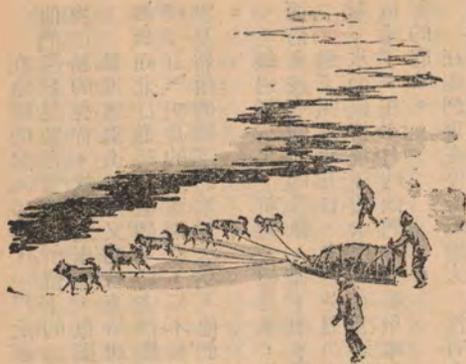
他明白可能到了春天，冰雪溶化後，卡魯克號會沿岸而上的，不過他怕卡魯克號遭到了不幸。他是整個探險隊的首腦，現在他半數的手下人員與給養，及那條最堅固的卡魯克號，都離他而去，使他陷入了非常困難窘迫的境地。

史丹芬遜所率領的那組探險隊，原來預定的工作是探索位於阿拉斯加巴羅角 (Point Barrow) 與加拿大北邊巴雷島 (PARRY Island) 之間的比福海。去尋找比福海本身與巴雷群島北部那片原始的陸地。

現在，雖然失去了卡魯克號，整個冬天的探險工作就不能因為這樣停頓下來，史丹芬遜決定繼續他的預定計劃。他不必耗費時間去登岸船上的土人，如果船被撞壞了，他們一定也會棄船登岸的，何況隨着他們的，還有一船的足夠糧食。

按照他的決定行動，於是整個秋天和冬天，史丹芬遜就在阿拉斯加的比福海沿岸活動，他帶着有數的幾個人，狗，雪橇，和糧食，擔任起兩支探險隊所預定的探索工作。那組由科學家們所組成的南支探險隊伍，順利的抵達冬季紮營地點，不過他們認為，在春天沒有來臨之前，是不宜展開冰雪地面上的活動。他們不像史丹芬





他們被阻於大海

在他出發之前，他要北星號 (North star) 那條船去班克斯島 (Banks Island) 等候他——那是比福海東面的一個大島。當他去了幾個月，都還沒有歸來，那些南支探險隊反對他的人，決定不再派船到班克斯島去等候他，爲什麼要派一條好船到那些冰山充積的海面去冒險呢？何況他們已失蹤了幾個月，多半已經是屍骨不剩了。這是簡單的計算題，史丹芬遜只帶了四十多天的糧食，而他們現在已經去了幾個月，他靠什麼生活呢？

現在讓我們轉頭看看冰天雪地中，那個被稱爲「頭腦不平衡」的探險家及他的伙伴所遭遇的情況。當史丹芬遜從阿拉斯加海邊動身時，另外有幾輛雪橇，及一部份有經驗的人員，曾攜帶着一些糧食伴隨他出發。到了四月七日，他命令那些隨行人員回返海邊去，並帶回一封信，信上指示說，要北星號載着彈藥，雪橇，科學裝備等，這些時沿着班克斯島北端航行，向北邊的那些島去找他。

然後史丹芬遜率領着他的三人小組，向北邊原始的冰天雪地前進。他本人是領隊，另外兩人是史托克生 (Stoker Storkerson) 和安德遜 (Ole Andraesen)，一輛六條狗拖着兩百磅重雪橇，和上面所載着一千二百磅食物和裝具。

第一天，他們只前進了幾百碼，即被冰上的裂隙所阻礙。第二天這條裂隙凍結起來，人和狗繼續前進，還不足一哩，又面臨一道寬闊的裂隙，他們只好停下來等候。第三天，他們向北方前進了三哩，又被暴風雪困擾而宿營下來。當怒吼的狂風從他們帳篷上呼嘯而過時，三個探險者躺在帳篷裡，靜聽着狂風括起的碎冰，及吹塌冰堆的猛烈聲音，風勁強大，吹得帳篷搖搖欲墜，史丹芬遜他們所存身的環境危險萬分。因爲那些高達三四十呎的冰堆，被強風吹得在水雪上游移着，有時移動得離他們帳篷非常近，如果冰堆倒塌，帳篷，人，狗，雪橇等一切東西，都不堪它的一擊，而將粉碎毀滅。

遜那樣狂熱，如果沒有船隻隨行活動，他們認爲在冰天雪地裡行走，是在拿生命開玩笑。不過史丹芬遜還是決定於一九一四年三月出發。

在那種季節裡，如果站在阿拉斯加北端海邊，向北極遙望，矚目之處，全是一片亮晶晶的厚冰層，偶而有些冰層裂隙處，深藍的海水，在天空白雲的反射下，顯露出一些黑色條紋。不過這些水可不是我們冬天溜冰或舉行冬季嘉年會的那種樣子，它像綿延不斷的小型山脈，連續一座座的水峯，直立着有房屋那樣高，包圍着冰峯的，則爲碎冰塊充積的冰壑，冰塊上再伏蓋着一層薄雲。

就是在這種危險的地區，史丹芬遜，帶着他的兩個同伴，隨同一輛六條狗拉的雪橇，於一九一四年三月廿二出發，開始他的冰上探險活動。雖然他們帶有可供他們一個多月食用的糧食，但是在史丹芬遜的計劃裡，他們在儘可能的情况下，準備停留數月之久。因爲他相信，只要他們有適合的服裝，科學裝備，炊具爐灶，武器彈藥，一小隊人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在北極地區生活多久的。

史丹芬遜這種論調，南支探險隊就有許多人不同意，他們並曾公開表示他們的感想，認爲史丹芬遜頭腦有點不平衡，並且相信他的冒險行動，完全是一種近乎自殺的行爲。



一哩又一哩地穿過小型的冰山

在陰暗的暴風雪中，一隻北極熊在帳篷十五呎外經過，牠距離那些狗存身處更近，只有五呎。第二天清晨他們還發現牠在雪地上所留下的踪跡。真是僥天之幸，當晚的風暴實在太大了，人和狗都沒有聽見那個巨大動物行動的聲音。就是北極熊，也顯明地沒有發現牠面前的美味食品。

暴風雪過後，水又開始凍結起來，這樣可以減少一些他們在陌生崎嶇的冰雪上前進的危險。當他們三個人繼續向北行進時，他們不時去探測，水層下面的水深。他們發現越往北走，下面的水層越厚，直到最後連他們四千五百呎長的探測鋼纜，都不夠用了。他們行進的路線，必須選擇深厚的水層，因為春天的溫暖陽光，非常容易將他們腳下的冰雪溶化。他們必須晷時間前進，所以沿途沒有停下來獵狩食物，儘量食用雪橇上所現有的。

經過了在水上前進一個月後，他們發現現在的位置，是遠離海岸兩百哩的大海中，方向略為偏向東北。前面仍舊沒有陸地的景像，腳下的水層是愈來愈厚，由水層所顯示的海流方向，是逐漸向東。

到了四月廿五日，史丹芬遜決定晚上行進，晝休息，因為在北極地區，夜晚並不很黑，由於沒有陽光照射，水面保持較佳的情況。春天逐漸進入尾聲，史丹芬遜他們明顯體會到，在水面上面的情況是漸入不安全的境地了。在三月時他們可以順利地在水面上隨着雪橇前進，到了四月底，前面的薄冰，有時連人站上去都有破裂的危險。

在他們現在停身的地方，沒有人烟，甚至連愛斯基摩人也沒有，這是遠離陸地兩百哩外的冰海中，從未被人類所涉足的地方。現在史丹芬遜得作決定了，他是該回頭呢？還是明知在水面日益漸壞的情況下，仍舊按照預定計劃，轉向東邊，向瓦克斯島，或派屈克王子島（Prince Patrick Island）進發。結果他選擇了後者，這樣他們將穿越一片，從未為任何船隻航行過的海面，這片原始的地區，亦正是探險家們心目中合宜的目標。

隨同史丹芬遜的那兩位同伴，對於他的決定不太表示贊同，因為這樣一來，起碼他們又得多在水上停留六個禮拜，何況他們目前所攜帶的糧食，僅夠維持幾天，而眼前又很少有海豹或熊出現。五月七日，總算有一隻海豹出現，不過離他們太遠，他們不想浪費時間在這頭無法捕獲的海豹上，他們立刻坐下來，將剩餘的一點糧食拿出來吃了再說，現在，進入海豹出沒區域，他們可以不怕絕糧之虞，所以愉快地飽餐了一頓。

差不多又過了一個禮拜，他們才獵到第一頭海豹，現在他們有了新鮮的肉，還可以用海豹脂肪來煉油當作燃料。此後探險隊不會再有饑餓的威脅了。五月廿一號，他們沒有上路，三個人都呆在帳幕裡休息，原因是那天他們吃得太多啦！

氣候逐漸變熱，他們前面的冰隙水道也越來越寬大。在這種情況下，雪橇必須用巨大防水帆布包裹起來，作成一個竹排一樣，人，狗，及一切裝具都裝載上去，渡過這些寬大冰隙。五月廿二日，差不多已是他們在冰上的第二個月，史丹芬遜他們發現那些浮動冰塊，又轉向西面移動，恰好是與他們計劃前進的方向相反。

五月廿四日，他們發現被困在一座五十呎厚，四、五平方哩的小水島上面了，四面都是寬闊，洶湧的海水。雪橇改裝的渡船無法渡過的。

史丹芬遜確信，他們可以毫不擔憂地，生活在這座大水島上，它不會溶化也不會破碎，不過他們只好隨着水島無目標的飄盪，直到明年冬天再與海水凍結起來為止。換句話說他們就待在這塊四、五哩大小的水塊上，度過整個的夏天，秋天，和冬天。現在他們趁夏天好獵狩海豹季節，必須多存儲一些食物及燃料，不然到了不能狩獵的陰暗冬天時，就來不及了。

海豹很多，但是非常不易捕獲。那些不太友善的北極熊，也經常來騷擾他們的狗。到了六月三號，他們已射殺了五頭北極熊。

六月五號，那個水島已將他們帶至預計路線九十哩之外，這時他們找到一個較小的冰隙，可以渡過而轉向東方，於是他們將一千磅的海豹肉和脂肪放在另一個較小的浮冰上，這一個探險隊現在已經可以慢慢地向東南方向旅行了——步行的方向



到六月三日他們捕殺了五頭熊

是東北！

六月廿二日，這已是離開阿拉斯加的第三個月後，史丹芬遜向東張望，他似乎看見了有陸地的影子。第二天，陸地已清楚可見，出現在他們前面不足十哩的地方！這不是新發現的陸地，而是班克斯島西面一個叫着諾威(Norway)的小島，雖然諾威島並不如地圖上所繪製那樣，不過它確是史丹芬遜所欲探尋的目標。

諾威島附近水面，到處充滿着積水的深坑或淺塘，雖然在上面行走時非常不舒服，人得涉水，狗得游泳，雪橇得飄過去，不過這兒的水是在陸地之上，決無危險，它不會將他們飄流開去把他們帶到不希望去的地方去。經過了在水海上九十六天，行進了七百哩路以後，史丹芬遜他們三人，終於在六月廿五日踏上了陸地。

島上四處充滿着花草，飛鳥，蜜蜂，蒼蠅，和馴鹿的蹄跡。他們向內陸前進，射殺一些野獸後，立即宿營下來。馴鹿肉吃來非常美味可口，起碼吃厭了海豹和北極熊後，換換口味，一切總是新鮮的。

經過愉快的北極夏天，探險隊三個人狩獵馴鹿並曬乾鹿肉以備日後食用，利用馴鹿皮補綴冬天的服裝。他們會深入班克斯島內陸勘察，並測繪它的西部海岸。不過隨時隨地，他們還是注意着南方，希望能發現「北星號」前來與他們會合。

最適合沿海航行的八月，已經完了，仍舊不見「北星號」的踪跡出現。現在史丹芬遜他們可以決定，是不會有船來與他們會合了，不過在當時他不明事實真相，認為一定是「北星號」遭到意外，他決沒有想到，根本沒有派出來。

九月一日，這三個飽嘗災難困苦的探險家，沿着班克斯島海岸，向南朝着一個名叫基勒特角(Cape Killee)的地點前進。那裡可能是海上船隻的避難所，史丹芬遜想，如果「北星號」遭到不幸，在那裡或許會留下訊息，或許留下一條滿載糧食的小舟。

九月十一日，探險隊抵達基勒特角。他們完全失望了，及至當他們發現地面沙土上有人的腳印時，希望又告復活，馬上他們又發現在下角岩石後有船桅出現。當史丹芬遜能夠清楚地看見船身時，他發現那不是他命令前來的「北星號」，而是那條屬於南支探險隊的「瑪麗薩克斯號」。船身已被拖到沙灘上來，船上貨物也被卸空，在附近不遠處，可清楚地看見有幾個人，正在那裡修建房屋。



那人喘了一口氣，他手上的工具掉在地下。

當史丹芬遜走近時，他想他們是看見他的了，但是誰也沒有在意，仍舊繼續做他們的工作。他迷惑了，他再走近一點。最後，有一個人抬起頭來看他，喘了一口氣後，丟掉手上的工具。他迷惑地打量着史丹芬遜，當他終於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誰時，他不禁大聲叫了出來，「史丹芬遜還活着！你們看，他就站在這裡！」

聽見了那個人的驚奇呼叫，倒把史丹芬遜給弄得迷糊了。他不是告訴過他們，要他們到這裡來等的嗎？那為什麼見到他之後，又會有這種驚奇的反應呢？

事實的真相是這樣，當南支探險隊認為史丹芬遜已經死亡後，探險隊的第二號要角安德遜博士(Dr. Anderson)，順理成章的變成領導人。這樣一來影響到變更史丹芬遜原定的命令——派「北星號」載着人員和糧食到班克斯島去等候他。安德遜博士代替前往，而史丹芬遜早就認為「薩克斯號」的雙槳輪機不適合在水海上航行。現在他的正確看法獲得證明，果然「薩克斯號」的一具輪槳被堅冰打壞；結果只能以每小時兩哩的速度勉強前進。所以船員們想將它拖到岸上來修理，結果他們忽略了，在這種寸草難生的冰雪地帶，那裡去找那種粗大木材，再將船滑回水中去呢。於是船員們開始造屋準備在這裡過冬，只有等待明年南支探險隊派人來接他們回去了。

自從南支探險人員認為史丹芬遜業已死亡以後，就再沒有考慮過他們三人的生存問題。甚至於在「薩克斯



號」上的威金斯 (Hubert Wilkins)，他曾是史丹芬遜熱心的支持者，也認為他的領隊已沒有生還的希望。他曾經沿着海岸搜尋史丹芬遜他們的踪跡，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

雖然「薩克斯號」上也帶有一些糧食，但是卻不夠所有的人員和狗，整個冬天的食用。新鮮肉食非常重要，而季節已進入寒冬，他們又缺乏優良的獵手。現在史丹芬遜他們三人加入了他們的陣容，帶領着他們去打獵儲糧，準備過冬。

在基勒特角過完冬天後，史丹芬遜利用這段時間準備好來年的食物及衣服，又開始向北邊前進。他仍舊採用那種南支人員認為是找死的方法，向北邊冰雪封蓋的原始地區探索。他們就是這樣勇敢而艱苦地在冰天雪地中飄泊着，直到一九一七年九月，史丹芬遜帶着他的同伴，才從北極地區回返文明世界。

從一九一四年三月開始，他們一直在那片人類絕跡的冰雪地上流浪生活着，他們的食物，燃料，房屋（雪屋），服裝等，都是就近取材，自力更生。過着原始時代的生活，他們那種堅苦卓絕的精神和毅力，終於有了令後世難忘的代價。在一九一四年秋天到一九一七年秋天那段時間中，他們發現了不少新的土地，即現今我們稱為波登 (Borden)，布洛克 (Brock)，勞赫德 (Longreed)，麥克金賽斯王 (MacKenzie King)，梅格罕 (Meighan) 等島嶼；他們也會將那些原本錯誤繪製的海岸線，重新加以校正繪製；他們還更正了許多，在地圖上存在了多年的島嶼或陸地，而事實上是根本不存在的。當一九一五年春天，史丹芬遜自基勒特角向北前進時，他得到「卡魯克號」是在西面百哩外的海面，被堅冰撞壞的消息，他相信一定有大部人員，使用他那種在冰雪上生活與旅行的方法，而能平安地返抵岸上。他不知道當時災難的實際情形，而自卡魯克號上生存下來的人也許仍無法配合史丹芬遜所認為的日常工作。

在歷史上所有的北極地區探險旅程中，沒有一種成就的紀錄，可以和以史

丹芬遜的相比。如果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加拿大北極探險隊不是正趕上以飛機來取代北極探險工具的話，那末史丹芬遜的冰上行進方法，將為北極探險工作，帶來一個劃時代的改革。他的確已為我們人類，打通了通往北極那片廣大土地的知識寶庫的大門。

人的類就是那種求知慾特強的生物，只要一旦他們在思想與信念上產生懷疑，他們從不屈服於現實，或因他們先人無法做到而放棄，他們一定會想方法來加以克服。縱然這些歷盡艱險困難的探險發明家所發掘出來的在人類知識上只有極微小的一粒，可是他們仍舊繼續不斷的去探求發掘，他們就像史丹芬遜那樣，認為在人類的成就上沒有「不可能」的。

— (全文完) —

### 徵稿啓事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惠賜譯稿。
- 二、來稿以與本刊旨趣相合之各類譯稿為限，創作恕不刊載，又科學技術譯文過於艱深、不夠通俗者亦恕難刊出。
- 三、來稿請用稿紙單面繕寫。
- 四、來稿請註明譯者之真實姓名、筆名、詳細通訊址、譯文原作者及譯文之來源出處。
- 五、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
- 六、插圖說明請一併譯出，如另行繪製者，務請用黑墨，以便製版。
- 七、來稿一經刊出，贈薄酬每千字五十元，如超過一萬字者其超過部份改以千字四十元計酬，長篇連載均以千字四十元計酬，稿費於該期出版後以郵局劃撥儲金匯奉。
- 八、來稿一經刊入拾穗，版權即為本社所有，如將來選入譯叢，出版單行本時，另贈該單行本十冊，如譯者有需要時，並可照定價四折購買十冊。
- 九、不能刊出之稿件，當以平寄退還，如要求以掛號寄還者，請另附郵資。
- 十、每月截稿期為月底，有時間性稿件請在此以前寄下。來稿請寄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拾穗月刊社編輯部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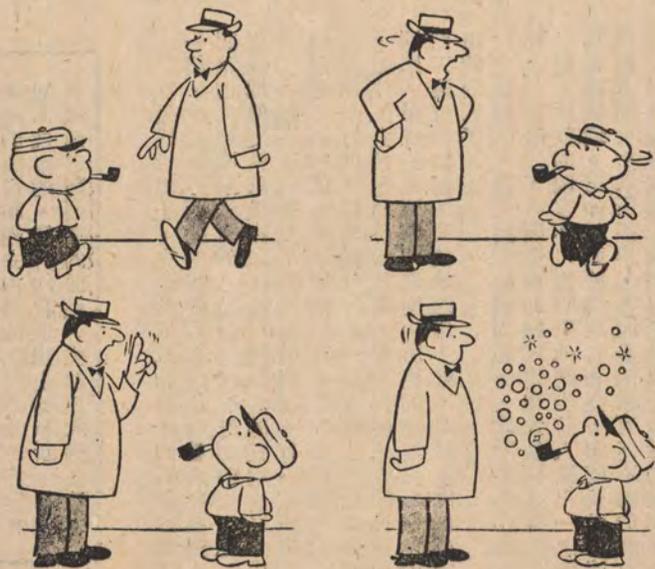
★ ★

癆，也就是癌。在人體中負責運輸養料的血液，可以分成液體的血清和固體的血球。在血球裡又有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之分。在造血器官中，白血球異常的增加，於是抑制了製造紅血球的機能，最後貧血致死。白血病又分，骨髓生產白血球異常的骨髓性白血病和淋巴腺組織生產的淋巴球異常的淋巴性白血病，以及單核性白血病。病因尚未有正確的答案，腫瘍說，炎症說，賀爾蒙分泌異常說的三種，目前以惡性腫瘤說最有力。

病的症狀是，最初感覺全身倦怠，食欲不振，體重減輕等等。病情如再進行，便會發生高度的貧血，脾臟腫大，肝臟，淋巴腺也跟着大起來。而且牙床出血，網膜出血等。急性的會發熱，血液中的白血球增加到幾萬，（健康的人是六千到八千）患者在一個月以內約死亡半數，能活到一年左右的很少。慢性的是在一進一退中漸漸惡化，如果是骨髓性的脾臟會腫大得很厲害。雖然說是慢性的，也僅能延續兩三年。目前任何國家對這個病症尚缺乏有效的治療法。

譯自：死灰的恐怖下如何生活設計。

★ ★ ★ ★ ★ ★ ★ ★



起了癌症。因此阿爾發粒子，一但過量侵入人體內，同樣也是可怕的。貝他粒子如從身體外部照射，可以透過皮下二—三厘米到二—三公分。比阿爾發粒子有較大的穿透力。使用放射性磷，或是鐳九十治療色素癥就是利用貝他粒子的性質。在體外接受輕度的貝他粒子照射，是不會造成很大的害處的。但是鐳九十如攪在飲水，或是食物中進入體內，則它將粘於骨上繼續不斷地放射而引起嚴重後果。鐳九十在動物實驗中已證明能引起白血病的產生。迦瑪射線和阿爾發粒子或貝他粒子性質不同。因它是電磁波，並且能量大，能透入身體的深處。

放出迦瑪線的放射性物質中，最使我們懼怕的是鐳一三七它，會傷害人體的生殖腺，引起遺傳上的困擾。在放射性的物質中，我們知道了有會引起白血病的鐳九十和危害生殖腺的鐳一三七。鐳九十的半衰期為二十八年，在化學元素中它和鈣非常相似，進入體內後，能粘附於骨上繼續放出貝他粒子，而且非常不容易和尿一起排出體外。再說鐳一三七，雖然它會放出迦瑪射線，它的半衰期是三十年，但它却並不在特定的器官中蓄積，而會慢慢和尿一起排出體外。因此我們知道，對於人體危害，鐳九十比鐳一三七更令人恐懼。因為鐳九十一但進入人體之後，主要造血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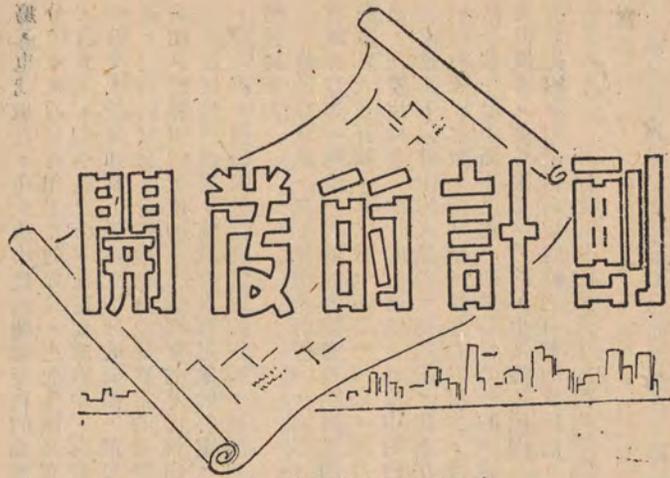
骨髓，受鐳九十的輻射能侵害，而引起白血病是沒有問題的。

在這白血病增加的恐懼聲中，所擔心的倒不是我們這一代，而是下一代的孩子們。因為孩子的生長是不能缺少鈣的。在多量攝取它時，與鈣一起行動的鐳九十，自然而然地將積存在孩子們體內。在他們幾十年的生涯中，蓄積在骨頭裡的鐳九十，無疑的將會影響骨髓細胞。但：是否會過量呢？當到了他們五、六十歲的年齡，是否會比我們這一代更激增了白血病患者呢？

日本戰前死於白血病的人，百萬人口裡每年十人左右。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發後，增加為二十八人。當然這也不能全部歸罪於核爆，另一增加的原因，是因為醫學的發達使我們更容易認出白血病患者。

我們所說白血病，病例正在增加，並不是說孩子到了我們的年紀，將全部都成了白血病患者；事實上，鐳九十進入人體之後，放出輻射能，危害骨髓而造成白血病，僅是動物試驗的結果。在人類中，證明白血病直接因鐳九十而造成的病例，尚未有過。因此所謂將來白血病有增加的可能性，僅是依據動物試驗的推論而已。

白血病是造血器官，骨髓或者淋巴腺上的惡性腫



Edward S. Mason 原著  
布 衣 譯

未來的開發和過去古典的工業革命不完全相同。技術的、經濟的及思想上的革新，都使各國政府對開發的促進，挑起更大的任務。

在近代世界上，先進的國家和落後的國家緊靠在一起，使得雙方面的樂觀的有志之士抱着滿腔熱望，認為把先進國家致富的工業技術，有計劃的大量地，迅速地傳授給落後國家，應可把後者的貧病治好。事實上，開發不完全不是工業技術的問題。有一位觀察家曾說過：落後的地區不可能只把工業革命自國外輸入，把箱子打開，好像應付機器一般安裝上然後叫他動。近代工業技術當然很重要，他可保證正在開發中的國家，免走先進國家開發期中所走的冤枉路。但是要把工業技術恰當地有效地運用，就不是簡單向國外借用的問題了。

談到借，首先要看兩國間經濟、政治及文化的關係。目前階段，各開發中的國家要靠大量國外資金來開發。貸款的國家不可能盼望他們步前人後程一定達到某種境域。正如前面檢討尼日利亞、印度及巴西諸國經濟開發文章所指出，各開發國家有極不同的歷史背景以及經濟環境。他們包括世界上最老的國家，也

有最新的；有些面積最廣人口最多；有些最小最少。有些面臨人口過剩的問題，有些人口過少，但大家都感到人口增加過速。他們中間人口與資源比例數字相差極大。這些國家中有一批（特別是產油國家）有容易開發且易出口的資源來供給開發的資金；許多其他國家却很不容易拼湊出農產品來出口。由此可以看出開發中的國家的問題沒有兩國完全相同。

一般講，他們都屬自由經濟國家。但是在這些國家中，毫無例外，政府在嘗試挑起遠比先進國家政府在同一發展時期所擔負為重的責任。這些國家，有四年，五年或六年的經濟計劃。但是事實上大部份國家所宣佈的計劃和完成的結果之間不大自然看出其中的關係。很顯然的在落後國家中開發的目的及政治上的考慮很值得先進國家的人們以同情的心情去加以瞭解。

經濟開發需要有一套法規，習慣，獎勵及動機，使得產出量逐步增加的投入量能夠有孳衍性。主要的投入當然是資金，受過訓練的人力以及工業技術。這些投入在適當環境下應該有孳衍性，那就是在那種環境中人民都努力於改善生活，以及努力所得的報酬應該配得上努力所增加的生產力。

在某些國家中——如緬甸——很多人認為物質的改善並不算頂重要。因此很難想像出在這種情況下，增加產出的投入怎樣孳衍出來。在另外一些國家中由於土地使用或腐敗政府的緣故，努力的成果轉到他人手中。在伊朗（至少在這次土地改革以前）農民分得的作物過低不足以提高他們努力生產的興趣。我們早應該清楚，在落後地區中，經濟成長的前途並不很樂觀，除非在人的動機及價值以及社會政治的構造上有顯著的改進。如果我們認為在這些地區裡，經濟發展應毫無例外地佔極高的優先，那我們便錯了。在某些地區內，特別是統治者，寧願維持現狀。

儘管如此，本文所檢討諸國家中國民所得之增加較之人口增加略略快些。雖然人口增加是以加速度進行的；在某些國家中國民所得進展快，如巴西，希臘，以色列，中國台灣等地似乎已達到自足，並以令人滿意的速度發展。印度，巴基斯坦，阿拉伯聯邦，土耳其，菲律賓，哥倫比亞以及若干其他國家，好像可以在一二十年內達到同樣水準。在這些國家中國民儲蓄在國家收入中所佔比例逐漸增加，教育推行有成果，推行西方的工業

技術。大量的外援——是在促進生產力。尼日利亞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幾個新興國家，還有更長遠的路要走。

政府在開發經濟中佔着主要角色，這種事在落後國家中從來沒有人追問是否合理。的確，輿論壓力之高往往是促成經濟的加速發展。究竟政府所採政策是否最有益於開發，那是另外的問題。目前，政府所做的（或沒有做的）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沒有太大影響的。

國民每人所得一百美元以下的國家，政府收入在國民所得約佔百分之七至十五。每人所得達五百元（如拉丁美洲國家）政府佔15%以上。在西歐及美國，政府收入數字約佔百分之廿至卅。由此可粗略看出國民每人所得和政府對國民所得所佔的比例。

在非共國家中，好像國家越窮私人企業所佔比例愈大。這句話需要進一步檢討。私人事業佔比例大的理由不難找出，因為落後國家經濟以農業為主。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國民每人所得不及美金一百元的國家（連共產國家在內）其中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勞力係用於農業。

因此其工業將多屬手工業。商業也在小商人手裡。農業，手工業，商，都屬私人企業，所以落後國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及國民所得的四分之三均屬私人。由此我們好像可以獲得結論：對私人企業所努力獲致效果將遠超過對公營的部門。

在低收入諸國家中這種比例（私人佔絕大部份）把政府在開發中所應負的責任掩蓋住了。如果把這些國家新投資的資料拿出來做比較就可清楚看出。拉丁美洲諸國新事業投資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均屬政府投資。印度則在百分之十以上。巴基斯坦政府佔三分之二。事實上政府的經濟活動範圍較先進國家為寬，許多在先進國家顯然屬於民營的企業也由政府經營。探礦，以及基本工業如鋼鐵，肥料，水泥專業都是很常見的例子。

此外，就是在民營事業範圍內，資金的流通也不完全聽市場力量的擺布。新投資事業在地理上的分佈，是要看各該地區有無此種資金之供應。外匯的短缺最普遍是用分配的方法來解決。此種外匯分配的方法，在指導民間資金的流通上，成為強有力的工具。政府也常常用其他方法來補充，如給證制，價格管制，信用管制等方法。就像波多黎各（Puerto Rico），儘管較任何其他其他區域更依賴私人資金——尤其是國外資金——的投資，它的開發仍然受政府的指導及促進。事實上波多黎各的政府往往先把手工廠辦起，並且經計劃部門，偵察出各種可供民間投資的事業。

因此落後地區的政府往往比較先進國家目前的政府尤其比先進國家經濟開發初期時的政府多做許多工作。我們應該很合理地詢問，為什麼會這樣，並且問，事實上政府所管的是否過多。對這兩個問題不可能簡單地回答。第一、一般認為在過去古典式的工業革命時代政府把開發的任務完全交給私人企業，這種觀念至少一部份是錯覺。當然，在英國的工業革命，政府只維持一種合適的「氣氛」而把其他一切如修築道路，碼頭及發展教育都交給私人企業。在別處情形便不一樣，美國尤其不是如此。美國政府供應許多幫助，譬如修築鐵路，政府給民營事業很多貼補辦法。

政府致力於促進及指導私人企業開發經濟最好恐怕要算日本。在日本，政府撥出資金舉辦公營事業，投資於民營企業，貼補民間投資並保證利益，為政府軍政需要大量向民營企業採購。在一八七〇年以後十年中政府創辦及經營各種廣泛的企業，如同煤礦，銅礦，金礦，煉鐵，造船，裝機械，水泥，紙，玻璃，硫酸以及棉紡等事業。無疑的政府最偉大最有效的貢獻在教育。日本政府很着重地為開發的目的來調整教育的經費。

由此看來對於在落後地區內由政府所推動的開發工作特別加以重視，不是沒有先例的。事實上這些政府對開發工作較之先進自由經濟國家的政府過去歷史上所擔負的責任為大。致此之原因，一部份由於目前開發過程中客觀環境的需要，另一部份無可諱言的是由於今日之觀念與十九世紀之觀念有極大的差異。

最主要的所謂「客觀」條件的考慮，是道路，鐵路，海港，動力之產生及分佈，交通，灌溉以及工業區等須佔極大優先。在許多正在開發國家中此種建設約佔所需資金之一半。雖然在過去曾經有過例子由私人（外人）資本去發展上述事業的一部，如過去在拉丁美洲私人企業投資於鐵路，電話電報，電力等，現在却不可能。事實上拉丁美洲現有這些各私營公共事業正以很快的速度轉移到政府手中去。總而言之在新興國家裡政府所擔負投資的責任却是很大的。

政府在工業技術的流通也負大責任。西方早期工業技術的進步是靠那些技師和修補匠在他們工棚裡做出來的，技術的運用也是在那手工式或家庭化的生產場所，幾乎沒有政府的管制。目前這些製造技術已經完成了，也可以出借。在借用上，今日的公營企業要比早期開發時容易得多。在這些現代生產技術的應用上，需要大規模的生產設備，因此所需要的資金也就超出了國內個人，或某些家族集團所能負擔的能力。因此生產技術的流通經過政府的手成爲無可避免的事。由日本的例子看來，早期工業化政府插足其間有扶助及加速的作用的。

在十九世紀時，外國私人企業及投資對生產技術流通較落後地區，是佔極重要的地位。今日仍屬重要，並且，按金額算，恐怕要算最有效的一種方式。但是外國私人投資，在某些區域有機會，在另外些區域則因種種理由不受歡迎。目前各國政府及聯合國機構實行大規模技術援助的計劃。這些計劃每年所費約達五億美元以上。這種的技術流通當然需要受援國政府積極的參與。

在資金的流通上情形也差不多。十九世紀時，私人資金佔流入落後國家資金的最大部份。雖然有一部份流到公用事業上去，但數量上却極少。一九六一年由先進國家流入落後國家的長期投資八十七·五億美元中六十億係貸或送給政府。（上列數字不包括共產集團國家。共產國家援助總額估計絕不及美金十億，多爲長期低利貸款並可以實物償債）其中最大部份係用於公用事業。下面的事實更加强這種趨勢，國際的及各國的貸款機構，寧願挑選較大的計劃來投資，而大計劃往往係公營事業，儘管有些貸款或贈與也流到民營事業上去，到底大規模公營事業借款便利得多。

關於這種大量資金的流通，其中有些要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第一、這八十七億五千萬美元並不包括軍事援助。自從非洲阿爾及利亞問題解決以後，所有軍援都係由美國而來，並且年達十五至二十億之額。大家都知道，受援國也只限七八個亞洲邊緣地區的國家。當然，軍事支出，在受援國和美援計劃各方面都和受援國的經濟發展計劃，爭取有限的物資。有些不大容易看出來的是，支出目的儘管不同，結果往往相互補充而不衝突。例如軍用路和橋樑，老百姓照樣使用。許多開發中國家的軍隊，却是推進教育及傳授實用技術的機構。雖然軍事費用很可能妨阻經濟開發，但其中相互補助之處也是不可否認的。

在西方國家一九六一年流入開發中的國家長期資金六十億中百分之九十係經過雙邊協定。其他係經過聯合國機構，如國際開發銀行以及國際開發協會。雙邊協定近來有逐漸成多邊合作所替代之趨勢。由各國所組成之貸款團或銀行團 Consortium 正向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國家投資。總部設於巴黎之「發展顧問委員會」Development Advisory Committee 也正在和各新興國家商訂雙邊協定。歐洲共同市場國家也正在擬議聯合援助海外有關地區。

一九六一年西方國家所供應的資金中，美國約佔百分之六十。這包括了第四八零號法案項下的剩餘農產品在內。按照世界市場價格計算這項金額每年達十五億，對某些國家而言，這種物資和金子相同。例如對阿拉伯聯邦，可供生產小麥的面積極其有限，節省購糧外匯的支出，也就是增加了外匯的供應量。但在某些國家，輸入了贈送的美國剩餘糧食，可能達到相當數量，而嚴重地妨害了當地的農業的發展，將來這種剩餘農產品的援助還會繼續下去，甚或也許會增加，但其價值並不能和經援完全相等。

目前，對受援國而言，這種長期資金輸入的總額，包括公、兩方在內，是有極端重要性的。這種流入是否會增加就很難說。如果接受國家採取更歡迎的態度，私人投資的輸入將會有所增加。國際間軍備競賽的緩和，有助於資金之流通。但在目前情況之下，對先進國而言，外援絕不能說是政治上有利的措施。

同時，我們必須承認，過去十年來，落後國家所賴以獲得外匯之出口農產品的跌價，大大的削減了美援的功效。可，茶和咖啡是尼日利亞，印度和巴西的主要出口品，價格跌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上面所說的客觀條件促使政府在開發工作上擔負了重要的任務，還有不十分顯著的觀念上的理由也幫助了這一事實。落後國家政府中許多主要官員在西方受教育的時期，正值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着重可有產權）觀念逐漸被「福利國家」式的資本主義（著重平等，注意人權）所替代。他們心目中認爲，運用國家的力量來減少收入的不平等，藉以保護比較不幸的人們，非僅合理而且是必要的。

西方國家最使落後國家觀察者醉心的是各種「社會服務」。有一位權威人士說過：「大部份落後國家要求要福利國家，包括養老金，失業保險，家庭人口補助，疾病保險，四十小時工作制以及其他一切。」事實上西方國家在實行這些福利措施以前，國家生產已有相當的發展。但在目前落後國家這些福利的要求政治上無法

抑止的。顯然的，這種觀念的改變給予政府新的且不容易執行的任務。

民營事業力量之微薄，解釋了爲什麼落後國家的政府在經濟開發上佔如此重要的地位。還有對潛在的對私人企業（尤其是外人的私人企業）的敵視態度也不無影響。這種敵視態度可在下面數點看出：某些事業不許私人經營，在分配極有限的外匯時公營企業之特殊地位，政府頒布許多管制法令藉以防止私人行為妨害公共利益等。這些也許不盡敵視民營事業，可能是過份信賴官吏緻密地執行經濟建設的能力。

在許多落地地區這種偏愛的觀念往往發展爲沒有十分明確概念的「社會主義」。在印度常常可聽到「社會主義者形式的社會」。在阿拉伯聯邦常聽到誇讚「阿拉伯社會主義」之辭。在非洲新興各國大家口頭都談「非洲社會主義」。這些社會主義派別的眞義不必去細辨，他們主要的是要把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主動地位，加強並變成合理化。

這些國家的政府爲了應付這麼重要的責任往往採用計劃的方式當作一種步驟。根據記錄各國的計劃言重於行者多。計劃由設計的機構做出來的時候，也許就沒有贏得政治當局的青睞；就算經過手續通過，往往政治的壓力或部會間的競爭會把應撥的經費移作他用；也許後來發現實際的資源和需要跟計劃上說相差甚遠，因此計劃失去了意義。

上面所說的都有例子可供說明。印尼打從獨立之日起就不斷有過計劃。但從來沒有一個計劃得過政治上的支持使它在經濟建設上——或者不建設上——發生些微的作用。拉丁美洲國家也有過各種計劃，但因對於執行的各部會缺乏預算控制。「言」與「行」之間往往有很大的差異。阿拉伯聯邦，做得較其他好，計劃在十年中國民所得增加一倍。由於這種目標遠非阿聯力量所能及，成長率自然去理想甚遠。懸鐘過高，對於分配本國資源和外匯上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這些例子絕不是用來反對做計劃，而是反對把有一計劃之存在，和實際有效的計劃混爲一談。政府要負起指導經濟建設的責任當然需要計劃。計劃的範圍可小到只包括建立公營企業的優先次序，以及頒布對民營事業的一致政策。按照這種狹義的解釋美國政府「自有生以來」便「計劃」着。落後國家比這做得多。只要政府想要促進開發速度，計劃是不可少的。

計劃的人關懷的有三點：如何增加資源的量與質作爲經濟開發之用，如何分配公有資金在公共事業上，如何刺激民間生產使達到計劃的目的。關於第一點要使投資額增加不僅是增加儲蓄節省消費，而且是要在長時期中指導資金使趨於最有效生產之途徑，和自由經濟制度下這就是所謂「市場刺激」Market incentives 的作用。在落後國家，公營企業所佔比例如此之大，因此成立投資優先制度恐怕是最重要的中心工作。

設計的機構往往同時是政治上決策者的顧問，因此所做的計劃無疑地反映出政府的政治趨向。極權國家可以單獨地追求某一種目的而不顧大家的要求。民主國家却不可能長遠如此做下去。此外政府機構的組成，人民的成分以及各種集團間的互相競爭都會影響計劃的性質。這並不是說民主方式的計劃一定是各種不同的政治壓力互相牽制所獲得不合理的調和產品，但它的經濟算盤必需是作用於某些嚴格的限度以內的。

對經濟成長作單純目的的努力可能會有某些特殊的效果，但政治的因素往往把可得的資金作地理上的平均分配。在經濟估計上指出澈底的土地改革是走向經濟開發的第一步。但政治的現實往往提出了次好的 Second Best 政策。面對着極度短缺的資金，有些計劃者（如尼日利亞——請參閱尼日利亞之開發一文）不能不削減社會福利及國民教育費用來從事「生產性」的投資以及技術訓練。

政治的力量摒棄最有效的經濟發展路線而「選擇」了另外的方向，並不一定這選擇就不合理。儘使按照政治的意志把投資作地理性的平均分配，也未嘗不是合乎需要，只要這種分配有助於政治的穩定。因爲除了經濟成長的目的外還有國家計劃的目的。政治的因素限制了經濟的算盤，而且也妨礙了更積極地去計劃。受人民擁護而且致力於經濟開發的政府，可動員前所未有的人力作有效的運用。日本在十九世紀末期差不多就是這樣發展的，今天的印度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成效。

今日落後國家致力於經濟開發頗具成效者之中，所遭遇的困難不是政治因素阻撓經濟的計劃，也不是經濟分析得不够準確而有所偏差，而是行政機構落在經濟發展之後，顧慮到這種缺陷，會把投資計劃縮小使便於管理；它也會向政府建議不要頒布目前機構管不到的法令；它也會建議改變政府內部程序。

說了許多新興國家的錯誤，遭遇到困難以及實行的缺點，並不是用來證明不要計劃。事實上有許多客觀的和觀念上的理由證明爲什麼政府在計劃及促進經濟建設時所負擔的責任必需是大的。

## 第十章 巴爾托克 (Bela Bartok, 1881—1945)

德布西使所有音樂家對「和弦」產生了一種新的觀念。他在這方面貢獻之大，可以和貝多芬在形式演繹，巴赫在對位法上的貢獻，相提並論。我一直在問自己，能不能把這三位大師的成就綜合起來，創造一種新的當代風格？

巴爾托克

巴爾托克是本世紀最有創造力，最有影響力的音樂家之一。他固然一直注意着巴黎、維也納的音樂動態，也受到他們的影響，但也一直有他自己的的一套。他的音樂詞彙完全屬於他自己，他把他廣博的知識與本身的性格揉合起來，創造了獨一無二的風格。

像許多作曲家一樣，巴爾托克幼年就顯示出在音樂上不凡的天賦。他的父親是匈牙利一個小城的農校校長，很早便去世了。巴爾托克的母親輾轉各地擔任教職，到一八九三年，才在普萊斯堡 (Preshburg) 安定下來。在這裡，巴爾托克開始正式學習音樂。一八九九年進入布達斯皇家音樂學院，主修鋼琴與作曲，成績卓越。

他的鋼琴技巧是極優秀的，他一生大部份的收入都靠鋼琴——演奏、教學——他的作品中也有很大比例的鋼琴曲。

廿三歲 (1904)，他開始搜集匈牙利民歌。這是他終身從事的偉大工作之一，也對他的曲風有決定性的影響。他旅行深入匈牙利各小村腹地，一九一三年又到過羅馬尼亞、阿拉伯，一九三二年到過埃及，一九三六年到過土耳其。晚年在美國又繼續整理出版了他早年的部份成績。這些工作在「比較樂理學」的範疇裡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它重要的結論之一是：以前李斯特、布拉姆斯等人所作的「匈牙利狂想曲」，「匈牙利舞曲」，都只是吉普賽音樂而非真正的匈牙利音樂。真正的匈牙利音樂在巴爾托克以前是不為世人所知的。

一九〇七年開始，他擔任母校的鋼琴教授。這個職位他差不多保持了三十年。雖然他的鋼琴技術已被公認為第一流的，但他的作曲家身份幾乎始終受到嘲笑。一九一一年，他與一些年輕的作曲家，包括他的好友柯達宜 (Zoltan Kodaly, 1882—)，創立了「新匈牙利音樂協會」，以組織一個獨立的交響樂團及推進新音樂為務，但由於找不到經費上的支持，他們只有演出一些室內樂及鋼琴聲樂曲。即使如此，尚遭到報紙的無情譏諷。這些青年音樂家心灰意懶之餘，祇得解散了這個協會。

當時的匈牙利樂壇，的確是非常保守的。老成持重的杜南伊 (Dohnanyi)，把持着一切。任何超出布拉姆斯範圍的音樂，都受到懷疑。巴爾托克作品的開始被人欣賞，是來自德國。他的歌劇「藍鬍子的城堡」，芭蕾「木王子」，首次使他受到了相當的重視。

第一次大戰的時候，巴爾托克幸運地不會被拉去當兵。戰後他漸形活躍，常常旅行歐美各地，演奏他自己的鋼琴協奏曲等。一個瑞士指揮家沙赫 (Paul Saehel)，成爲他的知音，介紹了許多他的大型作品。

但他在國內還是遭到許多不公平的待遇。例如一九三五年，巴爾托克與柯達宜被提名候選匈牙利學術協會的會員，然而開會的時候竟因到會人數不足法定額而告流會。不久，這個協會又準備頒獎給巴爾托克，但受獎的作品却是一首巴爾托克自己認爲最不成軍的早期作品。巴爾托克大怒之下，謝絕了這個榮譽。

希特勒當權之後，很快就將匈牙利也拉入了納粹的圈子。巴爾托克生性愛好自由而且率真梗直，他公開宣稱憎恨納粹。這使他在祖國無法容身，一九四〇年遷居美國。

在美國的五年，巴爾托克可以說是貧病交加。他並不缺少知音，一上岸便有哥倫比亞的榮譽博士及兩年民歌研究合同在等着他。以後又有許多人請他作曲，但日漸衰退的健康使他不能一一履行合約，而高傲的性格又不允許他接受救濟（他曾經因不能履行合約而把預約訂金退還約件人，這是一件貝多芬也幹不出的事）。困苦的環境加速了他的死亡，他於一九四五年秋，以白血球過多症死在紐約西域公立醫院。臨死時他對醫師說：「遺憾的事，我還有這麼多要說的話沒有說出來。」

巴爾托克與魏本的生命，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年結束，這真是他們的不幸。因為只要再等一、兩年，社會從戰火中復蘇，他們便立刻成爲新音樂的寵兒。巴爾托克目前正是公認的廿世紀音樂巨人之一，他的傳記，作品研究，都有好幾種版本問世，他的作品差不多全部錄爲唱片，而音樂會的節目上，更能以印上他的大名爲榮。

### 巴爾托克的作品

巴爾托克從一九〇三年開始作曲到一九四四年病重而止。四十多年中，他的作品不能算多。因爲他好幾次心灰意懶，打算放棄作曲。

他的作風是漸進的。由於對新潮流十分敏感，而廣博的知識使他吸收極多。但強烈的個性與國民性，又使他的作品有一種特殊的巴爾托克風味。

#### 第一期：1903—08

這是巴爾托克的習作時期。這時的作品如「高爾」(Kocsuth, 1903)是一篇長大的愛國交響詩，顯然有李斯特，李察史特勞斯的遺風。兩個管弦組曲(1905, 1907)裡有德布西，第一弦樂四重奏中又有布拉姆斯。

#### 第二期：1908—1926

舞合作品：

藍鬍子公爵的城堡 (Duke Bluebeard's Castle, 1911, 歌劇)  
木王子 (The Wooden Prince, 1914—16, 芭蕾舞)

室內樂：

弦樂四重奏第二號 (1915—17)  
小提琴奏鳴曲第一及第二 (1921, 1922)

鋼琴音樂：

野蠻快板 (Allegro Barbaro, 1911)  
舞蹈組曲 (Dance Suite, 1923)

兩個舞合作品中，顯出了巴爾托克的一貫作風：勇敢，率真而不妥協，也使作者第一次獲得重視。第二號弦樂四重奏是本世紀演奏最廣的室內樂之一。第一樂章狂熱而興奮，第二樂章却是個戲謔的諧謔曲，第三樂章却終於沉思與憂傷中。狂想的熱情與青春的反叛性，使這個樂曲有了相當迷人的力量。兩個小提琴奏鳴曲，也是狂想而不羈的音樂。

「野蠻快板」，正是當時「勇敢的時代」的野蠻音樂之一。完全缺少通常所謂的「美麗」，它正是對德布西精巧作風的反動。兩年之後，史特拉汶斯基才發表了他的「春之祭禮」。

這是巴爾托克「反叛性」音樂的高潮，「舞蹈組曲」成爲他作品的分水嶺。從此他的反叛性減退，而技巧則日臻圓熟。在這個作品中，巴爾托克用平凡的節奏，製造出非凡的節奏效果。「舞蹈組曲」後來改爲管弦樂，成爲巴爾托克最流行的作品之一。

這一期的作品不多（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九年間，巴爾托克灰心於作曲，專事民歌研究）。但特別富於朝氣與反叛性。他的作品中一逕有着狂想而不羈的氣氛，在這一期中也特別地鮮明。而大膽的和聲結構——多數有民謠根據——是保守派反對他的主要理由。

#### 第三期：1926—37

這是巴爾托克的豐收時期，作品雖然不多，但精采紛呈，最重要的是：



「管弦樂協奏曲」，可能是巴爾托克作品中最受歡迎的作品，早期的狂野粗糙消失，而在一種抒情的溫暖中，露出巴爾托克的本色：率直，不羈而鮮明。

第三號鋼琴協奏曲與中提琴協奏曲是作者的最後作品。在這兩個作品中，作者預知在世不久，顯出了前所未有的動人情緒。——在第三號鋼琴協奏曲的結尾，巴爾托克寫下了一個匈牙利字「完」(Vége)，這是巴爾托克從前作品所不曾有過的事。

### 巴爾托克的特色

巴爾托克如林的佳作中，大部份都蘊有中歐民歌的色澤，如：旋法音階，某些節奏模式，狹幅的旋律等等。這些色澤在早期作品中非常明顯，在晚期依然相當濃厚。

由於他的和聲相當自由大膽，他的音樂聽來多半是憤怒而強烈的，尤其在一九三九年以前，他的作品中根本沒有通常所謂的「可愛」，「好聽」。他也運用「音堆」，這點他自承是學自考威爾(H. Cowell)會在二十年代中在歐陸旅行演奏的。有些時候他與史特拉孜斯基並稱為「原始主義」者，更直爽的說法則是：「野蠻而醜惡」。巴爾托克晚年又趨向保守，像他的第三號鋼琴協奏曲及管弦樂協奏曲，都是較為和諧而溫柔的作品。

巴爾托克前兩期的作品是以和聲技巧為主的，由粗礪的和弦上獲得強大的效果。但在第三與第四期的作品中，他却轉向對位的寫作。尤其在後期的弦樂四重奏中，特別能看出處理「覆行」、「節奏」的技巧。

但巴爾托克不是個拘泥於一的作曲家，他大多數的作品是變幻不定的，有時他寫來像巴哈，忽然又像德布西，但在純粹的音樂效果上，他却一還是巴爾托克。——他是個音色的專家，他好使用奇特的樂器效果及不經見的樂器配合。他處理弦樂與鋼琴有時像打擊樂器，而他處理打擊樂器又有前所未見的抒情手法。

雖然巴爾托克作品中的半音技巧非常多，他一直不曾踏出調性的領域，但他的調性每每並非以終結和弦為基礎，而是以某一個音特別頻繁的出現而造成的一種調性中心。

他的曲型相當古曲，雖然他不曾寫過交響，但他的六個四重奏却顯出他對古典型的嗜好。早期四重奏多半是四樂章的傳統型式，晚期的四重奏也有拱型的五樂章的 (A B C B A)，他的壯勇激越表現，主題變奏技巧都會令人想起貝多芬。

巴爾托克所提出的問題：「能不能把巴哈、貝多芬、德布西的優長綜合起來，創造一種新的時代風格？」由他自己的作品，作了妥善的回答。

## 第十一章 興德密特

(Paul Hindemith, 1895—)

作曲家的知識範圍愈廣愈佳——他的求知慾必能激起他作品中的火花，並表現在他作品的每一面上。

興德密特

興德密特的音樂生活是特別豐富的，他幾乎可以稱作一個全能的音樂家。他能演奏多種樂器，包括古代的與近代的，尤其在中提琴的演奏上，他可以稱得上是個名家，他又是個相當不凡的指揮者，他又是個極成功的音樂教授。他所著的教本通行全世界，而他的弟子也構成年青一代作曲家的主流之一。他的理論更被推崇為「惟一能溝通古今調性系統的理論。」

興德密特的音樂生涯，也是多姿多采的，起先他是一個少年叛徒，不久又變成一個狂熱的表現主義者，忽然他又參加了不帶感情的新古典主義者行列，以後他又有一段時期是一個成熟，可敬的新浪漫主義大師，最後，他成爲一個保守派。

他生於德國北部的漢瑙。十一歲因父母反對他學音樂，離家走出，在舞廳、咖啡館中奏琴為生。後來進入法蘭克福音樂學院，在院中他是個傑出的提琴學生，作曲也學的很好。廿歲便成了法蘭克福歌劇院的第一小提琴手，又與匈牙利小提琴家亞瑪 (Amor) 等組成著名的四重奏團 (他擔任中提琴手)。第一次大戰入伍，退

伍後立即投身於戰後德國藝術復興的激流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希特勒當政以前，德國的藝術界是極其令人興奮的。雖然她的殖民地都失去了，工業地區也割讓給了別人，通貨膨脹使許多人貧無立錫之地，因而政治情況也是搖搖欲墜——這就是所謂威瑪共和時期——但藝術界却畸形地繁榮無比，每一個政權的壽命雖短，但總會在某些城市中添設幾個歌劇院或交響樂團。當時的德國雖然又窮又小，但却有實力來演出一些豪華耗費的歌劇。例如：一九三〇年米堯精心結構的歌劇「哥倫布」，初演不是在巴黎而是在柏林。藝術學校重新招生，而劇運復興在雷因哈（Max Reinhardt）等人的天才下迅速展開。

這時期著名的「築屋」（Bauhäuser）學派，由大建築家格羅庇烏斯為首。他們主張廢棄藝術上的附加裝飾，回歸到嚴肅、誠懇、簡明的表現。這個學派在建築與設計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從貨品的包裝紙到大城市的外貌，都可以看到「築屋」學派門下的手澤。

「新客觀主義」（New Objectivity）是他們的信條之一。他們要用一種用世的，有深意的態度，來抵抗荷柏格一派白熱主觀的表現主義。格羅茲（George Grosz）辛辣而諷世的繪圖，格羅庇烏斯的削瘦的玻璃建築，都是此中代表，與德密特的音樂，也有一個時期表現了這種精神。

一九二七年，與德密特應召在柏林音樂高等學院任作曲教授，但希特勒上台之後，所有新音樂都被禁止，與德密特也不例外（大指揮家富特溫格勒堅持要演出他的作品，曾引起一場風波）。他感到在德國沒有前途，於是前往土耳其，為土耳其的音樂界做了不少工作。他又旅行英美等地，一九四〇年起執教美國耶魯大學，在此一停十三年。戰後回到瑞士，繼續其多方面的音樂生涯。

### 與德密特的作品

與德密特的主要作品包括三個大歌劇：

卡地拉克（Cardillac, 1928, revised 1952）

畫家馬席思（Mathiz der Maler, 1938）

世界的和諧（Die Harmonie der Welt, 1957）

五篇短歌劇，三篇芭蕾，以及管弦樂作品如：愛樂交響曲降E調交響曲，韋伯主題變體交響曲等。還有各種協奏曲、鋼琴二、大提琴二、法國號、小提琴各一，合唱曲、教會音樂，以及大量室內樂。——他與米堯是近代大作家中最多產的兩位，也同是無所不寫的作曲家。

### 第一期 1917—1927

年青時代的與德密特，以其絕世的姿質，強烈的好奇心，在音樂上作種種新奇的實驗。起先他是李察史特勞斯的追隨者，又仿效雷格（Reger）寫作厚重的對位大作品，典型的如作品第十一的小提琴與鋼琴奏鳴曲。不久，他又轉移興趣去寫不諧音很多，表現派色彩濃厚的作品，如連環歌集「少女」（Die Junge Magd, 1923, 女低音、長笛、豎笛、弦樂四重奏），短歌劇「謀殺，女人的願望」（Morder, Hoffnung der Frauen, 1921）等。一九二二年的鋼琴組曲（包括「進行曲」，「西迷狐步」Shimmy，「晚間小唱」Night Piece與「黑人舞」Ragtime）又顯示了爵士樂的影響，然而與德密特處理爵士的野性重手法却與米堯的輕鬆風趣大有不同。在樂譜上，與德密特寫下了幾段「演奏須知」，很能表現出他的「少年叛徒」姿態：

「不要理會你在鋼琴課中所學到的那些！」

「不要用任何時間來考慮該用那根指頭來彈 D#——」

「兇猛地彈這些曲子，但節奏却必須嚴格地如同機械。把鋼琴視作一種打擊樂器，也當作打擊樂器來處理！」

一九二二年的小室內樂（Eine Kleine Kammermusik）是這一段時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活潑而頑皮的精神，極像當時巴黎的作風。第一樂章是兩聲部而調性多變的遊戲風樂章。第二樂章令人想起歌洲街頭的手搖絃琴。第三樂章是藍調風味的夜曲。第四樂章是一個辛辣的諧謔曲，而終樂章中，許多小節很不規律的長度，末尾是一串快速的四度構造的和弦。

「小室內樂」雖非一部雄心很大的作品，但却顯示了與德密特的轉變。這是他從早期的浪漫轉向「日用音

## 第二期 1927年以後一

一九二七年興德密特離開法蘭克福赴柏林任教之時，他的實驗期已經過去。他自己小心建立的作曲理論與美學觀點已經確立，此後他繼續寫作各種類型的作品，但他的風格基本上却已經有了某些不變的特質。

他感到早期作品中的複雜與不諧，令許多愛好音樂的人受不了。於是他謹慎地在後來的作品中減輕了這些成份。他把作品的組織減輕，又把作品的表現變得溫和。這時的德國正進行着一個如火如荼的藝術大眾化運動，成立了許多業餘的交響樂隊與合唱隊。興德密特此時寫了一些簡易的音樂，專門利於業餘的演出，例如清唱劇「林白的飛行」便是。

這就是著名的「日用音樂」的先例，這一個名詞後來竟與興德密特緊連在一起，扯也扯不開了（與「六人團」的情形頗有相似之處）。興德密特在美國時曾說：

「我的感覺像那位作法自斃的「魔術師門徒」，隨便我到那裡，總有人提到「日用音樂」，真令我大為煩惱。」

他後來的作品趨於對位，終於成爲他作品的主要特色。「歸向巴哈」是他的理想之一。這與史特拉汶斯基後期的作風相近，它們一同被稱爲「新古典主義」或「新巴洛克主義」。

鋼琴曲「嬉戲音樂」(Ludus Tonalis, 1943)是廿世紀的「協律琴譜」(Well-Tempered Clavier, 巴哈古鋼琴名作)。它包括十二首調性各異的賦格曲，最前面有一個前奏曲，每兩首之間又有間奏曲，最後又有終曲（是前奏曲的逆形）。

興德密特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年之間寫下的奏鳴曲有：

小提琴與鋼琴三，中提琴與鋼琴四，大提琴與鋼琴一，長笛、歐薄、巴松、豎笛、法國號、小喇叭、英國管、伸縮號與鋼琴的各一。鋼琴獨奏二，雙鋼琴二，風琴三，豎琴一，無伴奏小提琴四，無伴奏小提琴二，無伴奏大提琴一。

各式各樣的器樂，都有了它們自己的奏鳴曲。這是興德密特的「日用音樂」的又一面。它應付了一種須要，也成爲廣受歡迎的作品。

除了寫作這些實用而小規模的作品外，興德密特也寫長大嚴肅的音樂。他的幾個大歌劇，雖非經常演出的作品，然而它們的「交響綜合」(Symphonic Syntheses, 興德密特自創的名詞)，却是音樂會上常見的節目。

最出名的自然是那首「畫家馬席思」。其中的主角是十六世紀的畫家葛林瓦 (Mathias Grunewald)，他是德法交界阿爾薩斯州伊森漢地方著名聖壇三幅壁畫的作者。

第一幅畫，也就是第一樂章：「天使的音樂會」。原畫是一幅聖母聖嬰圖，背景是一大群鼓琴吹簫的天使，在聖母聖嬰之前，又有一位金髮含笑的天使，拉着一具古提琴 (Viola da Gamba)。這是個喜樂和愛的場面，音樂也是悅耳而鼓舞的。但新手法如半音的大量使用，轉調的頻繁，依然佔有重要地位。旋律有中古風味。而佈裁近乎一個奏鳴曲型。

第二樂章「八墓」，畫面上耶穌的身體，沉重地從十字架上垂下，而二瑪麗與二約翰在他脚下哭泣。——這一樂章短而緩慢，調性中心依然轉移不定。

第三樂章「聖安東尼之誘惑」是最激烈的一章。畫面上聖者正被瘋狂的鳥，爬虫與惡魔襲擊着，上帝派遣天使長來解救痛苦的聖者。——半音階的使用，非常之多。主旋律包括十二個音中的十一個。音樂始於一個敘述性的引子，中段徐緩，結尾是銅管全力奏出「哈利路亞」。

## 興德密特的和聲理論

傳統的和聲理論在近代是不夠時髦了。例如巴爾托克的作品，便不能用老式的理論來分析。

興德密特也是個「屬腦的」作曲家（像史特拉汶斯基一樣），他崇尚秩序與系統。於是，以德國人的理論天性，發明了一套全新的和弦分類系統。

他的理論根基於物理的泛音。他由一套演算，推出一串音符的親疏關係，如以C音爲基準，他的系列是：





這種喇叭係自西藏及蒙古傳入。但二把最具特色的喇叭，蒙古的大喇叭及西藏的長統則並未流入中國。他們多以紅銅製成，上面飾以金銀飾物，長度可達十六尺，因此吹奏時必須放在地上，或另由一人以繩索捆在喇叭口上背負之。它們的發音極為低深，由一對喇叭交互吹奏。這件樂器只有在喇嘛廟的大典中才會聽得到。

## 管

單簧類的管，在遼東一帶重要性不大。目前所能找到的只是一種構造簡單的竹製管，有指孔六個。實際上它僅是兒童的玩具。

中國古代有一種單簧管，兩端均裝以牛角，下端作為喇叭口，上端牛角則形成一氣室，簧片裝設在牛角內部，吹奏時可無需將簧片含入口中。它的來源係出自韃靼，目前已無實物留存，僅能在古畫中看到這樣一件樂器，而且難以辨認出究竟是笛、雙簧管、或是單簧管。根據它外形推斷，應是一種單簧管。

管 (Cylindrical Oboe)，係用硬木，骨或角製成，有指孔八個，用雙簧，簧長三寸。據說係自東土爾其傳入，但它的實際發源地可能仍在西方。

哨 (Cricial Oboe) 也是雙簧類樂器，管身纖細，刻成許多凹入的環節，指孔八個，均在各凹入的環節內。吹口及下端的喇叭口均為銅製。

## 簫笛類樂器

遼東的簫笛類樂器幾全為竹製，僅中國古代的瓊係用泥製。

中國的哨笛又稱為太平簫，有指孔六個，上側另有一孔貼附葦膜，與笛相似。

簫在第七章中已然談過，這裡要介紹的是一種日本豎笛，稱作尺八。它的體型粗厚，以竹製成，有指孔五，按半孔時可發半音。在木管樂器中，它的發音非常柔和，但吹奏頗為不易。

橫笛類樂器，遼東有四種主要型式。第一種有指孔六；第二類有指孔六，膜孔一；第三類與前者相同，但用絲線捆扎並塗漆；第四種也有七孔。(參閱圖七十二) 東方簫笛與西方的吹奏方法不同，持續的單音被認為

是單調而缺乏生氣，因而在每個音的首尾都要吹出或高或低的裝飾音，這一點對演奏者的吹奏技術好壞，有極大的關係。

## 鼓

遼東的鼓在中世紀及近代，有兩種主要的型式。它們的區別，是在於鼓皮的安裝方法，一種用釘固定，另一種用繩圈縛緊。

在第八章中，曾述及遼東古代的一種鼓，成酒桶狀，鼓皮用釘釘牢，其高度與直徑近似。同類的鼓還有一種非常淺薄的型式，直徑大過高度甚多。這種鼓目前僅在日本一地尚用，中國及韓國均已無跡可尋。鼓身為木製，塗以厚漆，鼓皮上繪有龍鳳祥雲。懸掛於一圓型鼓架上，架框彫刻精緻，塗漆，並裝飾有三個火球與金色的火焰。演奏者坐於鼓前，用兩只裹有皮頭的鼓槌敲擊之，右槌為男，左槌為女。

細筒狀鼓，中世紀時韓二國可能均有，目前則僅存於日本一地。它們的來源係出自土耳其及西藏。鼓身為一細長圓筒，筒中部有時成凹入狀。鼓皮糊在二圓圈上，再用繩索以W形相互拉緊，中央再用一繩索帶繫緊。

最重要一種鼓稱為大太鼓，其直徑有六尺之巨，高約五尺。目前亦僅有日本使用，而且僅限於隆重大典。這種鼓皮圈有凸出環的鼓，除遼東地區外，錫蘭及印度南部也有，它們同樣具有W型的繫索及鼓身中央的索帶。

在錫蘭及日本之間的區域中，這種是有W型繫索及中央環帶的鼓，另又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型式，稱為沙漏鼓 (Hourglass Drum)。它由兩個杯狀鼓身合於一起組成，兩端較大，腰部細窄。它與筒狀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二者之間很可能具有連帶關係。它們都有凸出的環圈，W型的繫索及中間的環帶。餘下的問題僅是前者在先。根據歷史記載，沙漏鼓係紀元四世紀由東土耳其傳入。由地理上的分佈情形推測，它的出現應較遲，因為它在兩個以桶狀鼓為主的較小地區間，佔據了一個廣大的心腹地帶。若以技術觀點推斷，則沙漏鼓體型均小巧便於攜帶，而日本的桶型大鼓可達六尺之巨，其中有些並盛入米穀。由桶狀鼓變為沙漏鼓的演進，是很容易

易看出的。鼓身中間的環帶，主要用途是將索帶繫於一起，並使之張緊。如果鼓身中部凸出，就無法繫緊，因此必需使鼓皮的外圈凸出鼓身方可。沙漏鼓中間部份細小，鼓皮圈無凸出之必要，由此可推知，它只是古老型式所遺留下來的部份。由以上幾點推斷，沙漏鼓的出現應當較遲。

最大的沙漏鼓，係在韓國，有長達三尺者。日本的沙漏鼓，體型較小，鼓身塗以黑漆並繪有金色圖案。鼓身的顏色以演奏者的身份不同而有別，階級最高的人用淡紫色，次一級用淺藍色，普通人用橙色。鼓師用左手緊握繫帶可隨意變更鼓的發音，右手持一尺長的木棒敲擊。西藏一帶，也有這種鼓，但鼓身係以兩具頭骨做成。（圖九十一）。

### 弓弦樂器 (Bowed Instrument)

關於弓弦樂器的發明者，過去有人認為係出自斯堪底那維亞，也有人認為發源自印度。實際上二者均不對。最早發現有弓弦的地方，係九世紀時在波斯一帶。中國在九世紀及十世紀時有弓弦樂器出現。歐洲也在十世紀中始有用弓的弦樂器。而建立在紀元八百年的印度神廟中，它的壁刻浮雕上，找不出有任何用弓的樂器。顯而易見，弓弦樂器的傳入文明社會，總在紀元八百至九百年間。

中國的拉琴，係自蒙古傳入。遼東一帶的弓弦樂器，據說均係傳自西方的野蠻民族。回教人認為波斯的一些弓弦樂器，全係由土耳其傳入。歐洲以及印度的古老弓弦樂器，與土耳其近代的樂器非常相似。這些樂器的來源，全部指向於亞洲中部。

拉琴，與箏有密切關係，目前在華北一帶仍可看到這件樂器。它的形狀有如一個縱向剖開的圓錐，有十對絲弦，按五聲音調律，無半音階。各弦均張在凸出的圓面上，以鐵製的弦柱繫緊調音。

此後另一種弓弦樂器胡琴，開始在遼東一帶流行，由名稱可知，它是胡人的樂器。琴身為一小圓筒，多為竹製，有時也用木材做成八角型。筒長僅數寸，前端蒙以蛇皮，後端開放。有時也用半只椰子殼作成。琴柄垂直穿過琴身，通常僅有二弦，按五度調音。演奏時以指按弦改變發音之高低。琴弓不能自琴上取下，因為弓毛係自二弦中間穿過。右手手掌向上持弓。胡琴由於型狀的不同，又可分為下列數種：

一、弦栓在後方，琴身覆以蛇皮，琴弦用弦索繞在琴柄上：

- A、琴身以圓竹筒做成，有二弦：
  - a、琴身直徑二寸——南胡
  - b、琴身直徑一寸——京胡
- B、八角木製琴身：
  - a、有二弦——二胡
  - b、有四弦——四胡

二、弦栓在兩旁，聲板為木製，琴弦繞過柄上端的凸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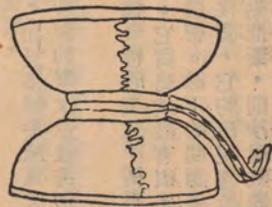
- A、琴身以椰殼製成——椰胡
- B、琴身為木製，成梨型——大胡

這種樂器最古老的型式只有一弦，且無弦栓。更原始的型式，則就是第一章的樂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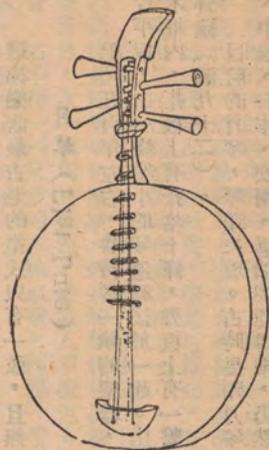
### 月琴 (Flat Lute)

紀元五百年左右，魯持琴一類的樂器，在中亞及東亞一帶產生了另一個新的分支，凸出的琴身，變成了兩片平板，由一條窄小的琴邊聯接於一起。由於琴身是圓型的，所以稱之為月琴。琴頸短小，弦栓橫向裝設於一木框內，托板上有指格十條，聲板上有一繫弦木條，琴弦僅有二對，多為絲弦，按五度調音。演奏時以一撥子彈撥（圖九十二）。

目前的月琴，琴頸更短。古時長頸月琴，最早係出現在公元五百年左右東土耳其的壁畫上。這種琴在蒙古、中國、日本、安南、堪伯地亞等地，仍然留存。中國人則認為月琴係晉朝所發明。



(圖九十一)



(圖九十二)

月琴的進展可分為兩個階段，較早的型式琴頸較長，較晚者琴頸較短，它們的分佈地域如後：

琴頸較長者：

琴身成八角型——蒙古、日本、中國。

琴身為圓型——安南、日本、韓國。

琴頸較短者：

琴身為圓型——日本、中國。

三弦 (Long Lute)

琴身甚小，多以厚重的紅木製成，有時成方型，有時為圓型，兩面均覆以皮膜。琴頸平凸，也以紅木製成，長約三尺，穿過琴身。日本的古老調弦法為：基音，四度音，七度音，近代調弦法則為基音，五度音，八度音。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樂器，約在公元一五六〇年始傳入日本。

這件樂器很容易看出是由西亞傳入遠東的，它的細長琴頸，小型琴身，橫向裝設的緊弦柱，及三根琴弦，都和波斯樂器近似。它的波斯原名，以及日本所稱的「三味線」，中國的「三弦」，意義可以說完是相同的。

揚琴及瑟 (Dulcimer and Harp)

揚琴及瑟均係由外國傳入中國的兩件撥弦樂器。揚琴目前在中國音樂中使用極廣，這件樂器係第十三章介紹波斯樂器時再行詳述。

瑟係由東土耳其所傳入者，它是一具垂直的角型豎琴，有琴弦二十五根。(參閱圖七十六左角)。這件樂器在遠東一帶始終未能流傳，僅有西方人士在遠東彈奏過瑟，不久即告絕跡。



一位水手的聖誕禮物

曾 協 譯

自：W·J·賴德勃

火努魯魯

夏威夷

美國

致：大衛·麥克唐諾海軍上將

海軍參謀長

海軍部

華盛頓

親愛的麥克唐諾上將。

這封信已遲了一年，但是這封信非常重要，因有十八個人要我寫封信給你。

去年聖誕節，我和內人及三個男孩在法國，正準備由巴黎前往尼斯。在五天之間所有的事情全成了一團糟。我們住的旅館是一觀光客的陷阱。我們租來的汽車拋了錨。在擁擠不堪的小車裡我們不知所措沮喪不堪。在聖誕前夜，我們住進了

尼斯的一家小旅館。我們心裡毫無一點聖誕氣氛。

當我們出去吃飯時，外面既冷又在下雨。我們找到了一家小飯館草草地帶着一點聖誕裝飾。溢着一股油膩的味道。裡面只有五個桌子有人。有二對德國夫婦，二家法國人，與一位美國水兵——單獨的一個人。在一個角落裡一位彈鋼琴的人，精打彩地奏着聖誕音樂。

疲倦，厭煩與固執使我不願再往前走一步。我向四週看看，客人們默默無聲地吃着，唯一似乎快樂的人是美國水兵。一邊吃一邊寫着一封信。臉上帶着一絲微笑。

內人用法文點了菜，侍者帶來了不是我們要的東西。我責備她不該用法文。她開始笑，孩子們袒護她，我感到更掃興。

接着，我們左邊桌上坐着的法國人，父親因一件小事打了孩子，孩子開始哭。

在我們右邊，金髮大胖子德國太太向她丈夫喋喋不休。

突然，我們全部感到一陣不舒服的涼風吹來，正門進來了一位賣花的法國婦人，她穿了一件破舊的濕鞋子，提着一籃子的花，她由一個桌子走到另一個桌子。

「要花嗎，先生，只要一法郎。」  
沒有人買花。

她失望地坐在我們與水兵之間的桌前。對侍者說：「一碗湯，我今天一朵花也沒賣掉。」她回頭對彈鋼琴的沙啞地說：「你想像得到嗎，聖誕大餐吃湯。」

彈鋼琴的人指指他那空的小費盤子。

「不，太太。」水兵說，傾向前去在她蒼老的臉頰上輕輕一吻：「這是我送你的聖誕禮物。」

他站直了走到我們桌前，將另一朵花握在胸前：「先生，」他說：「可否讓我將這朵花送給你美麗的兒？」

他將花送給了我太太，向我們道了聖誕快樂，走出了餐廳。

所有的人停止了動作，所有的人都看着這位水手，全體鴉雀無聲。

幾秒鐘後聖誕在這小餐廳裡如炸彈一般爆開。老年的賣花婦跳起來，揮動着二十法郎的鈔票。

走到餐廳中間，她邊跳邊唱並向彈鋼琴的喊：「喬，我的聖誕禮物，你可以得到一半，你也可以好好吃一頓。」

彈鋼琴的十指飛舞，奏出一曲古老的法國聖誕歌，頭隨着節奏擺動。

內人手裡拿着花，跟着音樂搖動着花朵，她似乎年輕了二十歲。淚水已自眼中消失，嘴角顯出了笑容。她開始唱，三個男孩隨着唱，大聲地興高采烈地唱着。

「好，好。」德國人喊，他們跳上了椅子，用德文唱。

年輕的水手吃完了站起來準備走。他穿上了大衣，走到賣花婦人的桌前。

「聖誕快樂。」他說，微笑着檢起二朵花：「多少錢。」

「二法郎，先生。」

他將一朵花壓扁了塞進他才寫好的信的信封裡，接着給她一張二十法郎的鈔票。

「先生，我沒有零錢，」她說：「我向侍者換了找你。」



侍者抱住了賣花的老婦人，一面唱一邊揮動手臂。

打孩子的法國人用又打出瓶子隨和着的節拍，孩子爬上了他大腿用孩子特有的高音唱起來。

德國人請大家喝酒。並親自送到每人桌上，向每人道聖誕快樂。一家法國人叫了香檳並向大家敬酒，並吻了每人的雙頰。餐廳老板開始唱「第一個聖誕」，大家跟着唱，有一半人在流淚。

人們自街上湧入，到最後座位坐滿了，還有許多人站着。當這許多人的手足隨着聖誕歌曲擺動時，牆壁也隨之震動。

僅在幾小時之前，十八個愁眉苦臉的人在一家破舊餐館裡過着一個痛苦的黃昏。到結果却成了一個所有的人所最快樂最難忘的聖誕前夜。

這就是我所要向你寫的，麥克唐諾將軍。身為海軍最高統帥，你應該知道美國海軍在這法國餐館裡所送給我們的聖誕禮物。因為這位水兵有聖誕的精神，他用愛與歡樂將我們的忿怒與失望一掃而空。他將聖誕帶給了我們。

謝謝你，長官。

祝您聖誕快樂。

賴德勒敬上。

## 第十章

「我告訴我愛，我告訴我愛，  
我全心全意地告訴他……」

威廉·布萊克：詩集。

到第二天早上一切全成夢幻，勞恩很早就離開華莊，這次回南方的白凡莊屋。他走的時候我沒有看見。他昨天晚上沒有和華萊恩談起這件事，我不知道，因為我一點看不出有什麼跡象。當我走到主房中，告訴他非力遭到第二次意外時，他愉悅地接待我，然後皺眉陰鬱地聽我敘述。

他坐在圖書館大桌子後面，我講完後，他靜靜地坐了一會，像是在沉思。我覺得他彷彿忘了我的在場。他說話時，他的話很奇怪：「又來了。」

我驚奇地問：「先生？」  
他黑眉毛下的眼光快望我一下。我覺得他聲調有點倦容。「幾天之內這是第二次了。馬小姐，由於可怕的理由，我們必需再向你道謝。」

「哦，」我雖為情地說：「沒什麼。任何人——」  
「任何人都會一樣地做？」他的笑容一現而逝，甚至於沒有點燃他的眼睛。「你早先也說過，馬小姐，我必須說我們幸而有……」稍停之後……「有幸請你來照料菲力。你什麼時候把梯子放在那裡？」

「昨天」。  
「真的？你怎麼想到的？」

我遲疑地想該怎麼說。「前天我一個人到涼台上去，去——等一輛車子來。我記得右欄杆本來有點鬆。我用手試了試，它果然是鬆的。不過它並不危險。我想過向你講，可是它並不嚴重。然後車子來了……我就忘了

## 九輛等待的馬車



Mary Stewart 著  
張時譯

這件事。」

我沒講出那天是星期二，車子是勞恩的。我又說下去，「到了昨天，我想去多農，我又出去看天氣會不會下雨，我又想起欄杆的事，但是我因為急得去趕公共汽車，所以我想臨時用什麼東西把它擋住。我看見廚房中有個小木梯，便跑去把它拿來，我覺得似乎安全了。我還記得一回來就告訴你。我——我真對不起，」我最後說。

「你不必道歉。你根本不知道石頭會腐化到那種程度。我早就知道欄杆不牢了，但是想不到那麼需要修補。實在該感謝你用梯子欄住它。」

我很難為情地笑笑。「也許是非力的守護神有靈。」

他冷漠地說：「也許。他是需要有個守護神。」

我說：「有句成語，是吧？『有意外之傾向』。」

「相當合適。」他溫柔的音調中帶有戲謔之意。我奇怪地望着他。他看見我的眼光。「哦，什麼，馬小姐？」

「沒什麼，」我困惑地說：「我……只是……你好像並不在意，我以為你會生氣。」

「我是生氣，」他說：「非常生氣。」我和他談話以來還是第一次正視他，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他所說的並不完全真實，他又笑笑。「我是一個有理性的人，我對那些有責任的罪人十分生氣。如果我在你面前發洩，那是不應該的。我不能這樣，因為……我為人如此。」

他轉開旋椅，稍為離開我一點，望着通玫瑰花園的窗戶。我望着他那憂鬱明亮的面龐，美麗的眼睛與善變的嘴唇，我等待着。我不知道為什麼每當和華萊昂談話時，會有一種演戲的感覺，好些所有台詞都已確定，我知道下一句該是什麼，而且往往不會有錯。

他以狡詐而冷靜的聲調說：「一個跛足的人會學得一種……經濟的效用，馬小姐，對你發火生氣又有什麼用？又不是你的錯，非力怎麼樣？」

這個問題像刀子一樣割過我的心中，如果他真的生氣，也許我會感到更好過些。

「非力？哦，他很好，謝謝你。他又驚恐又不安，不過我懷疑有什麼不良的後果。他應該立刻就會忘了這件事——不過，目前他對這件危險却感到很驕傲。」

他仍然望着窗外，「是嗎？啊，孩子真是些深不可測的動物，不對嗎？希望他的危險到此為止。」

「你別愁，華先生。他實在運氣不好，但是現在已經過了。」我又無意地問上一句：「波亭先生什麼時候回來？」

他迅速地轉回來。同時輪椅也跟着轉動，因為動作太猛，他的手臂碰到桌角上。我驚叫起來。

「你的手碰到了！」

「沒關係。」

「手腕在流血。我可以替你——」

「不要緊，你方才說什麼？」

「我忘了，哦，是的。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非力的波亭叔叔什麼時候回來？」

「我不知道，怎麼啦？」

我的眼睛還看着他的手腕。我向他望時，發現他正看着我，他的臉色又很冷靜下來，可是他那注視我的神情有點令我嚇得說不出話來。

然後銳利的眼光消失了。他手上玩弄着一把裁紙刀。「你為什麼問這件事？」

「因為非力時常問起我，我想也許你有波亭先生的消息。」

「啊，是的。哦，我也不十分清楚。我弟弟的行動常常難以預測。至少他還要三個月才會回來。我想，他的講課日程在復活節前左右才能結束，可能過後他還準備留下協助發掘古物——我記得好像是在德爾菲。」他微笑了。「我弟弟一向不喜歡寫信……我想對於這點，非力和我一樣清楚。」他把裁紙刀放在原來地方，十分瀟灑地笑着我，「嗯，馬小姐，我不多耽誤你的時間了。我要在適當的方向來發洩我的怒氣。」

我一逃避出去，他就拿起室內的電話。

我也驚奇自己為什麼要用「逃避」一詞，因為我走出圖書室實在如釋重負。這個發現使我頗為困惑。天譴

的，他是在貓哭老鼠似地在戲弄我，是不是？

雖然分析起來沒有理由，但是我一直心中縈繞着一個念頭——不管它是多麼無理多麼可笑——他所謂的怒氣已經有一部分直直地指向我。

現在離復活節會舞只有兩個星期了，我必須加緊工作，天氣不好，所以我不能和菲力一起去作例行散步，雖然我也帶他到馬廐邊去玩過幾個下午，不過我們有許多空閒時間，使我可以從事裁剪縫製。菲力和白絲都對縫製新舞裝感到興趣，所以一直圍在我身邊指東指西，說個不停。白絲比起菲力倒可以有許多幫助的地方，因為她和我身材相仿，所以我可以在她身上量比。對於作模特兒，她也樂此不倦。

華莊內一天比一天忙碌而興奮。如果說華莊真少錢用，至少在表面上一點也看不出來。雖然我不喜歡聽閉話，然而有些難以避免地傳到我耳中來，我知道這次舞會的費用大多由華先生本人負擔。據說波亭先生對這種事根本不在意。以往菲力父母都極力支持這盛會，而且每次都特地由巴黎前來參加，所以波亭先生既然是菲力的監護人，當然也未便對於錢袋管得太緊。不管真情如何，所以華先生決定至少要恢復老伯爵時代的一部分盛況。以我無經驗的眼睛看來，這些準備好像極其奢華。罕用的臥室也開放通風——因為復活節週末便會有客人來臨——大舞廳和大客廳全部開放，吊燈和鏡子都擦得閃亮，地氈和傢俱全經過細密的佈置，而且這一切全在華先生銳眼監視之下。他的輪椅似乎無所不在。如果一個僕人把拭擦的銀器掉在地上，主人也能聽見；如果一張桌子沒用抬而用推的話，主人立刻自屋角向他斥罵；他甚至時常在樓廊上出現，他會時常出入在一些不常用的走廊與房內。

這幢大屋一點一滴地為一年中的大事準備着，復活節越來越近，屋中興奮之氣氛也更加濃厚。然後是最後的佈置；溫室中的花搬了進來，那是些我未曾見過的漂亮茶花和百合，在許多鮮艷花朵中，一盆盆的越橘，水仙和鬱金香有如清新可愛的女仙。一個走廊上供着一淺盆的侏儒柳，下面還有些金魚泳游其間，池邊的小櫻草花像蝴蝶般依附着。戶外已裝好大探照燈，照得高達二十呎高的噴泉五光十彩。復活節前夕，天色轉晴。復活節是晴朗的好天氣，微風吹拂着林間的小野菊，而且更加上一層成功的情緒。

華莊一片歡欣之情。

星期日晚上非力上床後，我替我的服裝作最後縫製。白絲在一邊幫我忙，我坐在滿是別針的地上，以鑑賞的眼光望着她。

「嗯——對，」我說，「再轉個身，好嗎？謝謝。好了，白絲。」

白絲愉快地微鞠一躬。奇怪的是當她穿上這件衣服後，不帶有一點下人的態度，她像個漂亮苗條而年青的華服鄉村少女——而且滿懷興奮。

「真漂亮，小姐，多麼可愛啊！」她轉個圈，寬裙飛張開來。她輕巧地用手指夾起一道褶邊。「你穿上一定十分美麗。」

「等和人家一比起來，就顯出自己的手工了。」

「你也不相信，」白絲柔聲說：「我看過許多，解開行李差不多全是我與瑪麗的工作。我想最漂亮的衣服應該是黃室中的子爵夫人，但是她自己像是用白粉塗的。」

「噓，白絲，」我笑着制止，「你不該對我說這種話！」

她開始在房內哼着調子翩翩起舞。「當然，太太一向很美，她像個皇后，還有伍太太也很漂亮，她是黑的。」

「富里蒙先生在嗎？」

「哦，他常常來。他說他怎麼樣也不願錯過。而且，一半女士的衣服全是他設計的。」

我開始拾起地上的別針，不經心地問：「還有勞恩先生呢？他也一定來嗎？」

一陣暫短的沉默，她迅速地瞥視我一眼說：「他好幾年沒來過了。但是他們想他這次會來。」

我默默地拾檢別針。

她走到我身邊，十分善心地說。「你何不現在試一下，小姐？那些別針等會我來拾。」

「沒有關係，」我說：「那裡還有不少。」

「你信不信，」她悶悶地說：「那些夠你找幾個星期的了。來，小姐，穿上，我想看你穿上它，還有那雙銀鞋。」

我笑着站起來。「好吧。」

「可惜你房裡沒有一面好穿衣鏡。衣櫥門後那一面不夠好，而且穿長裙禮服照不完全。」

「沒關係。我對太太說過我在縫件長裙禮服，她說我可以用她房裡的鏡子。現在只不過是最後試一試，明天晚上我便要穿上了。」

她跟我走進臥室，有點羞怯地說：「明天我來幫你穿衣服好嗎？」

「哦，白絲，你多好！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也不少！我自己可以勉強對付，我不願過於鋪張，你知道。」

「我自己願意，真的。」

「那麼多謝你了。有了你我可以省事不少。」

她穿上制服，又高興地幫我穿上禮服。最後，我站在狹窄的鏡前自照。

「哦，小姐，多可愛！」

「我們兩個人花了不少時間，白絲，我十分感謝你的幫助，沒有你我實在沒辦法。」

我轉身望着衣服的每一條縫和每個邊，心想不知到樓下和別的禮服相形之下會是付什麼樣子。我在鏡中看見白絲的眼光。她的喜悅似乎一點不被那些名家裁製的衣服所沖淡。「哦，小姐，真美！再沒有比它更漂亮的了！你真像畫中的美人！等等，我去拿鞋子。」

她已在衣櫥裡翻動時，我蹲在她身邊衝動地說：「白絲……」

她轉過身來。

「白絲，你可願在你們星期二的舞會中穿上？你也許自己另外有更美麗的衣服……」

「哦，小姐！」她睜大眼睛，握緊雙手，「哦，我？我不行……我可以嗎？」

「怎麼不可以？你穿上也很美麗，何況它是照你身材縫起來的。如果你願意，我非常高興，我想別人也許認不出來。」

「不，他們認不出，」她連忙說：「明天這裡的侍者全是外面僱來的——僕人們都不在。如果，你真的——」她又向我道謝，我接着說：

「那麼一言為定。好。現在乘太太還沒上樓，我得趕快到她房裡去照照鏡子。」

「你的鞋子！穿上你的新鞋子！」

「不，不，算了，」我急忙說了便走出門。「我該去了，白絲，謝謝你！晚安！」

X

X

X

X

X

華太太的臥室隔壁是一間小起居室，她早上大多用這間房子。我走進去，讓連通的門開着。

她的臥室十分漂亮，燈光柔和，高貴的帷帳，盥洗桌上是水晶與銀製器具，一面大威尼斯鏡子掛在臥室門上，旁邊是緞幔圍着。

我站在鏡子前面。後面長長的窗戶帘映在鏡中，現出玫瑰的顏色，光亮十分可愛。我移動身體時看見衣服中的銀絲在閃閃作光，它迎着白雲般的裙子，就像陽光下的游絲。

迎着鏡子，我立刻連想起現在的灰姑娘已經可以參加舞會了。但是——午夜又如何？

我讓自己別想起這些，因為這些神話對我來說全是無意義的。有人站在起居室門口，可能是白絲送那銀鞋來。我喊：「進來，我已經好了，」然後對鏡子做個鬼臉，這就是玻璃鞋子。真該死，我就不能不想這些個嗎……？

迅速的脚步聲走過起居室，勞恩的聲音說：「海倫，你找我嗎？」

他看見了我。他立刻在門口站定。

「哦——嗨！」他說。他似乎有點氣急，好像在趕忙什麼似的。

我張嘴要回答他，但是又閉口把話吞下去。我好像累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我有如一個做了錯事的女學生癡地瞪着他，我知道我臉上的血紅。

我笨拙地拉起裙子，向他擋着的門口走去。

他沒有讓路。他只是倚着門框站着，好像有事和我當場解決。

我又遲疑地向他走前兩步，然後站定。

「別走，讓我看。」

「我該走了，」我說：「我最好——」

他說，「仙女，」他聲音很輕，語調中的笑意令我臉蛋發紅了起來。

我不知道等下會發生什麼事。他移動一下身體說：「好，你真想跑開？」我想我是說：「並不，」然後又是「勞恩」他向前而來，把我擁在他懷中，猛烈激情地吻着我，這成了我許多美夢的巔峯。

我終於把他推開，雙手抵着他的胸口。「可是勞恩，為什麼？」

「你說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是我？你父親管我叫簡愛，他也不怎麼錯，而你——你可以找別人，哦……為什麼？」

「你想知道為什麼嗎？」他的手把我轉過身，讓我面對着鏡子，然後他又擁着我，我覺得他的心在我肩膀上跳動。他的眼光在鏡中與我相遇。「你無需那麼自卑，我的美人。這就是為什麼。」

我心中有種奇異的感情，一半得意，一半困惑。我沒有說話，小愛神盲目地望着我們。我們後面的玫瑰和水晶用具發出美麗的光輝。勞恩注視着我的臉。

他張嘴想說些什麼，但是隔壁房間傳來一聲響動。他立刻轉回頭，手仍緊緊地抓住我的肩膀。然後他放開我轉回身去，他冷冷地說，「呀，海倫，我已在你找我。我想你要來的。」

我也猛轉回身。我覺得熱潮自臉上退去，現在蒼白而冷淡。我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見任何走進起居室的人。海倫剛好站在門內，白汀在她身邊，她回頭對什麼人講話——可能是一個客人——因為那人站在走廊上，所以處於我視線之外。

一個女人柔聲答覆後，我聽見裙子纏繞地走遠去。華太太有沒有看見勞恩擁着我，實在很難講，但是我知白汀看見了。我避開她惡意的黑眼睛，立刻走出臥室，勞恩跟在我後面。

我喃喃地對華太太說：「太太……我，我用你的鏡子試衣服。你說我可以……」

由她臉色看來並無不釋之情。

她冷靜地說：「當然。這就是你做的那件衣服嗎？馬小姐？真漂亮。你的手工真好。也許以後你願意替我做點針線？」

那麼她看見了，我覺得身邊的勞恩微微動了一下。燒熱的顏色又衝上臉頰，我立刻說：「不勝榮幸，太太。晚安，太太。晚安，先生。」

我沒有望着他。我自海倫身邊走進幽暗的走廊，跑回房去。

第二天像陣旋風般過去。我整天和菲力在一起，房中充滿了熙攘來往的客人，準備在慶祝復活節的盛典。幸而我無需與華太太見面。剛用過午飯，白汀帶個訊來，她聲音表情都有種惡意的嘲笑，問我們可不可以散步到村裡去買點東西，因為僕人們（她並不是用「其他僕人」一詞）全忙得抽不出空。

我勉強同意，拉了菲力一同到沙羅村去。自然，這種事華太太決不會一而再，也許我過於敏感。至於白汀的態度我並不在意。

幾分鐘後我又想，以前發生的事究竟是否夢幻。我站在雷先生屋外的陽光中自衣袋中取出白汀給我的紙條。這時我聽見店門珠簾一陣響動，白汀走了出來。白汀「今天沒空」，而叫我來做小差。她一定是和我說話後立刻到沙羅村來。

我驚訝地望着她。她毫無異色，只用她黑眼睛斜視我，而且像蒙娜麗莎一樣惡毒地笑笑。她走進咖啡館過去糖果店。

我推開搖幌的珠簾走進幽暗的店內，我緊張而不安地打算遇見帶有白汀那種惡意的雷先生的語調。我堅定地對自己說這只是幻想而已。然而我一進門迎面便遇到教士的管家勞太太，無疑，她寒暄之語帶有令人寒顫的聲氣。她冷冷地瞅我一眼，點下來，用小小的聲調道聲好。她也憐憫而淡淡地對菲力打個招呼。

過後當我在糖果店中買了些巧克力，我覺得這位肥胖的杜太太笑容有點勉強，她黑眼睛閃着好奇之光，她望了菲力和我一眼，「你什麼時候離開我們，小姐？」

雖然我心中如受撞擊，我仍然鎮靜地說：「我們暫時還不會去多農，太太。你知道，波亭先生還要三個月

以後才回去。」

我幾乎猛拉菲力出門到陽光中去。白汀的工作做得不壞。新聞加上謠言已傳遍沙羅村了。我在別人的注視與低語下，急急快步走到橋上，菲力在我身邊喘息。我以前還無法體會到灰姑娘的痛苦處境。

X

X

X

X

X

用過茶，我去找薛太太，想和她談談樓下的流言，但是她只告訴我下面工作又忙又亂，使「她宿病復發」，她已經上床去，不能和任何人談話。所以我和菲力在一起，心中仍縈懷難忘那令人狂喜——抑或災難？——的回憶，以及我立刻即將被華莊辭退的事。我又記起我也為菲力的遭遇而不安……

這時白絲上來替菲力準備晚飯。我的心情相當焦慮緊張，不願下去和主人與女主人見面。然後菲力忽然哭起來，說我如果不在「半夜」上來帶他去看一眼舞會，他決不肯上床。我答應他後，他才滿意地跟白絲走了。

我關上他們的門，跑進我的浴室。

吸我的第一次舞會而化裝……勞恩在跳舞的人群之中……我應該快樂，幸福，愉快。但是我拆開一塊新肥皂的包裝紙時，我的手發抖，過後當我坐着梳頭時，門上有人輕敲，我像個消防隊員般急轉過身。

「我去開，」白絲已經服伺好菲力，現在在幫我的忙。她似乎鬼鬼祟祟地站在門口，好像門口另有什麼人在。然後她關上門拿了個盒子走進來。

我坐在梳妝台前，手上的髮梳懸在半空。白絲向我走來，她把梳子給我時，臉有點紅，她避開我的眼光。

「這是給你的，」她的聲音似乎有點無奈而低抑。我一時想要問她下面大家在傳說些什麼，但是我把話嚥了下去。我不願看見他——還有主人和太太——因為白汀的流言醞釀在人們心中。

我由白絲手中接過盒子。

它平扁而輕巧，這是一束有黑色心形葉子的美麗白色，乳白，淡白的葦花。葉子上貼有一張卡片。我沒打開玻璃紙盒蓋，我已開上面用黑字寫着——勞。

我默默地穿好衣服。

然後，我別上花朵，安靜地說：「謝謝你，白絲，」然後走向音樂與笑聲。

## 第十一章

「我是双料愚人，我知道，爲了愛情，爲了我的話。」

約翰·鄧尼：三愚人。

舞會已在順利地進行，看見華先生夫婦已接待過客人，我心中很高興。他們應該站的大梯下花叢邊的位置已經空著。大廳裡輝亮地照着移動的人群。我站在樓廊上猶豫了，因為我必須在衆目睽睽下獨自走下階梯。過一會有三個少婦閒談地由走廊邊一間房中走出來，我盡量自然地跟在她們後面。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輕易而不爲人注意地到了大廳裡，我又找到一個放滿杜鵑花的角落，望着跳舞的仕女

。我看見不見華萊昂的輪車，海倫穿着海藍色的長裳，模樣十分美麗，她已和一個胸前掛着勳章的有鬍鬚老人在跳舞。富里蒙已站在窗口和一個藍髮鷹鼻的老婦在講話。他稍爲向前傾身，他奉承的態度有如她是全府中最美麗聰明女性。她以前可能是如此。但是我想即使她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女巫，他仍然是這付態度。

我轉身尋找勞恩。在一陣急速的音樂聲中，跳舞的人們自我身邊疾驅而過，這時我看見了他。他正在和一個鳳眼美嘴的金髮女郎在跳舞。她穿着黑色高領直裙的衣服，使她顯得格外纖秀苗條。她和他貼得很近，而且迅速地談話，長長的睫毛不斷地眨動。我沒有看見他在說話，可是一直在微笑。這真是天生一對，他們的舞姿美好，許多眼睛都望他們的方向看去——我也無法不看着他們——許多人的眼光在讚美他們。似乎薛太太的話說得不錯；勞恩到那裡，謠言跟到那裡。我不知道這個女郎是誰。假如他是和我在跳舞，別人的眼光會怎麼樣

呢？「這個新女郎是誰？我的天，顯然是什麼寒微的人。天，那付打扮……家庭教師？……哦……哦……我懂了……」

音樂聲停，大家都移到舞廳邊上去。人群把我藏在後面。沒有人注意我。我高興地坐在杜鵑花和大理石柱後面。我旁邊有一絲水流向一個小魚缸中去，然後漫出來流到一片青苔上。杜鵑花影映照在水上，下面是金色銀色的游魚。

音樂聲又響起，壓住了談話，聲笑聲，與水滴聲。五光十色的衣服又在此中飄曳。這次他帶着一位藍色長服身佩鑽石的老婦。然後是一個瘦削面孔手指像黃爪般的婦人，再下來又是那個可愛的金髮女郎。再過去是一個隆胸染髮身穿黑衣與寶石的女人，然後又是那個金髮女郎。

魚兒像綠色的蟒蛇浮游水中，投下美麗的黑影。一片粉紅杜鵑的落瓣浮在水面上。我記起我對菲力的諾言。我站起來抖直衣襟。魚兒驚嚇地躲到水草中去了。

一個聲音說：「小姐，」它已在我身後。我像一個應召的罪人般把手提包掉落地，差點進了水缸。

「富先生！」我說，「你嚇了我一跳！」

「對不起，」他微笑着把提包遞給我。「可是你現在先別飛走，小姐。我要請你作時間的見證。」

「見證？」

他作了個手勢。「親愛的，我不會跳舞。可是我叫我自己不要離開這裡。我想如果我可以遇見你，那麼我們可以隨意談及，使我容易地渡過這一段時間。」

「嗯，」我注意到他的手已在摸口袋。「同時安靜地抽一支烟？好，富先生，我做你的壁爐架好了。」

「一個諒解的女性，」富里蒙面不改色地拿出香烟盒說，「比寶石更貴重。」

「你別那麼相信。沒有一個女性比寶石貴重。」我又坐下。「不，謝謝，我不吸烟。」

「比鑽石，珍珠，寶石更貴重，」富里蒙說了也坐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嘆了口氣，又以誇大的姿態燃起香烟。「這是件非常漂亮的禮服，親愛的。」

我對他笑起來。「莎士比亞恭賀米娜。杜勞特的話？謝謝，先生。」

他望着我的衣服。「我講的是真心話。但是你把光輝用桶子蓋了起來，是不是我一直在看着你，但是沒見到你跳舞。」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哦，哦！海倫沒把你介紹給年青男士們嗎？」

「我還沒看過她。我下來得比較晚。」

「她在那裡——是，啊，不是在和徐先生在跳舞嗎？」他又打量着舞池。勞恩呢？他認識每一個人，也許他——」

「哦，不用了，」我的話有點言不由衷。富里蒙慈和地看着我，我又只好再說下去。「我——我已要上樓去。我答應非力去看他。我想——不用打擾勞恩先生了。」

「上樓？去了就不再下來了，對不對？」溫和的眼睛在打量我，「所以你下來得這麼晚而且躲在花叢後面？」

「我不——你是什麼意思？」

他凝望着我身上佩着的花朵不響。他伸手捧着黃花。我說：「你怎麼知道？」我用指尖輕碰花朵。「這些？」

他搖搖頭。「我親愛的，」他輕聲說。「你難道不知道，華莊的一舉一動都是山谷中大新聞？」

我苦笑地說：「我已不在學。」我由他身上望開去。一條魚在水底輕咬水草。我失神地看着它。跳舞的樂聲

似乎在遙遠的地方，花叢間除了水滴聲外是一片寂靜。

最後他說：「你非常年輕。」

「二十三。」我說。

「小姐——」他像是在選擇用語——「如果你想離開華莊，你打算到那裡去？」

我賦賦地看了他一會。真的事情來了。白汀的惡意舉動並非沒有意義。富先生的話已在暗示要辭退我。也許他們自己不願講，而請富里蒙來對我說。似乎人人把我和勞恩的事看做他們自己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我除了他愛我之外我看見別的事；他吻了我，今晚他在這裡。我想見他；十分急着想見他。關於勞恩的想法和目的——他的「意向」——我一點也沒有考慮，他在這裡，我愛他，如此而已。

我振起精神聽富里蒙仁慈地說下去：「你在法國有朋友嗎？還是你獨自在此地，小姐？」

我輕輕而緊張地說：「我在法國一個人也不認識。但是我也並不孤獨，先生。」

「富先生，你十分仁慈，別以為我不感激你。讓我們坦白地說，別再繞圈子了。你關心我，因為華勞恩吻了我，所以我會被人辭退。對不對？」

「並不完全對。」

我驚奇地說：「那麼怎麼樣呢？」

他輕輕說：「因為你也愛上了華勞恩，小姐？」

我有點氣急地說：「那麼——怎麼樣呢？」

我說過，你太年青。這裡你又沒有人照料，你太孤單了。」

「不，我對你說過。我並不孤單。」

他疑問地望我一眼。

我十分平靜地說：「我難道就不可能——跑去找勞恩嗎？」

一刻沉默。這句談話似乎在靜寂中不斷回響。我緊抓着手提包，扳扣使我手勒得發痛。我望着他。「是，先生。我們可以坦白地談。難道華勞恩一定不願意照顧我嗎？」

「我親愛的小姐——」富里蒙說了一半停住了。

「是，先生。」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你和勞恩……？不，小姐，不，不。」

我過了一會說：「你對他倒底有多瞭解呢？」

「你對他倒底有多瞭解呢？」

「勞恩？嗯，相當，也許不夠親密，可是——」他停住，一手拉住衣領。他不看着我的眼光。他說：「鬼！這句話使我頗感意外，然後在烟灰缸上把烟蒂揉熄。」

我也感到氣忿起來。「既然你對他並不十分瞭解，也許你可以把你的意思解釋給我聽。」

他現在正視着我。「親愛的，我不能，我不該說。我已經做了件不可原諒的事了。我不能再多說。」

「華先生是你的主人？」

他幾乎跳了起來。「你實在比我利害，親愛的。是，還有別的原因。」

我們的眼光相遇，他半慚半驚。但是我在生氣，我說：「我們既然是在猜謎，先生，你怎麼知道所有老虎都是真的？」

「小姐——」

「好，」我說：「我們不談這個了。你對我警告過。你已經可以對得起你的良心了。我們何不等着瞧呢？」

他長嘆一聲。「我錯了，」他說：「你並不如我所想的那麼年青。他又拿出一支香烟對我笑笑。「好，

我已經不知羞恥地對你說過了。別忘了，如果你要走的話，至少在法國你還可以找到一處棲身之所。」

我怒氣已平。「富先生——」

「好，」他說：「不談這個了。在這喧嚷之中我們該怎麼嗎？你想我們該到那裡去？你願不願意下一盤棋？」

「？」

我輕笑一聲。「那太快了。比起我來，菲力是個大師。你可以在三分鐘以內擊敗我。」

「可惜。香烟和棋是老傻瓜們的事。」一隻大手像父親般拍了拍我。「對不起，孩子，如果忠告來得太晚

，不能責備我，我也身不由己。」

我對他笑笑。「富先生，雖然現在談這些事不合時宜，不過你是一個好人。然而……太晚了一點。」

勞恩的聲音在我身邊。「你在這裡，里蒙，你為什麼把她藏在這個角落裡？你們在談什麼？什麼太晚了？」

「其中之一是你，」富里蒙冷靜地說：「現在帶馬小姐去跳舞，把她由金魚缸邊拉開。」

勞恩笑笑。「好，遵命。琳黛，走。」

我跟他走去。  
富里蒙望着我看，心中似乎相當煩亂。音樂聲帶着我們後，我就忘了他。  
他的聲音在我耳邊。「如隔三秋了！你在那裡多久了？」

「不久。」

「爲什麼這麼晚下來？」

「我怕下來。」

「怕？天，爲什麼？哦，當然，是海倫。」

「她看見我們了；你也知道。」

「是，」他笑道：「你在意嗎？」

「是。」

「那麼你得學會不必在意。」

我的心跳到我咽喉上。「你是什麼意思？」

他只是笑而不答，帶着我跟音樂轉着急圈。一根柱子過去，一群男人，一個輪椅……

華萊昂。

他當然是在看着我們。這是萬花筒中央的一個黑影，明亮蛛網中的一隻蜘蛛……我心中昇起了一團疑慮。我輕輕搖頭，想把幻想揮掉。這個人，我並不怕他……是不是呢？

跳舞又使我面對着他。我正視着他，對他爽朗地笑笑。

他頓感意外。他揚起眉毛，嘴角扭曲。但是他返我一笑。

其他跳舞的人擋住我們之間的視線。我強烈地感到我主人的笑容，像是對一個我看不見的惡作劇在得意地微笑。這個印象令我十分不快。

「勞恩，」我忽然緊張地說。

「嗯？」

「哦……沒什麼。」

「只是勞恩？」

他斜望我一眼，笑了笑。「好，」他只這麼說了一聲。但是我覺得他瞭解我的心意。

一齣舞完畢後，我們站在和華萊昂相對的另一角窗邊。勞恩沒有要離開我的意思。他站在我身邊默默地等待着。雖然他眼睛望着人們，可是在精神上似乎忘了他們的存在。我注意到一些對我們看的奇異眼光，可是我已經不在乎了。我忙着在人群中尋找華太太，但是她不在。

音樂又開始了。勞恩轉過去背向着我。

我懦怯地說：「你看，你不必顧到我。我——」

「別蠢，」他說了抓住我的手。這種含着愛意的話使我得到安慰。我笑起來。我忘了華萊昂，他那上場的眉毛，甚至他惡作劇的態度。我才說，「不，先生，」可是我就被拉下了舞池。

「今晚我已經盡了我的本份了，」勞恩說：「我差不多和這裡每一個未婚女性跳過舞，現在別想要揮開我，我的姑娘……還好以前我沒有找到你，否則我會疏忽了我的責任。」

我們在大廳邊沿跳舞，靠近通向涼爽夜色的法式落地窗。

「現在，」他說：「我只好卸下我的責任了……」

我還沒有聽見他說些什麼，我們已經出了舞廳到了涼廊上。然後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了後面的樹林中。音樂聲自窗戶內傳來，在黑暗的花園中天上有一彎復活節的月亮，勞恩的肩膀碰到一節木蘭花枝幹，現出一方小星星的天空。我們如中魔咒般地沒有開口。

我們置身在陰影裡。他站住緊緊擁着我。「現在……」他說。  
過後等我說得出話時，我的聲音顫抖，「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當然。我說完這幾句表達得很壞的

話後，又是許久無法說得出話或透得過氣。最後他放開我，他說話時，我幾乎認不出是他的聲音。他聲調含糊而且不穩，然而在口吻中仍帶着那一絲笑意。

「你怎麼不問呢？」

「問什麼？」

「世界上每個女人都會立刻問：『你愛我嗎？』她們要互相誓言。」

我說：「我準備接受任何待遇。」

「我對你說過不要自鄙，琳黛。」

「我情不自禁。你使我有這個感覺。」

他說：「哦，天！」然後又把我拉過去。他没吻我，只緊緊地抱着我，在我頭頂上說：「琳黛……琳黛，聽我說。」

「我在聽。」

「愛情的事，我也不知道。這是真話。我不知道。」

我心中一陣難過——如果它並不荒唐的話——它像是憐憫。「沒關係，勞恩。沒關係。」

「有關係。你必須知道。以前有過別的女人——你知道，頗有幾個。」

「是。」

「可是不一樣，」一陣沉默。又是一聲低笑。「我反正得說出來，對不對？是的。」他的臉摩擦我的頭髮。

「琳黛。你現在知道了，我需要你。是，看上帝的名份。如果那可以叫做愛情——」

「好了，」我說：「相信我。好了。」

又是沉默。他嘆了一口氣把我放鬆一點，他聲着又恢復原先的冷靜與淡漠。「你和里蒙談些什麼？」

這個意外的問題使我吃了一驚。「我——哦，我記不得了。一些小事。還有——哦，對了。我的衣服，是我們談我的衣服。」

我看見他在笑。「來，坦白吧。你們談起了我。」

「你怎麼知道？」

「第二感。」

「哦，兇手，」我說，「別說你已經知道了；」

「什麼？」

「你父親是個戰士，你不知道？」

「嗎？那麼我們應該說我的聽覺不錯。里蒙是不是向你警告說我並不誠意？」

「當然。」

「天，他這樣說嗎？」

「可以這麼說，不過他的動機並不壞。」

「我相信。他怎麼說的？」

我笑着引述他的話：「你和勞恩，不，不，不，」你先別生氣。我很喜歡富先生，他對我說這些話是爲

了我好。」

他有點悲戚地看着我。「我不是個容易生氣的人。他的話相當有道理。我並不是指我的動機，而且你和我

——他停了一停。「我把我所想的告訴過你了。而你，你說你愛我。」

我說：「是，是，是。」

我看見他在微笑，「又是三次，你真大方。」

「我是把富里蒙的話抵消了。英國人有句詩說：『三次才是真話。』」

又是一刻寂靜。他又擁着我說：「那麼你願意冒險嫁給我了？」

我開始發抖。我啞聲說：「可是你父親——」

他的手重擦我一下，使我痛起來。「我父親？和他有什麼關係？」

「他會生氣，也許他會採取什麼行動叫你離開白凡莊屋，或且——」



「當時還沒要叫我走的話，但是現在有了，真的。」  
他笑起來。「哦，我愛，我們多給他們一點麻煩不好嗎？你不必愁這件事。現在全舞廳的人都已經知道我和我一起出去了，而且一定在大加推測我們到那裡去了。」

我說，「他們不用猜便知道了。他們都知道你是在逢場作戲。華大少爺，而我只是家庭教師。不，別笑我，我明天必須正視他們。」

「記住，有我陪你。先別想明天吧。這是今晚，我們訂了婚約。」他握着我的手。「如果我不能在屋頂大叫，至少我們自己應當慶祝一番。我們去拿點香檳。」

「再拿點吃的，」我說。

「你這可憐的孩子！你還沒吃東西？」

「一點沒有。你在跳舞，喝酒，享受時，我一直坐在角落裡——」

「你真傻。」勞恩毫不留情地說：「你只要不躲起來，還不是會和我一樣忙。走，拿吃的。」

大餐廳中充塞着笑談與開瓶塞的聲音。勞恩領着我穿過人群。幾個人向他招呼，也有幾個人奇詭地望着他，但是他沒有停步。我們走到放滿銀盤菜餚的桌邊時，我又記起一件事，我碰他衣袖。

「勞恩，我忘了一件事。我答應非力在舞會中途上去看他一下。我非去一下不行。」

他忽然轉過身，好像我使他猛吃一驚。「非力？什麼事？」

「他覺得被人摒棄在外。我答應在『深夜』時去看他一下。我不能使他失望。」

「你……的工作似乎越過你的責任範圍了！」

「我不以為這樣。我得上去一下，即使他以為我忘記而睡着了。」

「但是你餓了？」

「是，」我高興地望望餐桌，我身邊就是——大盤蟹餅，上面塗了奶油。「但是我得守信用。」

「你永遠守信用嗎？」

「當然。」

「我會記住你的話。」

我笑了。「你先得讓我實現對非力先守信用。我對他答應在先。」

「既然如此，我只好陪你上去，我不能讓你在半路昏倒。」他看看手錶，「快十二點了——你是說『深夜』，不是嗎？我們何不打破一兩個習慣，帶點食物上去？非力一定會高興，而我們可以慶祝一下。」

「哦，勞恩，多好的主意！」

「好，我拿點食物與酒，你想吃什麼？」

我望着桌子，「全要，」我說。

他頗感驚愕，「你一定餓壞了！」

「是。即使我不——」我嘆口氣——「我也不能放過這些。我一生沒見過這麼美好的東西！」

他以奇怪的表情看着我。「你是說你以前沒參加過舞會？」

「這種？沒有。」

「我想你以前也沒喝過香檳？有個主意……哦，今晚我們喝香檳。好，你先上去，我配好食物就來，我每樣東西都帶一點上去。」

「講話要守信用，」我說完便穿過擁擠的人群。

我生怕遇到華萊昂。我沒有由正廳的樓梯走，我登上我和非力時常使用的邊梯。

腳踢了一下樓梯，鞋子鬆了落在地上。我只好停住檢起它來。

我拿着鞋子站直身子，兩個女人由華夫人起居室走出來。我心猛跳起來，然後我看見兩人之中沒有海倫。她們是沒有跳舞的年長婦人。我記得其中一個是厲害的旁觀者——她先注意金髮女郎，後來注意我。如果她知道勞恩和我在樓上相約，不知心中有何感想。

鞋子是我的證人。我有禮地等她們過去後，我才走向臥室。我對她們笑笑，她們也有禮貌地回了一笑。這時樓廊上沒有一個人。我望了海倫的房門一眼，又拉裙轉向非力房間。

會溜走。

我在暗暗思付。然後我笑着聳聳肩。

「帶着你的南瓜，」我高興地低語，然後拉着非力的門柄。

（未完待續）

什麼地方有個時鐘在敲鳴。半夜了，我笑笑。剛好深夜。我希望非力還醒着。鐘敲十二記時，我靜靜地沿着走廊走。我想起一件事令我停住望着手上的鞋子。半夜。失去的鞋子。由舞

在大熱天你記得怎樣取涼嗎？你是否常把你的手和手腕浸在冷水下，或是把冰塊放在你的手腕上？冷水便經過手部的血液降低溫度，然後它循環於體內，使你覺得涼爽。

美國紐約州普南谷的一位明金醫師建議因同樣的方法來降低病人的高溫，他說效果是同樣好。

他的方法是把病人的每隻手，自手腕以下浸在一盆冷水內，十五分鐘以後，他的體溫便會下降，此法甚為簡單，且不須護士作經常的注意，對病人來說也比較舒服。

她談到她的兩位男朋友。「如果我能把他們兩位合而為一，」她說：「我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了。」  
法蘭克英俊，有錢，聰明，快樂。可是老唐願意跟我結婚。」

「那麼你為什麼離開你上次所做的這一家呢？」主婦在問一位新來的女傭人。

「說老實話，太太，我只是因為受不了老爺和太太一天到晚的吵架。」女傭回答道。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繼續不斷的吵架？」

「是的，太太。不是我跟老爺吵，就是我跟太太吵。」



# 祖母的教訓

Arturd Barea 石評  
姜 震

由於我個性特別倔強，所以我當衆把一瓶價錢昂貴的法國烈性葡萄酒，咕嚕，咕嚕，一口氣喝下去。我想，不管是誰都會和我一樣喝得酩酊大醉。在那時假如有人把我丟到海裡去，我還以為是在做夢哩！幸虧這種事只發生了一次，但萬一再遇到當時那種令人憤慨的情形，我還會如法泡製的，因為從小我就受着祖母的教誨，而那種寧折不彎的性格也深深地薰陶着我。

祖母，我們都叫她格蘭妮，她是鄉下人，可是她很少也於世故，看外表格蘭妮最少也有六呎高，我不知道她那龐大的體軀有多少重，但是她量禮重的那件事却使我永遠也忘不了。事情是這樣的，在我們這條街頭的一家



小店內，有一架秤貨的磅秤。祖母常常擔心我軟弱的身體，每當她從鄉下到馬德里來，她一定要帶我到那家店裡秤秤看是不是又瘦了。在路上祖母經常提起說那個小店的老板以前曾是她裙下之臣。言下頗有一絲得意。有一天祖母突然心血來潮，想要知道她自己真正有多少重，可是當她一說出這要求，

那個小男人可慌了，他吶吶地說：「這個機器太小了……：我不知它是否能禁得起……。」於是爲了這件事，他們爭論了有一刻鐘左右，小店老板堅決地搖頭拒絕祖母的請求，沒辦法祖母只好帶我離開，我們剛踏出小店的大門，在我們身後就響起了「砰」的一聲，急促的關門聲，固然嚇了我們一跳，可是那時的情景，你可想像到我和祖母心裡多麼不是味兒。祖母拉着我走過了市集廣場，她不斷地用兩個肘臂擠開熙熙攘攘的人群。當那些被推開的人憤怒地想開口罵人時，一看到祖母那魁偉的身軀也只好噤若寒蟬了。忽然祖母好像又想到了一件什麼事，將她那肥大的身體一轉，使得我們在人群中造成了一個新的漩渦，然後她便開始惡罵起來：「那隻死雄貓，他以前還希望成爲你的祖父哩！虧得我沒有答應他，否則你母親也不會生下你了。」

格蘭妮最喜歡自誇祖父是如何的精力過人，他們一共生了二十四個孩子，如果不是祖父死得早，可能還不止這個數目。如今到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的伯伯，姑姑大半都已魂歸地府。剩下的也都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裡。我的母親是她小兒子所留下的寡婦，而我們四個孩子就成爲她最親近的骨肉。雖然格蘭妮很想跟我們同住在一起，可是她和母親總顯得格格不入。

入，所以她便回到她家鄉那瓦卡路去住。在那兒她替一個製酒的騾夫照料他的四個孩子。

那瓦卡路離馬德里不遠，大概每隔二、三星期祖母總要運城一次。每次都替我們帶來許多禮物，這些禮物都是一些鄉下土產，可是我們都最喜歡吃，隨着季節的不同，我們可得到各式各樣的點心和水果，在九月裡她會帶來一瓶葡萄酒或葡萄酒醬，遇到鄉下殺豬宰羊的時候，她會帶來香腸或者黑布丁給我們吃。不然就是一些烟薰過的臘肉，聖誕節時，她會帶些甜美可口的食物。整個夏天是各種鮮艷奪目的水果加上祖母親手爲我們做的小甜餅。每一次聽說祖母要進城，我們四個孩子一定興高采烈地跑到車站去迎接她。

有一次祖母要來了，我和姐姐一大早就到車站去接她，二個哥哥因爲工作忙，沒有辦法去。姐姐康茄把她的小辮子梳得又光又亮，在辮子末端還繫了一隻紅色的蝴蝶結。我穿上了我那一套神氣十足的水手裝。如果在平時康茄一定會笑我的衣服而我也會毫不客氣地去拉她頭上的蝴蝶結。可是那一天我們自動休戰。希望祖母看見我們的時候我們都是乾乾淨淨的，因爲祖母這次答應給我們帶乾酪來，那些令人垂涎的乾酪每一塊都裝在一個美麗的小藍子內。

康茄一邊走一邊嚕嚕囉囉地說：「你知道那些小

藍子是怎麼做的？它們是用燈蕊草做的。當那些鄉下姑娘把燈蕊草採回來，她們就把它編成小藍子，一直要等到那些漿汁都從草中流出來，然後就可以用來盛乾酪或其他可吃的東西。」其實我早就知道這些事情，爲了停止她那討厭的廢話，我便對她說：「我想祖母一定會將所有的小藍子都給我一個人。」果然，一路上她變成了啞巴。

馬德里的中央車站非常小，只有一條鐵軌，僅有的一輛火車看起來有點像個小玩具。十七哩路短短的路程起碼要走七小時。雖然那家鐵路公司現在是破產了，可是我想他們起初造這樣一條鐵路是用來運酒，水果與蔬菜的。只怪他們運氣不好，最初鄉下人寧願用自己的小車或騾來載運東西，等到他們知道鐵路的確是有利可圖時，大卡車和貨車又出現了。它們既快又便宜，因此逼得那家鐵路公司宣佈倒閉。但是不管如何，在當時那個小小的車站不僅對我，對於其他人也是一樣富有引誘力。車站塗着明艷的油漆，鐵路亮得像銀子一樣耀目，尤其是那個車廂鮮紅色的火車頭，翠綠的車身上擦得發亮的黃銅，這一切對我們老少都顯得新奇。每天只有一班客車，可是到時候許多鄉下人都會千里迢迢地跑來開開眼界。

每天當那唯一的一班火車要到站的時候，警察們

開始忙碌了。戴上他們的綠色手套，白色的鋼盔。另外還有幾位稅務員站在進出口的地方。腳伏和站務員也戴上他們特別標幟的帽子，在月台上等候火車的光臨。

大部份人都討厭稅務員，在那時候馬德里有一條法律，凡是帶食品入馬德里的都須課稅，這些稅務員專負責檢查旅客的行李物品。他們每個人都拿着一根叉子，上面有一個像肉店掛肉的鐵鈎子。當旅客要出站時，他們就用這些叉子刺進行李去看看有沒有走私或不合法的食物。

稅務員最愛管閒事，那天早上真是天曉得，他們開始跟姐姐和我作對。稅務員根本沒有查票權，可是他們一定要查我們的票，我與姐姐堅持拒絕他們的查票。稅務員沒有辦法，就想把我們趕出火車站。哼！我們豈是好惹的，我們不找他麻煩，已經夠客氣了，想不到他們居然敢太歲頭上動土。姐姐首先發難與他們吵了起來。不久，來了一個警察，我們先顯示我們的月台票，然後對他說：「那些稅務員有什麼權利查票？他們居然想要查我們的票，真是狗捉耗子。」警察聽了以後，就對那些稅務員講，讓我們留在月台上，可是他們不肯，他們說我們沒有票，否則一定要讓牠看。關於吵架我們可以說異稟天成，謾罵功夫尤其

當我們走到門口，有一個稅務員用他的叉子，刺進祖母手中的籃子，祖母只是一轉身，那個人便摔了一跤。祖母邊走邊囑道：

「滾開！現在不是爭論的時候。這兒有半隻小羊和六磅醃肉，還有一些乾酪，全不賣的，是帶給小孩子的。」

看到那個人狼狽的樣子，我和姐姐忍不住哈哈大笑。稅務員從地上站了起來，狠狠地瞪了我們一眼，也許是想起了剛才的爭執，他尖聲叫道：

「妳說什麼？給小孩吃就可以不上稅？不行！是吃的都要上稅：五分錢一打，否則東西扣留，即使他們是上帝的兒子也不行。」

那些稅務員開始把祖母推到月台上去，這時祖母的臉上已現出了怒容，可是她還是竭力壓制着怒氣道：

「規定上說明牛乳是不要上稅，這些乾酪僅不過是牛乳的一部分，所以它們也用不着上稅。」

祖母這樣低聲下氣地說話已是難能可貴，可是那些稅務員仍是見好不收，他們堅持不上稅不讓我們出去，我彷彿還記得當時他們所用的字眼。「這些乾酪是經過加工製造的，所以一定要上稅。」

祖母面色更難看了，厲聲道：

高人一等。姐姐這次不但罵而且還用腳去踢他們，稅務員自然不甘吃虧，他們就要打姐姐，警察一看不對，馬上過來勸阻。如果這時火車汽笛還不響我真不知會有怎樣的結果？站長佩帶整齊地走了出來，看到喧鬧的稅務員大聲叱道：「你們這些人吵什麼？還不各就崗位！」

「姐姐，妳看！那不是奶奶嗎？」

祖母手裡拿着兩隻大藍子慢慢地走下火車。姐姐和我立刻跑過去圍住她。

「奶奶，奶奶。妳答應我們的乾酪有沒有帶來？」

祖母把帶來的東西放在地上，輕輕地在我姐姐的臉上各吻了一下，然後慈愛地說：「親愛的，妳想我會不會忘記？」一面說一面掀開了蓋在藍子上的白布，讓我們看看裝在小藍子內的乾酪。足足有二十四個整齊地放在大藍子內，那些小小圓圓的乾酪，配着美麗的小藍子真是越看越喜歡。我忍不住伸出小手就往籃子內抓，同時嘴上還嚷着：

「奶奶，奶奶。給我一個，給我一個。」

祖母很快地白布蓋上，把我的手推開，笑道：「回家再吃，現在我們先去找一輛馬車，我的腿有些酸了。」

「製造！我不但要製造乾酪，還要製造你們的鼻子，我就不願意繳稅給你們這批狐假虎威，欺壓良民的人，你們以為我是鄉下人就好欺侮嗎？今天我決不讓你們在乾酪上佔任何便宜，這些乾酪是給我孫兒們吃的，你們要怎麼樣？」

「不行，絕對不能通過，如果你堅持不繳稅，我們只好沒收妳的東西。」

「你們以為用這種方法就可吞沒這些乾酪？你們難道不怕消化不良？你們這批該死的東西！」

祖母把手中的籃子放在地上，那些稅務員仍是糾纏不休，有一個人居然動手拿籃子。祖母實在忍無可忍，伸手一舉把那人打倒，扒在地上。那人爬了起來口中不停的辱罵道：

「如果妳不是女人……」

還沒有等他說完，祖母便大叫道：

「假如我不是女人，你半小時前就該逃走了，不過現在你還來得及。」

「孩子們，跟着我走，看看他們能把我們怎麼辦？」祖母說畢，提起地上的籃子，領着我們走出月台。

另外一個稅務員匆匆地往門口一擋，同時高聲叫警察來幫忙。有幾個人去察看那個剛從地上爬起來的

稅務員的傷勢。有些人跑來拉祖母，祖母怒極了，放下籃子，怒吼一聲，兩手一掙，已脫了衆人的掌握，接着幾下搶攻，稅務員們一個個東倒西歪，但他們還是在慢慢地爬起來。姐姐和我一邊拍手一邊笑，同時姐姐還用腳去踢那些倒在地上的，我也不甘落後，伸出小腳，用力地踢，我想雖然我人小力弱，可是我辮子上的釘子，他們一定會顧忌三分。

幾分鐘後，整個月台變成一個戰場，大多數的旅客都是像祖母一樣從鄉下來的，所以他們都跑來幫我們的忙。四周圍滿了人，他們本來是要來看火車的，現在變爲這裡的免費觀眾，他們心中都憎恨那些稅務員，所以替我們加油，小販們把攤子全收了起來，如今已沒有一個人會有心情去買他們的東西。

一群脚伏和車站職員，擁着站長出現在戰場中。「砰！砰！」

幾下槍聲，許多人都逃走了。平時用來指揮火車的信號槍，想不到居然發生了效用。逐漸逐漸，喧鬧的人群靜了下來。

「這兒發生了什麼事！你們是不是在欺侮這位老太太？這位老太太是我們的顧客，我們必需竭力保護她。」站長的臉上透着一片莊嚴，一派肅然。稅務員及警察皆靜靜地站在那兒，身上沾的灰塵也忘了去清

理。

祖母走向前去，不慌不忙振要地把經過告訴站長。站長對那些站務員叱道：「你們合力對對一個老太太也不覺得丟人！」

站長又轉向祖母道歉：「夫人，請不要爲我的事擔心，他們向妳要五分錢一打嗎？鐵路局決定替人付出。」

說完，便把手伸入衣袋中去掏錢。可是祖母急急忙忙地阻止他，道：「謝謝您的好意，其實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這東西是否規定要繳稅的問題！這些乾酪在馬德里是不應該要繳稅的，因爲這些乾酪是自己吃的，現在我僅不過要給這些流氓們一個教訓罷了。如今爲了不使您難堪，同時要繳稅我又不甘心，所以乾脆我把這些乾酪當衆吃下去。」

有些稅務員還想說什麼，嘴巴動了一動，沒有出聲。祖母很莊重地拿起籃子，走到月台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掀開蓋在籃子上的白布。伸手由籃子內取出一個小籃子，張口就把那乳酪吞了下去。她一個接着一個毫不停頓，一點也不急，好像有節奏似的吃着那些乾酪。姐姐突然有點站立不穩的樣子，張口欲言又止。悄悄地推我一下道：「糟了，奶奶可能要把它們

全吃完。」接着又大聲叫道：「留一個給我吧！奶奶」。

祖母肅然道：「我就是肚子痛，也不能給你們吃一個。」當時我和姐姐心中都很着急。一個個美味可口的乾酪，眼看着全要被祖母吃下去。爲什麼要這樣呢？

許多小孩們也叫着：「老太太，留一個給我們吃，好不好？」很多婦女也在四周吶喊，有些說：「那個老太婆要把整籃乾酪都吃下去，連留一個給可憐的孩子們都不肯。」有些說：「那樣做是對的。如果，你認爲要做事，一定要堅持地去做完它。」不管別人如何說，祖母還是不徐不急地吃着那些乳酪。

姐姐和我眼中充滿了淚水，當祖母將最後一塊乳酪嚥下後，她站了地來，拍拍肚子，然後對那些目瞪口呆的稅務員道：「現在可以通過了吧！」

一點聲音也沒有，沒有一個再張口發言，祖母拿起籃子，帶着姐姐和我走出車站，我們坐上馬車。康茄和我不止一次地想着那些已成爲泡影的乳酪，我們的淚眼仍是一顆顆地流下面頰。祖母對着我們坐着，忽然她大笑起來，連馬車夫都奇怪地回過頭來看着我們。

「因爲這場爭鬧，他們竟忘記向我收其他食物的

稅，而我也忘了付給他們。」

接着祖母打開籃子，拿出許多小甜餅，分給我們。又拿出更多好吃的東西給我們看，那些東西不也是很好嗎？姐姐和我都笑了起來，臉上的淚水，順着兩頰，流進微笑的口中，鹹鹹地，怪難受，可是我們已無心再去計較它，我們忘了乳酪，忘了剛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祖母又開始用她那粗糙的聲音對我們說：「孩子們，你們要記牢這個教訓，你們以後爲人處世，不要像糖和蜜一樣，否則別人一定會像蒼蠅一樣來叮你。不要讓別人來刺傷你的感情，要堅持自己才能使別人尊重你，然後你才能在人群中站立起來。」

也許就是因爲這個教訓使得十二年後的我，在許多憤怒却又束手無策的法國稅務員睨視之下，一口氣喝下了整瓶烈性葡萄酒。好像祖母當年的戲又重演了。當我從沉醉中醒來，我發現那些箱子上都蓋了通週的印章，而他們却未打開檢查，我不僅笑了出來，四周的旅客都以驚異的眼光看着我，幾分鐘前還醉倒在椅子上打鼾，現在却又笑了起來。

其實他們那裡知道這一段往事呢？祖母！她已躺在地下不知多少年了。假如她泉下有知的話，她一定會露出會心的微笑。

作者 Arturo Barea 西班牙人，出生於1897年，作品題材多為他自己卑陋的生活掙扎，參加西班牙內戰等，本篇是他去世前最後一篇小說由他的太太

Ilse Barea譯為英文，1963年出版於英國。  
譯自「International Short Story」[June, 1964] 「Grandmother's Lesson」

南美洲的一位獨裁者把他的尊容印在郵票上，當他知道這種郵票的銷路不暢時，他把郵政局長召來，問他是什麼原因。

「因為郵票沒有辦法黏在信封上，」郵政局長解釋道。

獨裁者要求解釋，為什麼用這樣壞的膠水。

「這不是膠水的緣故，」郵政局長解釋道：「因為他們把郵票都反過來貼。」

兩位隱士在相鄰的兩座島上，雖然他們都知道對方，但互不來往已超過了二十年。

有一天，年長的那一位隱士終於去拜訪了另一位。他們寒暄了十五分鐘，便分手了。

十年以後，年長的那一位又去敲鄰居的門。

「哈囉，老朋友，」年青的那位隱士開門迎接，並問道：「你忘記了什麼東西嗎？」

在角鬪場上，一個矮小個子的觀眾使勁的喊道：「打他的嘴！踢他的牙齒！打碎他的下巴！」

「嗨，」鄰座的另一位觀眾說道：「你真是位角鬪迷。」

「我並不是什麼角鬪迷，」小個子咆哮地說：「我是牙醫生，場上那個大傢伙從去年起就沒有照顧我的生意了。」



# 記獅鬪馬

J. B. Kantor 著  
諾 譯

說真的，我並非如剎柯之流的不體面者。我既非軍人，試飛員，戰車兵也非深海的潛水夫，我想我是無此需要。我只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普通的設計人員，在許多的不同的設計部門工作了二十多年。以前在化粧品工業原料部份工作，現在供職於有關馬戲團的設計部門。設計人員的工作都是大同小異相去不遠：坐下來畫畫圖而已。

如果你買張票去看馬戲，你不會看到我們的報告和圖表。你要走到樓頂上才能看見我們的工作間，其實跟其他任何一間辦公室一樣：有一條走廊，掛着牌子的門以及辦公桌。走廊的牆上掛着一塊佈告欄。

有一天下班去吃午飯時，看到佈告欄裡有一張剛貼出來的人事命令。

一、簿記員巴布斯工作成績優異，發獎金一個月。

二、清掃工人蘭布頓屢次曠職不知悔改，應予停職。

三、K.P. 麥克米倫調任馴獸師，月薪

八百五十元。

我看到最後一段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麥克米倫！我的名字！我！馴獸師！我願意加薪是真的。但是要我進獸籠就是再高的代價我也不願意幹。

想想看：明天上班時你就要置身於野獸世界從事「文化工作」。真的不禁混身戰慄起來，兩腿發軟，好像不聽指揮了；我試着舉起一條腿，似乎它有千斤重。我索摸着牆壁，椅子，桌子，掙扎着走向經理的辦公室。同時我也挖空心思的想，究竟爲甚麼會發佈這樣一道人事命令。

後來我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有一位打字小姐喜歡四處探聽別人的隱私；甚至在她打字的時候也經常伸長了耳朵搜索左鄰右舍的閒言廢語，範圍遠及隔鄰兩間辦公室。每一件事她都不放過。

是了，命令的原稿清楚地寫着：「愛倫馬克士米蘭調任……」

我們有這樣一位演員，馬克士米蘭：從小就跟野獸混在一起；首先他們讓他訓練六隻海豹，然後是鸚鵡，現在由於表現不錯調升爲馴獸師，讓他同幾隻獅子搭檔。

事情的發生，毛病是出在打字小姐。當她正在打

你怕的不應該是獅子，而是你的上司。」

你說，你怎麼能同這樣官僚氣的人講道理？我憤然退出。

那該怎麼辦？我想我應該到工會去求援；工會應該是保護和照應會員們的。不幸的，我們當地的主席不願開罪大老板們；他聽了我的事情經過後說：

「你知道，在原則上說來他們是對的；你只是從一個部門調到另一個部門而已。」

「那並不是一個部門，是關野獸的籠子！」

「或許你會慢慢適應的——每天應付一隻獅子，然後……」

「就是半隻獅子我也毫無辦法。難道工會不保護我們會員嗎？」

「如此我可以在鐵籠前舉槍自殺了？」

「你爲什麼不先去看看，或許那些獅子並非如你想像中的凶。」

我聽了他的勸告來到獸檻。

此時幾隻獅子都在籠子裡閉目高臥，只有一頭醒着不時在低吼，即使如此也把我嚇暈了。

我看見有一個看守的老人正在清掃一個籠子，將籠裡的獅子當作是洋老鼠一樣毫不在意。我問他：

命令時，有人問：

「嗨，麥克米倫昨天的報告送來沒有？」

她聽到我的名字，於是張冠李戴順手把我的名字給打了上去。

這是許久以後我才曉得的。

在我走進經理辦公室以後，結結巴巴地提出我的抗議：

「我是一個設計員，一個普通的设计員，你怎麼叫……叫我做馴……馴獸師？」

「甚麼爛差司？」

「馴獸師！馴獅子的馴獸師！那張命令是你簽的字。」

他發現錯是在他，但是不願承認而想掩飾過去。

「啊，對了。可能是命令有一點……我們準備給年輕一代一點機會。」

「怎麼叫年輕一代！我已年近百百，四十多啦。機會？被撕成碎片的機會？」

「這些獅子都是特別馴服的，牠們絕對不會咬人。」

「或許是，但是，我仍然不願意冒有生命的危險。」

「如果你是這麼缺乏勇氣，麥克米倫先生，或許

「喂，老爹，你照應牠們有多久了？」

「差不多有三十年啦。」

「牠們說獅子是很乖的動物，是不是真的？」

「乖？侍候牠們整天都沒有個完。」

「我不是說這個，你是不是看見牠們抓傷過人了？」

「抓傷？你以爲牠們是小貓？牠們不抓人，牠們把人撕成一塊一塊。你看見那頭長毛剛睜開眼睛的？牠一共吃過五匹馬，七個人，一條狗和半隻驢子。」

我這才曉得，如果我進了鐵籠後果會怎樣。嚇得趕快跑回家去。

回到家我太太說：

「怎麼一回事？你的臉色難看極了。」

「我馬上就要死了。」

「這倒怪了，我不是曾經幾次三番要你去買人壽保險？結果你都不聽。」

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訴她，她却拍掌高興得跳起來，叫道：

「我真高興！我們家裡終於有一個演員了，一個演員丈夫！我希望了很久……」

我打斷了她的話：

「妳希望甚麼，希望做寡婦嗎？」

「我不會這麼快做寡婦，我的好人；由於你的個性，你的堅強和機智，獅子不會是你的敵手！我平時看得出來……」

她仍繼續着她的這種論調。

你怎麼能同這樣的女人談論大事？我上床倒頭便睡。整晚我都夢見我在應付獅子，一頭一頭地，差不多有二百頭。鬧鐘把我叫醒。是上班的時候——在鐵籠裡。

這時我太太已經把事情傳出去，鄰居們都來道賀。有一個臨時演員開玩笑地說：

「你別把獅子帶回公寓來，我受不了那了種懶和怪味道。」

我告訴他們獅子還鎖在籠裡等候清點移交。

在途中我考慮着：我要不明不白的死在籠子裡？爲甚麼？爲了一個心不在焉的打字員？爲了一張明明錯誤的命令？你總不能叫一個普通的設計員去做馴服猛獸的馴獸師吧！但是事實却如此！

俗語說：「清晨頭腦最清楚。」果然不錯。我終於找到了解決方法。

我直接跑去找經理。

「麥克米倫先生你是不是準備好了要接收獅子？」他說。

「啊，當然，我要接收，我想先跟牠們做做朋友帶一頭到洗澡堂去。」

他皺皺眉頭：「我是說正經的。」

「說正經的，我才不要去接收，我也無此打算。除非組織一個委員會去接收，然後根據條約裡的正常途徑轉交給我。你，經理先生，當然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囉。你要親自去接收獅子然後轉交給我。」

現在一切事情我都安心若定了。經理張開的嘴半天合不攏來。該輪到他結巴了。他說：

「你是在……在開……玩笑。那會非……非常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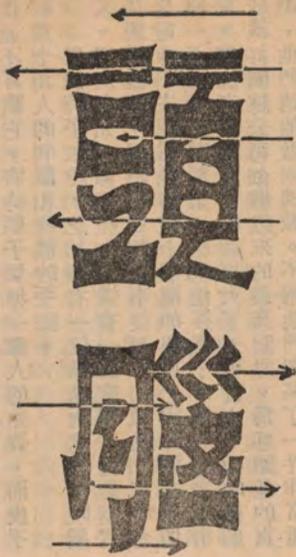
「再沒有其他辦法了。獅子必須逐一清點；每頭獅子的尾巴上必須掛上有進口號碼及其他資料的簽條——否則牠們成了無主的東西。如果被偷去一頭，誰要負責？你！」

終於命令取消了，甚至我還領了三天馴獸師每月八百五十元的報酬。

譯自 Short Story, International  
April, 1964

## 本文簡介

諾勃特·韋納博士，美國麻州理工學院教授，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天才科學家，生於一八九四年，父親是出生於德國猶太人（哈佛大學教授）。自幼天資聰慧，超人一等，是典型的天才兒童。十一歲進入塔虎特大學，不到三年就獲得哲學學士學位。之後輾轉歐美各大學之間研究講學，並拜當代各科大師學習數學等各科，均有非凡之成就。他本人除為數學家外，並集電機工程師、生理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新聞學家、語言學家以及第一流的小說家於一身，可謂博學多才的天才學者。他在科學領域中有其卓越的貢獻，在文學上更是鋒芒畢露。今年三月十八日赴歐講學之際，不幸在瑞典斯德哥爾摩



Norbert Wiener 著  
吳佩玲 譯

猝然逝世，享年七十歲。麻州理工學院鑒於韋納教授對人類的偉大貢獻，特在該校出版的 Tech Engineering News 五月份上，用全部篇幅刊載有關他的生平與頌揚他的文章。該月刊並重登韋納教授在一九五〇年發表的「頭腦」科學小說，其中一篇就是我要介紹的「頭腦」。該作品發表時，人爭相傳誦，轟動一時，數度被選入傑作文選中，特譯介紹給穗讀者。

譯者誌

腦是一個奇妙的器官。它控制着身體各部的知覺，但如果你觸摸或切割它時，可能毫無局部感覺可言。有人因輕微的震盪而迅即致命，但有些人的頭部雖被鐵錘貫穿，仍滿不在乎。最近幾年來，大家熱中於用針和熱鐵絲對腦施行可怕的手術，以治療或減輕多種抑鬱性精神錯亂的一部份。這是一種醜惡的職業！我並不喜歡它。有時腦子切掉一個人的知覺，而幾乎經常干預人的判斷和身體的平衡。

舉個例子來說，芝加哥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保險顧客。這位老兄一切都好，可惜有一個麻煩，就是極度悲觀與憂鬱。保險公司的同事從來不知道他回家時會坐電梯下去呢還是跨出十層樓的窗口，因此要求他切掉一小塊他的前額葉，結果他答應了。經過這次手術後，這位老兄的名氣較前更大了。事實上，他的推銷成績打破該公司創辦以來的最高記錄。為感謝他的貢獻，他們請他做副總裁。不過他們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位經過腦前額葉切開術的人，對管理規模龐大的保險公司可以說一竅不通，結果他是完全失敗了，他的公司也隨着他關門大吉。

這件事情使我想起另外一件曾經引起我注意的案子。我是屬於每月在一家小餐館的私室裡集會一次的一群科學家的一份子。我們集會的藉口是討論一篇科  
外科醫生——並不想參予其事。  
然後我們的話題又轉到現代汽車失事對兒童腦部有何影響的問題。此項討論不見得很雅緻，甚至由醫生們自己來討論，結果談的越來越興奮熱烈；我發現每一個人除注意辯論的對象外，旁若無人。突然嘩啦一聲，我轉身一看，發現華特曼的朋友倒臥地上，前額覆滿汗珠。華特曼蹲在他的身旁捏他的脈搏。

「我不認為很嚴重，」他說：「他是我的病人，但很聰明。我以為帶他同來對他可能有益，至少能給他一點快活。他患的是健忘症，我們不曉得他真正的名字。我不應該冒險帶他到這裡。來吧，幫我抬他出去，不必因此而打斷這個集會。」

華特曼打個電話到他的醫院派救護車來；而我們醫學集團中有二三個人與餐館老板接洽。這位老板顯然很狼狽，但告訴我們把失去知覺的男人抬到後房的長椅上。我們的病人開始漸漸蘇醒。顯然他正陷於情緒激動和混亂狀態之中。他不斷地說些毫不連貫的話語，其中有「匪徒」，「小保羅」，「瑪莎」和「筆事」。這些字構成句子，但聲音過低，我們很難瞭解其中意思。

華特曼從衣帽間取來他的手提包，開了一些鎖靜

學論文，其實真正理由並不在此。我們希望在毫無拘束的氣氛下互相交換和討論各種有趣的問題。交談的問題包羅萬象，但互相之間極盡挖苦和戲弄的能事，如果有人受不了，房間的門永遠為他而閉——隨時可以走開。我個人屬於數學家 and 工程師之間一類人物，但其餘多半是醫學界人士。這間私室與餐館的大廳不同，可避開女侍，因此學醫的孩子們毫無顧忌地暢所欲言。

華特曼是一個倍受大家寵愛的人。他在五十哩外處主持一所州立瘋人院，頗像一家罐頭食品店的和藹可親生意興隆的老板。他個子短小肥胖，蓄留海象式鬍子，絲毫沒有虛榮浮華的習氣。他常帶一位獍子赴會。這一次隨他而來的却是一位身材修長面色不佳的男人，他的名字無從獲知。我確有一個印象，他是個醫生，但帶有令人迷惑的躊躇，與長期被關在韓國山地或婆羅洲叢林中的探礦者或工程師有同樣的神情——離開現實文明過久的緣故。這種神態是與文明失去熟悉和過度發展的忸忸不安和自我批評的融合體。

我不曉得我們怎樣談起有關腦前額葉切開術的題目。我想是一位工程師的客人問起這件事情，因為他有一位遠房親戚是個精神病患者。與會各人對它均有自己的見解。其中數人為它辯護，但大多數——甚至腦

劑；我想是巴比妥酸鹽。藥品果然發生效力，暫時把我們的病人鎮靜下來。過了一回兒，病人張開他的眼睛。他的喃喃自語聲越來越大，而且也容易瞭解。他的字眼也漸漸比較有條理有連貫性。

華特曼是一位非常機警和善於利用機會的醫生，當他發現這些自言自語後當然不肯輕易放棄。

「這是我的機會，」他說。「他正在開口隨便說話。大約六星期前，一位警察在一家門廊處找到他，然後又轉送到我們的醫院。他連自己的名字都記不得。我們只知道他過去是個醫生，同時也不難推測過去他有過一段美滿快樂的日子。到目前為止，他正在恢復其記憶能力，我們不想問他太多的問題而妨礙他的復原。不過我們既然必須使他進入喜歡說話的情緒，就開始吧！」

注視一個人從完全失去記憶中恢復過來，是令人勾心奪魄的。華特曼是一位口齒伶俐相當能幹的工作人員，聽他的問話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一種新的表情朦朧地出現在他臉上，很像溺斃的人被人撈上岸的神情。我並未記錄下親眼所看到的，但華特曼不斷地在一本黑色筆記簿上書寫。下面談話就是從他的記錄轉錄過來。

「你叫做什麼名字？」



在監視我，所以我不敢走的太近。工廠四周由高大的藜草叢和壕溝圍繞而成，溝裡半滿有浮渣的綠水。工廠內有許多被拆散了破舊汽車殘骸，一些被人棄之一旁的農用機械。沒有人看過有人走過這些廢料堆，但我們時常看到一輛大汽車在接近黃昏時開進工廠。

「那是一種汽車？」

「它像一輛珍奇的驕車，但駕駛起來又像一輛卡車——還有車上的男人——。」

「什麼時候你看到那個男人？」

「當它以八十哩的時速風馳電掣般衝向我們家前面的路時！哦，天啊！我看見我的車子像一隻濕的紙船彈過公路。他們坐在車內。我的保羅——我的瑪莎——我可憐的保羅。」

科爾又開始不能言語。他全身抽搐。類似的景象我只能躺在開刀桌上的實驗用動物身上看見過。華特曼又給他服藥。我搞不清這回給他的是鎮靜劑，還是刺激劑，接着科爾又逐漸靜下來。

「告訴我關於車內的男人。」

「身材高而胖，衣着入時而豪華。臉上有一道紅色疤痕從眼角一直到嘴部。」

「你記不記得他們稱他什麼？」

「不可能是真的。這不是真的。」

「他們有沒有試過想補償你的損失？當然了，我的意思並不是指他們真正地補償你，但你一定需要大量金錢去照顧你的太太和小孩。」

「他們倒是想補償我。車禍發生後數天，一位名字叫皮德遜的當地律師打電話來想向我交涉。皮德遜在我們鎮裡被認為是一位數一數二的赫赫人物。他想知道我有沒有律師代表我，以便跟他接頭。我有一位名字叫伊普斯汀的朋友，他為我們的醫院辦理一些法律上事務，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告訴皮德遜。伊普斯汀告訴我不要接電話，先巧妙地躲過皮德遜，直到他有機會與我詳談後再說。」

「以後呢？」

「伊普斯汀來我家，我問他為何如此狡猾。他告訴我皮德遜與馬加魯索狼狽為奸，而且他的法律問題均由皮德遜出面。他還告訴我關於「頭腦」的各種社會關係，以及與郡當局勾結的內幕。因此似乎不可能做出不利於馬加魯索的事情。伊普斯汀正在說話時皮德遜剛好走進來。他有一小撮小巧玲瓏的鬍子，身穿大禮服！一片單眼鏡由一條黑色緞帶吊着。我不喜歡看他那付樣子，不過我必須承認他是彬彬有禮的。」

「他有沒有向你提出任何建議？」

「我想是馬加魯索。但他們從不叫他的名字。鄉下人很少與他交談，但如果跟他說話時他們稱呼他為「頭腦」。」

「他就是製造毒品的人嗎？」

「我想是的，但我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他也是一名搶劫銀行的大盜呢。屬於手脚甚為乾淨利落的第一流貨色，他們說。警方早已想辦法逮捕他歸案，但始終苦無證據。」

「那次車禍後發生了些什麼？」

病人的表情似乎欲答，但說不出話來。華特曼醫生靜靜地等到科爾似乎已恢復鎮靜為止。他痛楚地從牙齒間硬逼出話來。

「這件事禍把我的太太的背部撞壞了。」他說：「從那個時候起直到她死為止，她從未起身走過一步。我的小孩的左半部腦殼被前面座位碰碎了。當我看到它時，它已變成扁平而簡直走了樣子。醫院裡有一位同伴心地真好，幸虧是他救了保羅的生命。不過治好之後他變成瞎、聾、全身癱瘓，是一塊健康的肉團。在即將收容他的醫院的照顧下，他可能比任何健全的孩子活的久一點。你明白這個意思吧。這種照料在一般州立醫院中是難於獲得的，錢——錢——錢。否則我必須面對這種可怕的事情生活一輩子。我的天呀！這

「他並不想讓我們曉得他的當事人是誰，而且他把責任推的一乾二淨。他給我一張三萬美元的支票作為解決一切的代價。他的口才超人一等，但我不能拒絕他的金錢。如果不是伊普斯汀告訴我除非補償費超過五萬美元在我們不必簽任何文件，不然差一點就接受了。因為醫療費用將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而且這是長時期的。皮德遜假裝表示抗議，但我有好的判斷力，儘量保持鎮靜。最後皮德遜同意付出五萬美元，而伊普斯汀勸我接受它。」

「好吶，五萬元的賠償費至少對你的收支方面有所幫助。以後發生了什麼？」

「對保羅我們已竭盡所能。他能吃，而且身體各部極為健康，但不再是我的孩子了。他必須躺在床上，又瞎又聾，全身不能動彈，看不出任何智慧的形跡。我們設法請一家醫院收容他，但由於他的外貌已不成人樣，所以只能隔了很長的時段時間才去看他一次。」

「你的太太呢？」

「她被送進約二十哩路外的州立全科醫院中接受治療。最初她的傷勢頗有起色，然後我甚至想為她建造一所特別的房子，裡面有特製的廚房用具。不過她的腎臟多年來一直不佳，這常為下半身癱瘓的弱點。」

她的病況急轉直下。大約在三個月之內，她已陷入尿毒症昏迷，從此就未張開過眼睛。她於深秋時節與世長辭。由於我的同事們的慈悲為懷，在她最後的一段時間使我們儘可能相聚在一起。葬禮在她的故鄉明尼蘇達舉行。她的父親是一位悲傷的瑞典老農夫，對他女兒不幸遭遇並沒有說什麼，但我看得出他的心已碎了。

「我想你已沒有理由繼續留在雷俄敏斯特的道理。你回去了沒有？」

「是的，我回去了。從西部開來的火車在晚上十點鐘左右進站。我發現有二位外貌奇特的傢伙在車站上徘徊，似乎正在等我。其中一人是身高六呎的彪形大漢，鼻子是凹陷的，顯然是一付拳擊家的模樣。另外一個身材瘦削枯槁，血色缺佳，只有一般高度。他穿了一件緊身的大衣，帽緣蓋到眼睛，雙手插在口袋中。那位拳擊手側身挨近我，用沙啞的喘氣聲說：『我們有件工作給你。老板受了傷。』『老板，』我說：『我認識他嗎？』『你當然認識他，』拳擊家說：『無人不曉。你認識他。他們管叫他做頭腦。我們的汽車正在徵收通行稅的路上以相當的速度前進時（但時速未超過八十哩），突然從路旁闖進一隻牛母。好吶，這一下變成牛母的肉和汽車的廢鐵。汽車翻了三

次身。頭腦被摔到前座，與擋風玻璃相碰，兩敗俱傷，我們不喜歡看他那付血肉模糊的樣子。我們難群索居不與人交往，何況我們是因私事外出，所以不能帶頭腦上醫院。這件工作又與你的專學那一行相符。我們認識你，而且他們告訴我們你的技術超群。我們認為你正是我們想找的人。萬一不是，也沒有什麼關係。跟我們來吧。」

「我說我要回到醫院收拾我的皮包。『好傢伙，』穿緊身大衣的傢伙開口了。『乖乖地照我們的話做。走吧。』然後他對另一個傢伙說：『笨牛，閉嘴，廢話少說。』」

「附近沒有人影，商店均已打烊，就是想求救也找不到人。我雖不喜歡這種局面，但唯有跟他們走了。他們把車子開到一哩半外那家石泥建築物的工廠，四周被細長的藜草叢圍繞着。有人喊叫，『喂，給我們打個暗號。』」

「笨牛口中咕噥有辭，顯然使對方感到滿意。然後他們執着我的雙臂連推帶拉的把我趕到辦公室內。這是一間裝飾華麗舒適的房子，與其他破窗破瓦的建築物簡直有天壤之別。他們又堆我進去房間，我的腳被門攔絆倒，結果臉朝地伏倒地上。我又站起來時發現房間裡已經有二個其他的男人在那裡，皮德遜就是

其中的一個。他扶我起來。另外一個傢伙穿着棕色蘇格蘭呢西裝，儼然是商界大亨派頭。我不曉得他的名字，但據我猜想他是與頭腦合夥經營大生意的傢伙。皮德遜向我說：『真抱歉，我們不得不如此唐突冒昧地請你來，但我們的立場不能讓我們選擇我們的方法或我們的禮貌。我們不希望加害你，但你必須了解你得謹慎從事。馬加魯索先生剛遇車禍，為顧慮周全，我們不能送他入院治療。我們全靠你的幫助，而且我答應你將獲得滿意的厚酬。』

「假如我拒絕了呢？」我慢慢地端詳他們的嘴臉，自己却涼了半截。

「在那種情況下，科爾醫生，我們只好採取保護我們的措施。你是個聰明的人，我相信你會了解那些手段的厲害。」

「我猶豫了一回兒，然後下定了決心。『好吧，我接受此項工作。病人在那兒？』他們打開更裡面一間辦公室的門，其內部裝璜佈置比外面主辦公室還要華麗奢侈。頭腦坐在大皮椅內，頭部懶洋洋地仰靠着椅墊。他的面部被一層不健康的深紅色覆蓋着，疤痕格外顯得突出。他的嘴張開着。他的呼吸急促，一條乾血絲從左邊鼻孔流出。他的頭部用一條乾淨毛巾包着。『馬加魯索先生在極其私人性質的商業性旅途中

，』穿棕色西服的傢伙說：『他的車子撞上一隻牛。他被拋向擋風玻璃。我敢對你說，萬一他目前的情況洩漏出去，對我們來說是極其不必要的。』

「我把包紮打開。馬加魯索的眼睛直瞪着茫茫的空間。瞳孔的大小不相等。我開始摸他的前額。這好像被馬踢爛的西瓜，一塌糊塗。當我接觸到腦壳時，皮德遜轉身向前；穿棕色西服者凝視着他的指甲，當我用手指壓着頭蓋骨而發出嘎嘎響聲時，他突然站起來。顯然他的左邊前額葉骨已被壓碎。我拿開手指，向穿西服的傢伙說必須立即動手術，現在要派人回去拿工具。」

「不要擔心它，」他說：『我們早已採取行動，把可能需要的東西悉數準備妥當。』

「他遞給我一個醫生用的手提包，在把手下面用金字寫着 J. McC.。」

「這不是麥克爾醫生的皮包嗎？」我說。

「可能是，」另一個傢伙說：『不過這與你無關。』

「我知道要用麥克爾的工具時，我覺得好些。他的技術與我略有不同，但無論如何我有上等的工具包。它們都在裡面——環鋸、撬子、電鋸、安密安納、奴佛卡因和酒精。」

「你做的到嗎？」我的新朋友說。  
「沒有問題，」我說，希望我能做到。我覺得很鎮靜，而且非常偉大。

「我正在找煮開水的一個鍋子。和幾條毛巾以及有利工作的好平台時，那位生意人目不轉睛地看我找。」  
「你可以用這個桌子，」他說：「頭腦並不在乎在上面滴血。廁所內的水已經熱了，房間裡有的是毛巾。邱比曾在州立醫院當過男看護，直到他殺死了一個病人。邱比，這沒有什麼關係，」他說：「在醫生面前談這些是沒有什麼的。」

「顯然有人知道如何準備動手術。他們還準備了數套乾淨的布單，作為開刀房內所穿的長外套的代用品。我穿上一件，邱比也穿上一件。我們把他舒適地平放在在桌子上。」

「我開始忙碌。氣氛變得輕鬆一點。我先把他的頭髮全部剃光，並用酒精清洗。然後注射奴佛卡因。當奴佛卡因產生作用後，在壓碎的額竇附近注射更深的局部麻醉劑。我不願意用一般性麻醉藥，因為當壓力被放鬆後，必須注視病人蘇醒的各種情況。然後我切下一塊頭皮，並聽到圓錐碰到骨頭的嘎嘎聲。」

「我不得不承認邱比是一位得力外科護士。他知

動情緒的外表，但我感覺我的臉色泛白。當我開始向頭腦保證我必把他當着至親看待，並以我的最佳判斷治療他時，邱比把頭轉過來用一種我不喜歡的眼光看着我。

「工作還沒完成呢，」我說：「現在要特別沉着，我要完成此項手術，並收拾乾淨。」

「我知道我將做些什麼，而且今天的手術技巧比以往靈巧熟練的多。無論如何，我要把我與馬加魯索先生之間的關係作個總結算。」

「突然間邱比叫了出來：『喂，醫生，你在做什麼？我覺得你這個做法顯得不可靠。』」

「我很鎮靜地對他說：『這是我的判斷，而且由我負全責。』我覺的我佔上風。」

「把手槍放在口袋裡推我的另一個同車的傢伙，轉向馬加魯索說：『頭腦，邱比又開始多嘴了。』這個病人的頭頂除留下一個動手術的小洞外，其餘全部用繃帶包紮起來，但他仍舊完全清醒。在動腦手術時我喜歡這樣子。這樣比較安全，此外腦部表面並沒有感覺。」

「那沒有關係，」他說：「科爾是我的朋友。不要讓邱比妨害手術的進行。他說的太多。」  
「我做完清創術，但在放回由圓錐取出的一小塊

道何時要遞給我一支放在紗布墊上的止血鉗，並對我所做的深表感激。甚至在這些可怕的情況下，我必須承認我感到受寵若驚。

「手術過程中最難弄的剝那間也許是當鋸開的圓壳與其他腦壳分開時。然後面臨如何放出從硬腦膜流出的血液。我能看到馬加魯索開始蘇醒過來，他的呼吸也漸漸柔和而有規律。他張開他的眼睛。原來的茫然已消失，嘴唇開始動。」

「我在那兒？」他說：「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要衝動，頭腦，」商人模樣的人說：「車子肇了事你受了重傷。現在已沒事了，科爾醫生為你治療呢。」

「科爾，」他說：「不久之前我跟他有過來往。他是個適當的人選。我能跟他說話嗎？」

「我在這兒，」我極力鎮靜着：「你要向我說什麼？」

「前次意外事故我深表歉意。你以最大的勇氣接受此項不幸。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你肯不肯好好為我服務呢？」

「我認爲假如他這樣觸動我的痛處，提醒我的損失與死去的心愛妻子時，一切將順利進展，不會有現在的結局。於是，我下了最大的決心。我極力遏住激

腦壳之前，我還有一件特殊工作待做。

「小心，」邱比說：「他正在……」

「手伸在口袋裡持槍的傢伙，用他的左輪槍柄狠狠地往邱比頭上擊去。『閉你的爛嘴，』他說。邱比應聲而倒，僵臥地板上，一股紅血從一個耳朵裡流出來。我猜想邱比的腦壳底被擊碎，但他們不讓我醫治邱比。我不曉得他死了沒有。我還得跨過邱比的身體到洗手間清洗一番。當我洗好回來時，穿棕色西服的傢伙已在那兒等我。『這裡是五萬美金，』他說：『你知道你不能再呆在雷俄敏斯特。如果在這附近再找到你時，你懂得自己還能活多久。我們設法送你到海岸，然後你改名異姓在他地重新開業。現在，要切實記住。』」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現在錢對我毫無用處。我不要任何東西。腦子從包紮中開始噁噁咕咕地說：『給他十萬塊，孩子們。我覺得很好。』」

「我告訴他們如何照顧頭腦的傷口，然後收下錢——九十九張新千元大鈔，剩下的一千元是五十元和百元的小鈔。他們給我一張到舊金山的飛機票。笨牛連夜把我送到芝加哥機場。他一直等到我安然上了飛往舊金山的班機後始離去。我上了飛機後，取出鈔票，留下可能急用的幾塊錢，其餘全部放進從座位後面

的袋中發現的大信封中。我在信封上寫着郡醫院，然後交給空中小姐代為寄出。現在我無債一身輕，世界上既沒有朋友也沒有錢。這似乎不是真實。我可以到任何地方，但我什麼地方都不去。最後我全身發冷汗，並覺得自己已經死去而置身墳墓之中。這就是我所能記憶的全部。我還依稀記得在森林和貨車場中盲目跋涉穿越，並偷坐貨車。至於怎樣來到華特曼醫生處，那就記不起來了。他們告訴我一位警察在一家門廊處發現我酩酊大醉。」

當藥力漸漸發生效果後，科爾說的更加緩慢，現在他迫切需要的就是休息。他閉上他的眼睛，然後進入酣睡中。

我問華特曼：「你相信他的故事嗎？」

「我討厭說出來，」華特曼說：「這個人經過一番慘痛悲境倒是真的，他所說的一切不是一般富於想像力的人所能捏造出來的，不過其中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他的故事中有項我還不十分明白，就是他在縫合傷口之前到底對頭腦做了些什麼。使壓碎的腦壳恢復原狀的手術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之處。你有何見解？」

「我不知道，」我說：「他本來可以當場把頭腦弄死，但他並沒有這樣做。我不十分明白他到底想到

什麼。」

我們聽見遠處傳來的警報聲愈來愈近，不到數分鐘一輛州立醫院的救護車已開到餐館門口。二位手脚敏捷的年青護士在穿白衣服的實習醫生指揮下走進來。他們拾起科爾，然後放在擔架中，把他抬走了。華特曼已顯得疲憊不堪，所以在駕着他的車子前往醫院之前與我們同坐數分鐘。我們靜靜地抽着煙。

「我想他掉落什麼東西，」華特曼說：「那不是——隻皮夾嗎？」裡面有幾個錢幣和屬於目前這個醫院的幾個紀念品。

「等一下，」華特曼說：「我認爲我深懂這種皮夾的秘密，裡面一定暗藏夾層。把皮夾遞給我。」他先翻了翻去，不到數分鐘果然把密層翻了出來。

「是啊，果然有密層，讓我們看看裡面藏着什麼。」

裡面並沒有什麼，除了一張二年前芝加哥報紙的剪輯。上面說：

頭腦匪團被破獲

搶劫布魯多利亞銀行失風

搜出一百件龐大贓物：

報紙上又說此次銀行大搶案係由馬加魯索和他的侍從主謀。但搶劫企圖完全失敗。據說銀行當局比搶

你認爲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

「我不知道，」他回答：「但我能猜的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在動手術的過程中，科爾把馬加魯索的腦前額葉部份暴露出來。只要數秒鐘的時間就可以把它切下，這種手術與全部腦前額葉切開術完全無異。這雖然不致於使馬加魯索發狂，但却能使他不適於執行需要極其審慎和判斷的任何計劃。」

我也猛抽雪茄。「這不是一個上乘的故事，」我說：「但無論如何，這倒是一項非常成功的手術。」

譯自 Tech Engineering News, April, 1964

匪準備的更充份，在雙方開火激戰時把頭腦的匪徒們打的落花流水。死裡逃生的劫匪跑到大門後，在後有追擊下剛要跨過鐵路時，被迎面而來的快速貨車碰個正着。沒有一個人倖存，以致此槍案原先計劃內容陷入撲朔迷離之中。該報紙對此案件發表評論說，頭腦這個人一向機警細心，對工作計劃極爲縝密慎重從不出錯，而這次他却忽略了極爲普通和根本的警戒與預防。

華特曼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讓白煙往上昇。我陷入完全的迷惘之中。

「我還是不瞭解，」我說：「這沒有什麼道理。」

在被允許去廁所的幾分鐘之後，五歲的雷蒙哭喪着臉跑回來，「我找不到。」他說。

「你當然找得到的。」老師說：「你以前總能找到的，比利，帶他一塊兒去。」

一會兒後二個孩子一起回進了教室。「雷蒙今天早上把褲子穿反了。」比利愉快的說：「難怪他找不到！」

詹森總統在一次宴請全國企業界領袖的晚宴上引述一則關於德州賭徒的故事：「別騙人，規規矩矩打牌，因爲每一張我發的牌我都知道。」

教宗若望廿三世的平易近人是著名的，當他的家族開開禮兄第一次走進教宗聖堂去看他時，他對那一群害羞而不知所措的親戚伸出了手說：「別怕，這是我。」



## 日本最大的家庭設備製造廠——松下電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與日本二個國家幾乎只剩下了廢墟。當麥克阿瑟元帥到達東京時，他想找五十輛汽車，在東京及橫濱整個區域之中竟無法找到

五十輛可以開得動的汽車。人們只能以樹皮草根充饑。可是相反地，戰爭的破壞替日本及德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因為這二個國家的工業界可以從頭興建新式的工廠，使用最現代化的設備。西德與日本戰後的復興已成了近代經濟史上的奇蹟。

在亞洲，除了政治環境特殊的香港之外，日本是唯一國民生活水準已接近歐美及西方生活水準的國家，僅東京一地，汽車已接近一百萬輛，電視機，電冰箱，真空吸塵器等已成了標準的家庭設備。

由於戰後新工廠的建立而出產的新產品的應市，使日本在國際市場上漸漸開始與歐美競爭，在韓戰之

後，日本鋼鐵生產幾乎增加了百分之五百。成爲世界上第四位產鋼國家。日本早已在幾年之前超越了英國成了世界上第一位造船國家。日本的工業中如八幡鋼鐵，富士鋼鐵，豐田汽車，日產汽車，東洋人造纖維，三菱與石川島的造船，日立與東芝的電器，Cordellion與Nikon的照相機等都已在世界市場上與歐美各名牌及大公司一爭短長。今年十月間的廿八屆世運中日本的精工舍居然打破了奧林匹克傳統，成了第一家歐洲之外替世運製造計時設備的機構。

然而在這許多龐大的日本企業中，最突出的一家却是以製造家庭電器設備的松下電器公司。松下的成功的秘訣是將最普通的人民作爲銷售的對象，松下電器的創辦人松下小野助是一名身高五呎四吋，體重僅一百卅磅的矮小人物，年齡已近七十。他白手成家，目前不但松下電器是日本最大的家庭用品製造廠，松下本人也成了一位億萬富翁。一九六一年個人全年收入九十一萬六千美元，他被日本人稱爲「納稅者之王」，因這樣大的收入，所繳納的所得稅也一定非常驚

松下心目中最大的人，是亨利福特，因福特是近代工業大量生產方法的創始人。他的野心是成爲家庭用品工業中的福特。今日已成了日本最受尊敬的企業家，但是他却有一個貧苦的童年。他原是兄弟姊妹八人中之第一，豈知在他童年中兄姊竟有五人先後夭逝。他必須在十六歲時就外出謀生。第一件他所得到的職務是修自行車，但他不久棄職而去，並到大坂電力公司工作。那時他已了解當時尚在萌芽時期的電力一定有輝煌的前途，在八年間他由學徒升到線路觀察員。那時他又離職並湊了等於九十七元五角美元的積蓄自創了一家電插頭工廠。這家工廠失敗了，他再接再厲，做成一種插頭，這種插頭比他的競爭者便宜了三份之一。這是他一生事業中第一次的成功。

那時候，日本正以全力想趕上西方國家而成世界一流強國，野心勃勃的日本統治者以武士道的方式集合了全國企業家，組成了後來被稱爲「財閥」的集團，以強迫的方式發展工業與軍事。這個方式以某一個觀點來看是成功的，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唯一沒有西方國家壟斷市場的國家。但另一觀點來看，這項成功付出了一個可怕的代價：這是由國民的血汗所換來的，那時的日本雖成了工業國家，但人民却貧苦不堪，根本談不上所謂生活水準。

雖然財閥壟斷了日本的工業，松下却有他生存之道，他所從事製造的是財閥們不屑一顧的小東西——日用消耗品。他創設了日本第一個西方的推銷方式——當百貨公司及零售商不肯相信他所製的電池自行車燈能燃三十小時時，他在每一個櫥窗裡點亮了一個。訂單立即如雪片飛來。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他已有一個雇員一萬餘人的大企業，製出的成品包括電熱器，無線電收音機等。他回憶說：「我看到泉中的流水，沒人拘泥沒有用水，因而我想到了「富足」，工業家的目標應該是將世界上充實了貨品，滿足各人的需要。」

大戰期間他被強迫從事軍事生產。他的工廠製成了軍用無線電與二百噸的木壳運輸艦。大戰末期日本政府叫他製造木製教練機。他回憶說：「當他們叫我造飛機時，我知道局勢已經完全絕望。」

大戰結束後，松下的機器雖然都已破舊不堪，但却神奇地大部份逃脫了空中堡壘的炸彈。但是盟軍也將他列爲財閥之一。那時他已一身是債，還有一群瀕於饑餓邊緣的工人跟着。盟軍不准財閥再回到工業界，他也不例外。

戰後的第一個轉機是佔領軍當局在日本培養美國式的工會組織，以期將民主精神引入日本工業，屢次

到關島去的中途，因船在夏威夷加油，我們得以欣賞那裡的迷人風光，一位穿橘紅色袍的當地婦人向我們推銷花圈並強調凡將花圈拋在水裏後漂到岸上的，會再有機會回到夏威夷。當船啓航後我用望遠鏡向岸上作最後一瞥，看到沙灘附近海中，那位穿橘紅色衣服的婦人正在水中撈可以再出售的花圈。

我在清晨時總迷迷糊糊地，但我丈夫正好相反，他跳起床，在浴室裏高聲唱歌，在早餐時向我喋喋不休，有一次我實在不耐煩了，問他早晨爲什麼這麼高興。

他愉快的回答：「今天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碰過釘子。」

堂工廠」，即利用少數工人，小規模工業，也終將爲大工廠所吞噬。如果要在今日國際市場上獲得立足之地，唯有更新工廠設備，增加生產能力一途。

由松下電器過去的發展與今日的成功，和今日所遭到的各種困難，幾乎反映出了一個由落後國家進步到高度工業化國家所遭遇的一切問題。尤其是一個工業正在萌芽時期的國家，這些問題特別值得深省。

不斷地，松下電器廠的工人集體到盟軍司令部去請願，說他們的老板不是財閥，經過三年的請願之後，盟軍當局終於將他的名字自財閥名單上除去並允許他繼續從事他的事業，可是那時他不得不關閉了三十座工場，將雇員縮到三千八百人。

一旦各種限制消除之後，他開始發展他的抱負。他在日本首創分期付款的方法，成了日本付出廣告費最多的一家企業。不斷將新推銷的方法傳授給經銷人。他所屬的工廠增加到八十九座，工人達四萬九千人。一九五一與一九六一這十年間，松下電器的營業額由一千七百萬美元增加到四億八千六百萬美元，並準備在五年之內突破十億大關。

除了戰前的產品之外，松下現在的產品有電視機，錄音機，助聽器，電動按摩機，電動削鉛筆器。目前又出產家庭用水櫃，並正準備向電子計算機這一方面發展。松下電器的商標是「國際牌」Natlona，可是因與美國國際收銀機公司 National Cash Register 的商標相衝突，所以出口到美國的貨品用 Panasonic 的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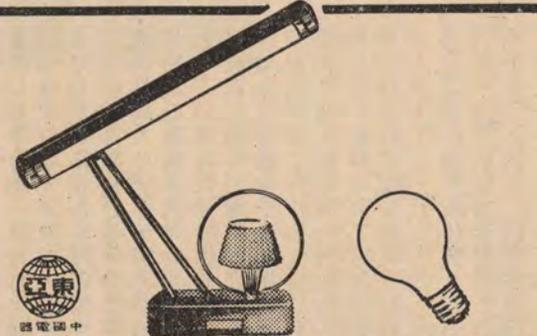
松下電器的產品改變了日本人，甚與於全部東方人生活的方式。自動煮飯電鍋幾乎已成了以米爲主食國家的家庭中不可缺少的設備。在松下的真空吸塵器

廣告中說，真空吸塵器可爲主婦們解除收拾房屋的煩惱。

與其他日本企業所不同的是，松下電器的貨品外銷的僅佔少數，因他是少數幾位企業家之一，相信靠日本本身而不靠國際貿易也可以使國家繁榮。

雖然，松下電器並不像東芝與日立等大廠傾全力注重外銷，松下的產品日益改進的品質已在國際上建立了聲譽，並漸漸改變了人們對東洋整腳貨的印象。其中最戲劇化的是紐約最大的梅賽百貨公司居然在紐約各大報上登了一個全頁的廣告介紹松下的手提電視機。梅賽公司居然說松下的產品是：「舉世聞名優秀品質的產物。」與其他日本的企業家一樣，松下發現美國與加拿大是他們最好的市場，南美洲也是一個極有希望的市場，西歐國家的保護關稅政策使日本貨難以立足，而東南亞正在開發中的國家則還沒有到達能使用這種現代化設備的程度。

在過去的幾年間，日本遭遇到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缺乏勞工的經驗，各工廠派人到各處搜尋工人。雖然，目前由農村大量湧入都市的青年還可以使工廠獲得足夠的人手，但終有一天，勞工的供應趕不上工廠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廉價勞力」的一詞終將成爲歷史的陳跡。過去日本工業的主力，所謂「荷



：灯光日牌亞東  
寫，書讀是，睛眼傷不，然自線光  
。具器明照的理想最等公辦，作

：泡灯牌亞東  
，用耐亮光，泡灯牌亞東的記標  
遠，上以時小百六千一達命壽用使  
獎像金發頒部濟經獲榮以所，（時  
。較比用試迎歡；名一第獎質品

**亞東** 正  
泡灯·灯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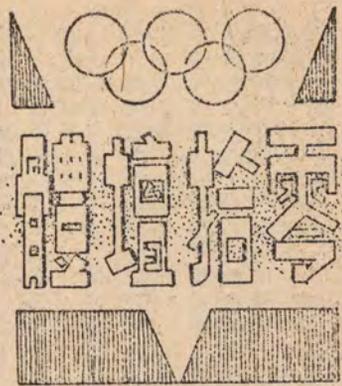


贏得台維斯杯的次數一共是十二次，這是一個頗為驚人的成績。霍普曼今年已五十八歲，他的隊員們將他稱之為「大祭司」，「希特勒」。的確，他在訓練方面的確有他的一套。他以海軍陸戰隊上士班長帶新兵的方式訓練網球隊的隊員。每天除了緊張的四個鐘頭的練習之外，在其他的時間中他也不讓隊員們有休息的機會。他命令隊員們作越野長跑，舉重等項目。對於新加入澳洲國家隊的年輕隊員，他則要管到生活上每一個小節。他每天叫這批孩子們寫下每一頓飯的菜單，應參加的社交活動，作息的時間，甚至於教他們

怎樣穿衣服與社交會時的禮節。他對皮鞋擦得不夠亮，吃飯時用錯了叉，都規定有賞罰的規則，通常是罰錢。可是他絕不允許隊員們有背叛反抗的行為。澳洲好手維斯威於一九五七年轉入職業界之後，老霍到現在還沒與他說過話。

雖然有人說他對網球戰術知道得並不多。另一位轉入職業界的澳洲選手何德回憶說，老霍經常對他說的只有「不要緊張」，「將球打到底線去」二句話。可是他那十二次勝利的輝煌戰果却是事實。除此之外，網球迷們心裡也有數。在大比賽的場合中，捧拍子發脾氣的鬧劇在澳洲隊中從未發生過。澳洲選手們從來沒有在長達三小時的比賽中體力不支或有絲毫鬆懈的行為。在場上唯一可以聽到的聲音，是教練霍普曼的聲音。

可能，對美國網球界的批評也應該以霍普曼所說的一句話最為恰當，他認為美國有足夠的人力與財力，也有足夠的青年好手，如果美國想要在國際性大比賽中要贏的話，唯一的方法是：「找一個像我那樣的人來負責。」



今年是世運年，因此雖然近幾月來世界體壇上發生了不少值得令人注意的事，都被奧林匹克的光輝所掩蓋。關於世運，各報章雜誌已有極完整詳盡的報導。這一專欄內似乎已沒有將這些新聞再提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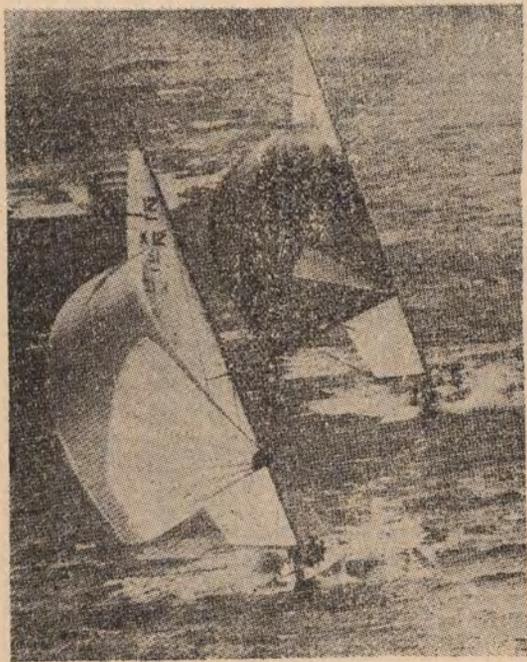
今年十月初，世界業餘網球的最高榮譽——台維斯杯，在美國的克里夫蘭城展開爭奪。當然，仍然是美國與澳洲二國爭決戰。去年在澳洲的墨爾本，美國以三對二擊敗了澳洲奪得了台維斯杯。今年，澳洲以六比二打敗了美國，又將台維斯杯捲了回去。去年美國擊敗了澳洲，澳洲人的批評是他們的教

練霍普曼 Harry Hopman 冷藏了好手史都爾 Fred Stolle 而選擇一年輕但沒有經驗的紐柯布 John Newcombe，以致為美國隊所乘。今年的比賽中開始的二場单打與一場双打美國隊以二比一領先，最後的二場双打是澳洲隊唯一的希望，必須要二場都贏了才可奪回台維斯杯。這二場中的第一場，美國隊派出好手雷爾斯頓 Dennis Ralston，雷爾斯頓是美國近來發掘的青年天才，但暴躁的脾氣是他的致命傷。開始時觀眾認為廿六歲的史都爾吃不消這種大場面的壓力，在這五局的比賽中的前四局。比數是各二局，並且在第五局中雷爾斯頓以二比一領先。垂頭喪氣的史都爾坐在場邊椅子上，教練霍普曼忿怒的在他耳邊低聲說話，說了些什麼大概只有他們二人肚裡有數，可是史都爾不斷點頭，回到場上之後，雷爾斯頓打過來長抽一個個老實不客氣地送回了底線。就在這短短幾分鐘之內雷爾斯頓似乎全面崩潰。史都爾以七比五，六比三，三比一六，九比一十一，六比一四贏得了這場決定性的比賽。在第五場比賽中，不出一般所料，澳洲最佳選手愛默生以三比一六，六比一二，六比一四，六比一四輕取美國的麥金萊。因此，台維斯杯又裝好了箱準備運回澳洲了。

在霍普曼當澳洲國家隊教練的十五年歷史中，他

另一件於最近發生的體壇大事是十二公尺帆船賽，這是所有運動中最花錢的一樣玩意。一艘船的造價經常達數十萬美元。前年澳洲的格萊陶號（見拾穗一五〇，一五一一期）來美國麻州新港海外所作的精采表演至今猶為帆船界人士所津津樂道。相反地英國的「權杖」號於一九五八年以四對零敗給美國的哥倫比亞號之後，英國舉國認為這場失敗對以海上傳統自傲的大英帝國是奇恥大辱，英國人不惜人力財力，終於在今年造成了二艘新船，以期報「權杖」在一九五八年的一箭之仇，美國也造了二艘新船應戰。豈知道在今年九月底的這一場比賽原來以為將成帆船史上最精采的一頁，却變成了體育史上耗資最鉅却錢花得最冤枉的一次比賽。

對英國人來說，這筆錢花得冤枉，因花了這許多人力物力造了二艘價值六千萬美元的新船，却敗得如此之慘。對美國來說，正如倫敦每日快報所說的：「二訪艘值六十萬元的新船『美國之鷹』號與『星座』號造得十分不值，因為美國原有的十二公尺帆船中任何一艘，由船主的好朋友們駕駛，應付『君王』號即已綽綽有餘。」



英國人這次在人力物力上所耗的確可觀。以往每次英國來挑戰時只來一條船，這次來了二條，並來了個美國式的預賽，在一連串的預賽中，「君王」號與「飛魚」號殺得難解難分。終於，皇家泰晤士帆船俱樂部挑選了君王號作為向美國挑戰的選手。

美國則除了一九五八的冠軍「哥倫比亞」，和「埃及女王」Nefertiti，「東方人」三艘原有的帆船之外，還有二艘全新的：「美國之鷹」American Eagle和「星座」Constellation。二艘新船一樣地出色，在預賽一開始就顯出新船有不少傑出之處。預賽的結果由帆船天才史蒂芬斯 Olin Stephens 設計的「星座」得到了決賽權。

英國這次來勢洶洶，大家都以為今年九月間帆船界一定又可掀起一陣熱潮，甚至於有不少人認為英國一百餘年來最嚮往而始終未到手的大銀杯這次終將物歸原主。豈知在九月廿日比賽一開始之後英國人的希望就如一個五彩的泡沫在一瞬之間煙消雲散。

第一場比賽的前一天，颶風陶拉的尾巴才掃過麻州海外，比賽開始時海上仍翻滾着白浪。但這種天氣是考驗帆船選手的好天氣，也却最易令帆船暴露弱點，這一場比賽，雖然「星座」號以領先五分四十四秒並在一路領先的姿態之下贏得了比賽，大家還以為二艘帆船的實力相差並不太遠。

隔一天的第二場却完全不是這麼一會事。那天海浪仍不小，且括着每小時二十哩的強風，史蒂芬斯設計的「星座」號船頭微微翹起，船頭如一把刀，切破了每一個波峯鼓浪而進，相反地「君王」號却像一個

浴缺裡的軟木塞，被一個浪抬得高高地，當浪過去之後船頭沉入水中並打濕了主帆，當甲板上和帆中水還未流淨時，第二個浪又到，結果這一場比賽破了帆船史上的記錄：二船相差達二十多分鐘，當「星座」號駛過終點線時，「君王」號不過是海平線上的一個點——在二哩多之外。當星座到達終點後在浮標繞航，全場寂靜無聲，附近的英國人面面相覷，當年澳洲的格萊陶以二十九秒敗給韋澤萊時全場瘋狂為澳洲人歡呼，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

理所當然的這場比賽引起了一陣叫囂，其實這場勝敗並不在於技術，也與地利天氣無關，勝負早在近一年之前的繪圖板上即已決定。

第三場與第四場並沒什麼精采之處。美國以四比零再度成功地護衛了美國杯。一位紐約帆船俱樂部的會員生氣地說：「我們費了這樣大事，他們居然來了這樣一條陋船。」事實上，這也並不能完全怪英國人，英國這次的失敗主要的原因之一當然是對手太強，可是帆船運動與其他運動不同，牽涉到的因素太多。船身，帆，帆具，甲板布置，舵手等都是決勝因素之一。而且每一樣都有相關聯的關係。如果每一項差一點，綜合起來就會成了極大的差別。一般較為中肯的批評是這次美國的「星座」是一艘帆船史上所設計出



# 中國技術服務社

冷氣冷凍工程服務部

設計 · 安裝 · 保養

冷：工業 · 製冰 · 漁船  
 凍：工廠 · 會堂 · 大樓  
 氣：觀光 · 旅社

社址：台北市南京東路  
 三段125號  
 電話：49489·41951



## 榮譽貢獻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溶劑廠

###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  
五種新產品有興趣，  
欲獲得詳細資料

請逕函

台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  
 或  
 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苯——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甲苯——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藥炸、塑膠、氯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酞酸等。

二甲苯——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水醋酸——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為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正己烷——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BROTHER®**

英、德、法、西班牙文  
手提打字機

妳喜歡，他喜歡  
大家都喜歡！



寫論文，作報告，  
申請Scholarship, Admission.....  
在々都需要一部

—— 英文打字機

兄弟牌英文打字機  
幫你踏上成功的坦途  
帶給你無窮的希望！

謝々！！

清華大學，台灣大學，東海大學，中興大學，  
逢甲工商學院，淡江文理學院，台北醫學院  
等大專院校都採用 Brother 打字機

※說明書備索  
可分期付款

臺灣總代理  
騰勝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路一四七八號  
(空軍新生社斜對面)  
電話·31431, 31432

中華民國政府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內政部內經台號字第一〇〇六號登記准許發行

本期售價新台幣六元正